





明儒學案卷三十四 泰州三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潤參閱

叅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羅汝芳字惟德號近溪江西南城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知太湖縣擢刑部主事出守寧國府以講會鄉約為治丁憂起復江陵問山中功課先生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守東昌遷雲南副使悉修境內水利莽人掠迤西迤西告急先生下教六宣慰使滅莽分其地莽人恐乞降轉叅政萬曆五年進表講學於廣慧寺朝士多從之者江陵惡焉給事中周良寅劾其事畢不行潛住京師遂勒令致仕歸與門人走安城下劔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所至弟子滿座而未

嘗以師席自居十六年從姑山崩大風拔木刻期以九月朔觀
化諸生請畱一日明日午刻乃卒年七十四少時讀薛文清語
謂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
然之體決志行之閉關臨田寺置水鏡几上對之默坐使心與
水鏡無二久之而病心火偶過僧寺見有榜急救心火者以爲
名醫訪之則聚徒而講學者也先生從衆中聽良久喜曰此真
能救吾心火問之爲顏山農山農者名鈞吉安人也得泰州心
齋之傳先生自述其不動心於生死得失之故山農曰是制欲
非體仁也先生曰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
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
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
性生生之或息也先生時如大夢得醒明日五鼓卽往納拜稱

弟子盡受其學山農謂先生曰此後子病當自愈舉業當自工
科第當自致不然者非吾弟子也已而先生病果愈其後山農
以事繫畱京獄先生盡鬻田產脫之侍養獄中六年不赴廷試
先生歸田後身已老山農至先生不離左右一茗一果必親進
之諸孫以爲勞先生曰吾師非汝輩所能事也楚人胡宗正故
先生舉業弟子已聞其有得於易反北面之宗正曰伏羲平地
著此一畫何也先生累呈註脚宗正不契三月而後得其傳嘗
苦格物之論不一錯綜者久之一日而釋然謂大學之道必在
先知能先知之則盡大學一書無非是此物事盡大學一書物
事無非是此本末終始盡大學一書之本末終始無非是古聖
六經之嘉言善行格之爲義是卽所謂法程而吾儕學爲大人
之妙術也夜趨其父錦臥榻陳之父曰然則經傳不分乎曰大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三十四
學在禮記中本是一篇文字初則概而舉之繼則詳而實之總
是慎選至善之格言明定至大之學術耳父淡然之又嘗過臨
清劇病恍忽見老人語之曰君自有生以來觸而氣每不動劫
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心之錮
疾也先生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豈病乎老人曰人之心體出
自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夙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
光遂成結習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先生驚
起叩首流汗如雨從此執念漸消血脈循軌先生十有五而定
志於張洵水二十六而正學於山農三十四而悟易於胡生四
十六而證道於泰山丈人七十而問心於武夷先生先生之學
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爲的以天地萬物同體徹形骸忘物我
爲大此理生生不息不須把持不須接續當下渾淪順適工夫

難得湊泊卽以不屑湊泊爲工夫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
岸爲胸次解纜放船順風張棹無之非是學人不省妄以澄然
湛然爲心之本體沉滯胸膈畱戀景光是爲鬼窟活計非天明
也論者謂龍溪筆勝舌近溪舌勝筆微談劇論所觸若春行雷
動雖素不識學之人俄頃之間能令其心地開明道在視前一
洗理學膚淺套括之氣當下便有受用顧未有如先生者也然
所謂渾淪順適者正是佛法一切現成所謂鬼窟活計者亦是
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之呵不落義理不落想像先生真得祖師
禪之精者蓋生生之機洋溢天地間是其流行之體也至流行
而至畫一有川流便有敦化故儒者於流行見其畫一方謂之
知性若徒見氣機之鼓盪而玩弄不已猶在陰陽邊事先生未
免有一間之未達也夫儒釋之辨真在毫釐今言其偏於內而

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又言其只是自私自利。又言只消在迹上斷。終是判斷不下。以愚論之。此流行之體。儒者悟得。釋氏亦悟得。然悟此之後。復大有事。始究竟得流行。今觀流行之中。何以不散漫無紀。何以萬殊而一本。主宰歷然。釋氏更不淡造。則其流行者。亦歸之野馬塵埃之聚散而已。故吾謂釋氏是學焉。而未至者也。其所見固未嘗有差。蓋離流行亦無所爲主宰耳。若以先生近禪。并棄其說。則是俗學之見。去聖亦遠矣。許敬菴言先生大而無統。博而未純。已淡中其病也。王塘南言先生蚤歲於釋典。元宗無不揆討。緇流羽客。延納弗拒。人所共知。而不知其取長棄短。迄有定裁。會語出晚年者。一本諸大學孝弟慈之旨。絕口不及二氏。其孫懷智嘗閱中峯廣錄。先生輒命屏去。曰禪家之說。最令人躲閃。一入其中。如落陷阱。更能轉頭出來。復

歸聖學者。百無一二。可謂知先生之長矣。楊止菴上士習疏云。羅汝芳師事顏鈞。談理學。師事胡清虛。卽宗談燒煉。採取飛昇。師僧元覺。談因果。單傳直指。其守寧國。集諸生會文講學。令訟者跣趺公庭。斂目觀心。用庫藏充餽遺。歸者如市。其在東昌雲南。置印公堂。胥吏雜用。歸來請託煩數。取厭有司。每見士大夫。輒言三十三天。憑指箕仙。稱呂純陽。自終南寄書。其子從丹師死於廣。乃言日在左山。其誕妄如此。此則賓客雜沓。流傳錯誤。毀譽失真。不足以掩先生之好學也。

近溪語錄

問今時談學皆有個宗旨。而先生獨無。自我細細看來。則似無而有。似有而無也。羅子曰。如何似無而有。曰。先生隨言對答。多歸之赤子之心。曰。如何似有而無。曰。纔說赤子之心。便說不慮不學。却不是似有而無。茫然莫可措手耶。曰。吾子亦善於形容矣。其實不然。我今問子。初生亦是赤子否。曰。然。曰。初生既是赤子。難說今日此身不是赤子。長成此時。我問子答。是知能之良否。曰。然。曰。卽此問答。用學慮否。曰。不用。曰。如此則宗旨確有矣。曰。若只是我問你答。隨口應聲。個個皆然。時時如是。雖至白首終同。凡夫安望有道可得耶。曰。其端只在能自信從。其機則始於善自覺悟。虞廷言道。原說其心惟微。而所示工夫。却要惟精惟一。有精妙的工夫。方入得微妙的心體。曰。赤子之心如何用。

工曰心爲身主身爲神舍身心二端原樂於會合苦於支離故赤子孩提欣欣長是歡笑蓋其時身心猶相凝聚及少少長成心思雜亂便愁苦難當世人於此隨俗習非往往馳求外物以圖安樂不思外求愈多中懷愈苦老死不肖回頭惟是有根器的人自然會尋轉路曉夜皇皇或聽好人半句言語或見古先一段訓詞憬然有個悟處方信大道只在此身此身渾是赤子赤子渾解知能知能本非學慮至是精神自來體貼方寸頓覺虛明天心道脈信爲潔淨精微也已曰此後却又如何用工曰吾子只患不到此處莫患此後工夫請看慈母之字嬰兒調停斟酌不知其然而然矣○問學問有個宗旨方好用工請指示曰中庸性道首之天命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又曰聖希天夫天則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聖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

者也欲求希聖希天不尋思自己已有甚東西可與他打得對同不差毫髮却如何希得他天初生我只是個赤子赤子之心渾然天理細看其知不必慮能不必學果然與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的體段渾然打得對同過然則聖人之爲聖人只是把自己不慮不學的見在對同莫爲莫致的源頭久久便自然成個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的聖人也赤子出胎最初啼叫一聲想其叫時只是愛戀母親懷抱却指著這個愛根而名爲仁推充這個愛根以來做人合而言之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若做人的常是親親則愛淡而其氣自和氣和而其容自婉一些不忍惡人一些不敢慢人所以時時中庸其氣象出之自然其功化成之渾然也○問吾人在世不免身家爲累所以難於爲學曰却倒說了不知吾人只因以學爲難所以累於身家爾卽如

纔歌三十六宮都是春。夫天道必有陰陽。人世必有順逆。今日三十六宮都是春。則天道可化陰而爲純陽矣。夫天道可化陰而爲陽。人世獨不可化逆而爲順耶。此非不近人情有所勉強於其間也。吾人只能專力於學。則精神自然出拔。物累自然輕渺。莫說些小得失憂喜毀譽榮枯。卽生死臨前且結纓易箠。杖逍遙也。○問臨事輒至倉皇。心中更不得妥貼靜定。多因養之未至。故如是耳。曰此養之不得其法使然。因先時預有個要靜定之主意。後面事來多合他不著。以致相違相競。故臨時衝動不寧也。曰靜定之意如何不要。孟子亦說不動心。曰心則可不動。若只意思作主如何能不動。孟子是以心當事。今却以主意去當事。以主意爲心。則雖養百千萬年。終是要動也。○問善念多爲雜念所勝。又見人不如意暴發不平。事已輒生悔恨。

不知何以對治。曰譬之天下路徑。不免石塊高低。天下河道不免灘瀨縱橫。善推車者輪轅迅飛。則塊磊不能爲礙。善操舟者篙槳方便。則灘瀨不能爲阻。所云雜念忿怒皆是說前日後日事也。工夫緊要只論目前。今且說此時相對中心念頭果是何如。曰若論此時則恭敬安和。只在專志聽教。一毫雜念也不生。曰吾子旣已見得此時心體。有如是好處。却果信得透徹否。大衆忻然起曰據此時心體的確可以爲聖。爲賢而無難事也。曰諸君目前各各奮躍。此正是車輪轉處。亦是槳勢快處。更愁有甚麼崎嶇可以阻得你。有甚灘瀨可以滯得你。况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則此個輪極是易轉。此個槳極爲易搖。而王道蕩蕩。平平終身由之。絕無崎嶇灘瀨也。故自黃中通理。便到暢四肢發事業。自可欲之善。便到大而化聖而神。今古一路學脈。真是簡

易直截真是快活方便奈何天下推車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
崎嶇而廻轍行舟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灘瀨而停棹而吾學
聖賢者則車未曾推而預愁崎嶇之阻舟未曾發而先懼灘瀨
之橫此豈路之扼於吾人哉亦果吾人之自扼也○問吾人心
與天地相通只因有我之私便不能合曰若論天地之德雖有
我亦隔他不得曰如何隔不得曰卽有我之中亦莫非天地生
機之所貫徹但謂自家愚蠢而不知之則可若謂他曾隔斷得
天地生機則不可曰極惡之人雷霆且擊之難說與天不隔曰
雷擊之時其人驚否曰驚被擊之時其人痛否曰痛曰驚是孰
爲之驚痛是孰爲之痛然則雷能擊死其人而不能擊死其人
之驚與痛之天也已○一友每常用工閉目觀心羅子問之曰
君今相對見得心中何如曰炯炯然也但嘗恐不能保守奈何

曰且莫論保守只恐或未是爾曰此處更無虛假安得不是且
大衆俱在此坐而中炯炯至此未之有改也羅子謂天性之知
不容昧但能盡心求之明覺通透其機自顯而無蔽矣是故聖
賢之學本之赤子之心以爲根源又徵諸庶人之心以爲日用
若坐下心中炯炯却赤子原未帶來而與大衆亦不一般也吾
人有生有死我與老丈存日無多須知炯炯渾非天性而出自
人爲今日天人之分便是將來神鬼之關也今在生前能以天
明爲明則言動條暢意氣舒展比至歿身不爲神者無幾若今
不以天明爲明只沉滯襟膈畱戀景光幽陰旣久歿不爲鬼者
亦無幾矣其友遽然曰怪得近來用工若日中放過處多則夜
臥夢魂自在若日中光顯太盈則夢魂紛亂顛倒令人不堪非
遇先生幾枉此生矣○問用工思慮起滅不得寧貼曰非思慮

之不寧由心體之未透也。吾人日用思慮雖有萬端而心神止是一個。遇萬念以滯思慮則滿腔渾是起滅其功似屬煩苦。就一心以宰運化則衆動更無分別又何起滅之可言哉。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夫慮以百言此心非無思慮也。惟一致以統之則返殊而爲同化感而爲寂渾是妙心更無他物欲求纖毫之思慮亦了不可得也。○一友執持懇切久覺過苦求一脫洒工夫曰汝且莫求工夫同在講會隨時臥起再作商量旬日其友躍然曰近覺生意勃勃雖未用力而明白可愛曰汝信得當下卽是工夫否曰亦能信得不知何如可不忘失曰忘與助對汝欲不忘卽必有忘時不追心之既往不逆心之將來任他寬洪活潑真是水流物生充天機之自然至於恆久不息而無難矣。○問別後如何用工曰學問須要平易

近情不可著手太重如釐茶淡飯隨時遣日心旣不勞事亦不當久久成熟不覺自然有個悟處蓋此理在日用間原非深遠而工夫次第亦難以急迫而成學能如是雖無速化之妙却有雋永之味也。○問某用工致知力行不見有個長進處曰子之致知知個甚的力行行個甚的曰是要此理親切曰如何是理曰某平日說理只事物之所當然便是曰汝要求此理親切却舍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舍了此時問答而言事物當然又不親切曰此時問答如何是理之親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却求理於問答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說之時汝耳凝然聽著汝心炯然想著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白也言未透徹則默然不答言纔透徹便隨衆欣然如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也曰果是親切曰豈止道理爲

親切哉。如此明辯到底。如此請教不息。又是致知力行而親切處矣。○問吾儕或言觀心。或言行已。或言博學。或言守靜。先生皆未見許。然則誰人方可以言道耶。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一友率爾曰豈童子亦能戒慎恐懼耶。羅子曰茶房到此幾層廳事。眾曰三層。曰童子過許多門限階級。不曾打破一個茶甌。其友省悟曰如此童子果知戒懼。只是日用不知。羅子難之曰他若不是知。如何會捧茶。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爲解曰知有兩樣。童子日用捧茶是一個知。此則不慮而知。其知屬之天也。覺得是知能捧茶。又是一個知。此則以慮而知。其知屬之人也。天之知是順而出之。所謂順則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却是返而求之。所謂逆則成聖成神也。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人能以覺悟之竅而妙合不慮之良。使渾然爲一方是

睿以通微。神明不測也。○問今若全放下。則與常人何異。曰無以異也。曰旣無以異。則何以謂之聖學也。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故聖人卽是常人。以其自明故卽常人。而名爲聖人矣。常人本是聖人。因其自昧故本聖人而卒爲常人矣。○諸友靜坐寂然無譁。將有欲發問者。羅子止之。良久語之曰當此靜默之時。澄慮反求。如平時燥動。今覺凝定。平時昏昧。今覺虛明。平時怠散。今覺整肅。使此心良知炯炯光徹。則人人坐間各抱一明鏡於懷中。却請諸子將自己頭面對鏡觀照。若心事端莊。則如冠裳濟楚。意態自然。精明若念頭塵俗。則蓬頭垢面。不特旁觀者耻笑。而自心惶恐。又何能頃刻安耶。曰三自反。可是照鏡否。曰此個鏡子與生俱生。不待人照而常自照。人纖毫瞞他。不過故不忠不仁。亦是當初自

已放過。自反者反其不應放過而然。非曰其始不知後因反已乃知也。曰吾儕工夫安能使其常不放過耶。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誰肯蓬頭垢面以度朝夕耶。○一廣文自敘平生爲學已能知性。羅子問君於此時可與聖人一般否。曰如此說則不敢。曰既知是性豈又與聖人不似一般。曰吾性與聖一般。此是從赤子胞胎時說。若孩提稍有知識已去聖遠矣。故吾儕今日只合時時照管本心。事事歸依本性。久則聖賢乃可希望。時方飲茶。遜讓羅子執茶。甌問曰君言照管歸依俱是恭敬持甌之事。今且未見甌面安得遽論持甌恭敬也。曰我於甌子也曾見來。也曾持來。但有時見有時不見。有時持有時忘記持。不能如聖人之恆常不失耳。曰此個性只合把甌子作譬。原却不卽是甌子。甌子則有見有不見。而性則無不見也。甌子則有持有不持。

而性則原不待持也。不觀中庸說率性謂道。道不可須臾離。今云見持不得恆常則是可以離矣。可離則所見所持原非是性。曰此性各在當人。稍有識者誰不能知。況用功於此者乎。曰君言知性如是之易。此性之所以難知也。孟子之論知性必先之以盡心。苟心不能盡則性不可知也。知性則知天。故天未淡知則性亦不可爲知也。君試反而思之前日工夫果能既竭其心思乎。今時受用果能知天地之化育乎。若果知時便骨肉皮毛渾身透亮。河山草樹大地回春。安有見不能常持不能久之弊。苟仍是舊日境界。我知其必然未曾知也。廣文沉思未有以應。童子捧茶方至。羅子指而謂一友曰君自視與童子何如。曰信得更無兩樣。頃之復問曰不知君此時何所用工。曰此時覺心中光明無有沾滯。曰君前云與捧茶童子一般說得儘是。今云

心中光明又自己翻帳也。友遽然曰：金無翻帳，曰童子見在請君問他，心中有此光景否？若無此光景，則分明與君兩樣。廣文曰：不識先生心中工夫，却是如何？曰：我的心也無個中，也無個外，所用工夫也不在心中，也不在心外，只說童子獻茶來時隨衆起而受之，從容啜畢，童子來接時隨衆付而與之，君必以心相求，則此無非是心，以工夫相求，則此無非是工夫。若以聖賢格言相求，則此亦可說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也。廣文恍然自失。○廣文再過訪，自述近得個悟頭，甚是透徹。羅子問其詳，對曰：向時見未真確，每云自己心性時得時失，中無定主，工夫安能純一，殊不知耳目口鼻心思天生五官職司一樣，試說吾此耳此目，終日應接事物，誰曾一時無耳目哉？耳目既然則終日應接事物，又誰曾一時無心思哉？耳目心思既皆常在，則內

外主宰已定，而自己工夫豈不漸漸純熟而安全也哉？羅子笑曰：此悟雖妙，恐終久自生疑障。廣文不服。羅子曰：今子悟性固常在，獨不思善則性在時爲之，而不善亦性在時爲之也。以常在而主張性宗，是又安得謂性善耶？廣文自失，問將奈何。曰：是不難，蓋常在者性之真體，而爲善爲不善者性之浮用，體則足以運用，用不能以遷體也。試思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其千變萬化於前者，能保其無美惡哉？是則心思之善不善也。然均聽之，均視之，一一更均明曉而辨別之，是則心思之能事。性天之至善，而終日終身更非物感之可變遷者也。廣文曰：先生之悟小子也是死而復生之矣。○羅子令太湖講性命之學，其推官以爲迂也，直指慮囚，推官與羅子侍，推官靳羅子於直指，曰：羅令道學先生也，直指顧羅子曰：今看此臨刑之人，道學作如何講。

羅子對曰。他們平素不識學問。所以致有今日。但吾輩平素講學。又正好不及他。今日直指詰之曰。如何不及。曰。吾輩平時講學。多爲性命之談。然亦虛虛談過。何曾真切。爲著性命。試看他們臨刑。往日種種所爲。到此都用不著。就是有大名位大爵祿。在前也都沒幹。他們如今都不在念。只一心要求保全性命。何等真切。吾輩平日工夫。若肯如此。那有不到聖賢道理。直指不覺嘉歎。推官亦肅然。○羅子行鄉約於海春書院。面臨滇海。青苗滿目。客有指柏林而告曰。前年有司遷學議。伐宮墻樹以充用。群鳥徙巢而去。分守李同野止勿伐。群鳥一夕歸巢。如故。言訖。飛鳴上下。樂意相關。昆陽州守夏漁請曰。恆謂聖賢非人可及。故究情考索。求之愈勞而去之益遠。豈知性命諸天。本吾固有。日用之間。言動事爲。其停當處。卽與聖賢合一也。羅子曰。停

當二字。尚恐未是。夏守瞿然曰。言動事爲。可不要停當耶。曰。可知言動事爲。方纔可說停當。則子之停當。有時而要。有時而不。要矣。獨不覩茲柏林之禽鳥乎。其飛鳴之相關。何如也。又不觀海疇之青苗乎。其生機之萌茁。何如也。子若拘拘以停當求之。則此鳥此苗。何時而爲停當。何時而爲不停當耶。易曰。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化之妙。原是貫徹渾融。而子蚤作而夜寐。嬉笑而偃息。無往莫非此體。豈待言動事爲。方思量得個停當。又豈直待言動事爲。停當。方始說道與古先賢哲不殊。若如是用功。如是作見。則臨言動事爲。固是錯過。而旣臨言動事爲。亦總是錯過矣。夏守憬然自省。作而言曰。子在川上。不舍晝夜。吾人心體未嘗一息有間。今當下生意津津。不殊於禽鳥。不殊於新苗。往時萬物一體之仁。果覺渾淪成片矣。欲求停當。豈不是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三十四 三
個善念。但善則便落一邊。既有一邊善。便有一邊不善。既有一
段善。便有一段不善。如何能得晝夜相通。如何能得萬物一體。
顏子得此不息之體。其樂自不能改。若說以貧自安而不改。淺
之乎。窺聖賢矣。○問人欲雜時。作何用藥。曰言善惡者。必先善
而後惡。言吉凶者。必先吉而後凶。今盈宇宙中。只是個天。便只
是個理。惟不知是天理者。方始化作欲去。如今天日之下。原只
是個光亮。惟瞽了目者。方始化作暗去。○癸丑。羅子過臨清。忽
遭重病。倚榻而坐。恍若一翁來言。曰君身病稍康。心病則復何
如。羅子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每氣不動。當勸而目
輒不瞑。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痼疾也。
羅子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曷言病。翁曰。人之心體。出自天常。
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

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裡亦自昭然。君今謾喜無病。不悟天體
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蓋人之志意。長在目前。蕩
蕩平平。與天日相交。此則陽光宣朗。是為神境。令人血氣精爽。
內外調暢。如或志氣沉滯。胸臆隱隱約約。如水鑑相涵。此則陰
靈存想。是為鬼界。令人脈絡糾纏。內外膠泥。君今陰陽莫辨。境
界妄縻。是尚得為善學者乎。羅子驚起汗下。從是執念潛消。血
脈循軌。○問夫子臨終。逍遙氣象。曰夫形骸雖顯。而其體滯礙。
本心雖隱。而其用圓通。故長戚戚者。務活其形者也。坦蕩蕩者。
務活其心者也。形當活時。尚苦滯礙。況其僵仆而死耶。心在軀
殼。尚能圓通。況離形超脫。則乘化御天。周遊六虛。無俟推測。卽
諸君此時對面。而其理固明白現前也。又何疑哉。○問有人習
靜。久之。遂能前知者。為不可及。曰不及他不妨。只恐及了。倒有

妨也。曰：前知如何有妨？曰：正爲他有个明了，所以有妨。蓋有明之明，出於人力，而其明小；無明之明，出於天體，而其明大。譬之暗室，張燈自耀其光，而日麗山河，反未獲一覩也。已。○萬言策問疾。羅子曰：此道炳然，宇宙原不隔乎分塵，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胸目中更有何物可有耶？○謂懷智曰：汝於人物，切不可起揀擇心，須要賢愚善惡一切包容，直到物我兩忘，方是汝成就處。○智臥病，先生問曰：病中工夫何如？智曰：甚難用工。先生曰：汝能似無病時，便是工夫。○古今學者曉得去做聖人，而不曉得聖人卽是自己，故往往去尋作聖門路，殊不知門路一尋便去，聖萬里矣。○余自始入仕途，今計年歲將及五十，竊觀五十年來議律例者，則曰密；一日制刑具者，則曰嚴。

一日任稽察，施拷訊者，則曰猛。一日每當堂階之下，牢獄之間，覩其血肉之淋漓，未嘗不鼻酸額感，爲之歎曰：此非盡人之子與？非曩昔依依於父母之懷，戀戀於兄妹之傍者乎？夫豈其皆善於初，而不皆善於今哉？及覩其當疾痛而聲必呼父母，覓相依，而勢必先乎兄弟，則又信其善於初者，而未必皆不善於今也。已。故今諦思吾儕能先明孔孟之說，則必將信人性之善，信其善而性靈斯貴矣，貴其靈而軀命斯重矣。茲誠轉移之機，當汲汲也。隆冬冰雪一綫，陽回消卽俄頃，諸君第目前日用，惟見善良歡欣愛養，則民之頑劣必思掩藏，上之嚴峻亦必少輕省，謂人情世習終不可移者，恐亦無是理矣。○向從大學至善推演到孝弟慈，嘗由一身之孝弟慈而觀之一家，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家之孝弟慈而觀之一國，未嘗有一人而不

孝弟慈者。由一國之孝弟慈而觀之。天下亦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又由縉紳士大夫以推之。羣黎百姓。又由孩提少長以推之。壯盛衰老。孩提少長。皆是愛親敬長。以能知能行此孝弟慈也。又時乘閒暇。縱步街衢。肆覽大衆。其間人數。何啻億兆之多。窺覷其中。總是父母妻子之念。固結維係。所以勤謹生涯。保護軀體。而自有不能已者。故某自三十登第歸山。中間侍養二親。敦睦九族。入朝而徧友賢良。遠仕而躬禦魑魅。以至年載多淡。經歷久遠。乃歎孔門學庸。全從周易生生一語化將出來。蓋天命不已。方是生而又生。生而又生。方是父母而已。身已身而子。子而又孫。以至曾而且元也。故父母兄弟子孫。是替天命生生不已。顯現個膚皮。天命生生不已。是替孝父母弟兄長慈子孫。通透個骨髓。直豎起來。便成上下今古。橫亘將去。便作家。

國天下。孔子謂仁者人也。親親之爲大。其將中庸大學已是一句道盡。孟氏謂人性皆善。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其將中庸大學亦是一句道盡。○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先儒觀未發氣象。不知當如何觀。曰子不知如何爲喜怒哀樂未發。又如何知得去觀其氣象也耶。我且詰子。此時對面相講。有喜怒也。無有哀樂也。無曰俱無。曰旣謂俱無。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也。此未發之中。是吾人本性常體。若人識得此個常體。中中平平。無起無作。則物至而知。知而喜怒哀樂出焉。自然與預先有物。橫其中者。天淵不侔矣。豈不中節而和哉。故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中心常無起作。卽謂忠信之人。如畫之粉地。一樣潔潔淨淨。紅點著便紅。綠點著便綠。其節不爽。其文自著。節文自著。而禮道寧復有餘蘊也哉。○今堂中聚講人。不下百十。堂外往來。亦不下百十。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三十四
今分作兩截。我輩在堂中者，皆天命之性；而諸人在堂外，則皆氣質之性也。何則？人無貴賤賢愚，皆以形色天性而爲日用。但百姓則不知，而吾輩則能知之也。今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視耶？必應以目矣。而吾輩則必謂非目也。心也。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聽耶？必應以耳矣。而吾輩則必謂非耳也。心也。執途人而詢之，汝何以能食？何以能動？耶？必應以口與身矣。而吾輩則必謂非口與身也。心也。識其心以宰身，則氣質不皆化而爲天命耶？昧其心以從身，則天命不皆化而爲氣質耶？心以宰身，則萬善皆從心生。雖謂天命皆善，無不可也。心以從身，則衆惡皆從身造。雖謂氣質乃有不善，亦無不可也。故天地能生人以氣質，而不能使氣質之必歸天命，能同人以天命，而不能使天命之純全萬善。若夫化氣質以爲天性，率天性以爲萬善，其惟以先

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夫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問因戒謹恐懼，不免爲吾心寧靜之累。羅子曰：戒謹恐懼，姑置之。今且請言子心之寧靜，作何狀？其生謾應以天命本然原是太虛無物。羅子謂此說汝原來事，與今時心體不切。生又歷引孟子言夜氣清明，程子教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皆是此心體寧靜處。曰：此皆抄書常套，與今時心體恐亦不切。諸士子沉默半晌，適郡邑命執事供茶，循序周旋，略無差僭。羅子曰：告生曰：諦觀群胥，此際供事，心則寧靜否？諸生欣然起曰：群胥進退恭肅，內固不出而外亦不入，雖欲不謂其心寧靜，不可得也。曰：如是寧靜，正與戒懼相合，而又何相妨耶？曰：戒謹恐懼相似用功之意，或不應如是現成也。曰：諸生可言適纔童冠歌詩之時，與吏胥進茶之時，全不戒謹耶？其戒謹又全不用功耶？蓋說

做工夫是指道體之精詳處。說個道體是指工夫之貫徹處。道體人人具足。則豈有全無功夫之人。道體既時時不離。則豈有全無功夫之時。故孟子云。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所以終身在於道體功夫之中。儘是寧靜而不自知其爲寧靜。儘是戒懼而不自知其爲戒懼。不肖體認承當。以混混沌沌。枉過一生。問平日在慎獨用工。頗爲專篤。然雜念紛擾。終難止息。如何乃可。羅子曰。學問之工。須先辨別源頭分曉。方有次第。且言如何爲獨。曰。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又如何爲慎獨。曰。吾心中念慮紛雜。或有時而明。或有時而昏。或有時而定。或有時而亂。須詳察而嚴治之。則慎也。曰。卽子之言。則慎雜非慎獨也。蓋獨以自知者心之體也。一而弗二者也。雜其所知者心之照也。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於此。因其悟得心體在我。至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

歸一。無須臾之散離。故謂之慎獨也。曰。所謂慎者。蓋如治其昏而後獨可得而明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慎其雜。又安能慎其獨也。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亂。皆二而非一也。二而非一。則皆雜念。而非所謂獨知也。獨知也者。吾心之良知。天之明命。而於穆不已者也。明固知明。昏亦知昏。昏明二。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亂亦知亂。定亂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惓惓切切。只爲這些子。費却精神。珍之重之。存之養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也。曰。然則雜念詎置之不問耶。曰。吏胥之在於官府。兵卒之在於營伍。雜念之類也。憲使升堂。而吏胥自肅。大將登壇。而兵卒自嚴。則慎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作憲使。主將。而惟隸胥兵卒之求焉。不亦悖且難也哉。○問。吾儕爲學。此心常有茫蕩之時。須是有個工夫作

得主張方好。羅子曰：據汝所云，是要心中常常用一工夫。自早至晚，更不忘記也。耶。曰：正是如此。曰：聖賢言學，必有個頭腦。頭腦者，乃吾心性命而得之天者也。若初先不明頭腦，而只任爾我潦草之見，或書本膚淺之言，胡亂便去做工夫，此亦儘爲有志。但頭腦未明，則所謂工夫，只是汝我一念意思耳。既爲意念，則有時而起，便有時而滅；有時而聚，便有時而散；有時而明，便有時而昏。縱使專心記想，著力守住，畢竟難以長久。況汝心原是活物，且神物也。持之愈急，則失愈遠矣。曰：弟子所用工夫，也是要如大學中庸所謂慎獨，不是學問一大頭腦也。曰：聖人原曰：教人慎獨，本是有頭腦，而爾輩實未見得。蓋獨是靈明之知，而此心本體也。此心徹首徹尾，徹內徹外，更無他有。只一靈知，故謂之獨也。中庸形容，謂其至隱而至見，至微而至顯，卽天之

明命，而曰鑒在茲者也。慎則敬畏周旋，而常自在之。顧諟天之明命者也。如此用功，則獨便是爲慎的頭腦。慎亦便以獨作主。張慎或有時勤怠，獨則長知而無勤怠也。慎或有時作輟，獨則長知而無作輟也。何則？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慎獨之功，原起自人，而獨知之知，原命自天也。況汝輩工夫，當其茫蕩之時，雖說已是怠而忘勤，已是輟而廢作，然反思從前怠時輟時，或應事或動念，一一可以指如，則汝固說心爲茫蕩，而獨之所知，何嘗絲毫茫蕩耶？則是汝輩孤負此心，而此心却未孤負汝輩。天果明嚴，須當敬畏敬畏。○儒謂心體寂靜之時，方是未發，難說平常卽是也。曰：中庸原先說定喜怒哀樂而後分未發與發，豈不明白有兩段時候也耶？況細觀吾人終日喜怒哀樂，必待物感乃發，而其不發時則更多也。感物則欲動情勝，將或不免。

而未發時則任天之便更多也。中庸欲學者得見天命性真以爲中正平常的極則而恐其不知弊緊貼體也。乃指著喜怒哀樂未發處使其反觀而自得之。則此段性情便可中正平常。可平常中正亦便可立大本而其出無窮達大道而其應無方矣。○問喜怒哀樂未發是何等時候亦何等氣象耶。羅子曰此是先儒看道太淡把聖賢憶想過奇便說有何氣象可觀也。蓋此書原叫做中庸只平平常常解釋便是妥貼且更明快。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不已則性不已性不已則率之爲道亦不已而無須臾之或離也。此個性道體段原長是渾渾淪淪而中亦長是順順暢暢而和我今與汝終日語默動靜出入起居雖是人意周旋却自自然然莫非天機活潑也。卽於今日直到老死更無二樣。所謂人性皆善而愚婦愚夫可與知與能者也。中間

只恐怕喜怒哀樂或至拂性違和若時時畏天奉命不過其節卽喜怒哀樂總是一團和氣。天地無不感通民物無不歸順相安相養而太和在宇宙間矣。此只是人情纔到極平易處而不覺功夫却到極神聖處也。噫人亦何苦而不把中庸解釋中庸亦又何苦而不把中庸服行中庸也哉。○問此理在天地間原是活潑原是恆久無欠缺無間歇何如。羅子曰子覺理在天地之間則然矣不識反之於身則又何如。曰某觀天地間只等反諸身心便是茫然。曰子觀天地間道理如是豈獨子之身心却在天地外耶。曰吾身固不在天地外但覺得天地自天地吾身自吾身未渾成一個也。曰子身與天地固非一個但鳶魚與天地亦非一個也。何中庸却說鳶魚與天地相昭察也耶。曰鳶魚是物類於天地之性不會斷喪若吾人不免氣習染壞似難全

論也。曰氣習染壞雖則難免。但請問子應答之時。手便翌然端拱。足便竦然起立。可曾染壞否。曰此正由平日習得好了。曰子於拱立之時。目便炯然相視。耳便卓然相聽。可曾由得習否。曰此却非由習而後能。曰既子之手也是道。足也是道。耳目又也是道。如何却謂身不及乎鳶魚而難以同乎天地也哉。豈惟爾身卽一堂上下。貴賤老幼。奚止千人。看其手足拱立。耳目視聽。都是伶俐。難說不活潑於鳶魚。不昭察於天地也。一生詰曰孟子云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曰渾然俱是個道。則中庸栽者培之。傾者覆之。皆非耶。曰讀書須上下文氣理會。此條首言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註謂篤爲加厚。若如舊說。則培是加厚。栽他覆是加厚。傾他。夫豈天地生物之本心哉。當照中庸他章說。天地無不覆幬。方見其生生不已之心。蓋天地之視物。猶父母

之視子。物之或栽或傾。在人能分別之。而父母難分也。故曰人莫知其子之惡。父母莫能知其子之惡。而天地顧有覆物之傾也耶。此段精神。古今獨我夫子一人得之。故其學只是求仁。其術只是行個恕。其志只是要個老便安。少便懷。朋友便信。其行藏。南子也。去見佛肸也。應召。公山弗擾也。欲往。楚狂雖離之也。去尋他。荷蕢雖避之也。去追他。真是要個個入於善。而於己更不知一毫吝惜。於人亦更不知一毫分別。故其自言曰。有教無類。推其在在精神。將我天下萬世之人。欲盡納之懷抱之中。所以至今天下萬世之人。個個親之如父。愛之如母。尊敬之如天地。非夫子有求於我人。亦非吾人有求於夫子。皆莫知其然。却真是渾成一團太和一片天機也。○問孝弟如何是爲仁的本處。羅子曰。只目下思父母生我。千萬辛苦。而未能報得分毫。父

厚望我千萬高遠而未能做得分毫。自然心中悲愴情難自己。便自然知疼痛。心上疼痛的人。便會滿腔皆惻隱。遇物遇人。決
有方便慈惠。周卹溥濟。又安有殘忍戕賊之私耶。曰如此却恐
流於兼愛。曰子知所恐。却不會流矣。但或心尚殘忍。兼愛可流
焉耳。○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又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
意果何如。羅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盈天地間。只是一個大
生。則渾然亦只是一個仁。中間又何有纖毫間隔。故孔門宗旨
惟是一個仁字。孔門爲仁。惟一個恕字。如云己欲立而立人。己
欲達而達人。分明說己欲立。不須在已上去立。只立人。即所以
立己也。己欲達。不須在已上去達。只達人。即所以達己也。是以
平生功課。學之不厭。誨人不倦。其不厭處。即其所以不倦處也。
其不倦處。即其所以不厭處也。即今人說好官相似。說官之廉

即其不取民者是也。而不取於民。方見自廉。說官之慈。即其不
虐民者是也。而不虐乎民。方見自慈。統天徹地。膠固圓融。自內
及外。更無分別。此方是渾然之仁。亦方是孔門宗旨也。○某初
日夜想做個好人。而科名宦業。皆不足了平生。却把近思錄性
理大全所說工夫。信受奉行也。到忘食寢忘死。地位病得無
奈。却看見傳習錄說諸儒工夫。未是始去尋求象山慈湖等書。
然於三先生所謂工夫。每有罣礙。病雖小愈。終沉滯不安。時年
已弱冠。先君極爲憂苦。幸自幼蒙父母憐愛過甚。而自心於父
母及弟妹。亦互相憐愛。真比世人十分切至。因此每讀論孟孝
弟之言。則必感動。或長要涕淚。以先只把當做尋常人情。不爲
緊要。不想後來諸家之書。做得著累弊苦。在省中逢著大會。師
友發揮。却翻然悟得。只此就是做好人的路徑。奈何不把當數

却去東奔西走而幾至忘身也哉從此回頭將論語再來細讀
真覺字字句句重於至寶又看孟子又看大學又看中庸更無
一字一句不相照映由是却想孔孟極口稱頌堯舜而說其道
孝弟而已矣豈非也是學得沒奈何然後遇此機竅故曰我非
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規矩方圓之至聖人人
倫之至也其時孔孟一段精神似覺渾融在中一切宗旨一切
工夫橫穿直貫處處自相湊合但有易經一書却貫串不來天
幸楚中一友胡宗來從某改舉業他談易經與諸家甚是不同
後因科舉辭別及在京得第殊悔當面錯過皇皇無策乃告病
歸侍老親因遣人請至山中細細叩問始言渠得異傳不敢輕
授某復以師事之閉戶三月亦幾忘生方蒙見許反而求之又
不外前時孝弟之良究極本原而已從此一切經書皆必歸會

孔孟孔孟之言皆必歸會孝弟以之而學學果不厭以之而教
教果不倦以之而仁仁果萬物一體而萬世一心也已○問孔
顏樂處羅子曰所謂樂者竊意只是個快活也豈快活之外復
有所謂樂哉生意活潑了無滯礙即是聖賢之所謂樂却是聖
賢之所謂仁蓋此仁字其本源根柢於天地之大德其脈絡分
明於品彙之心元故赤子初生孩而弄之則欣笑不休乳而育
之則歡愛無盡蓋人之出世本由造物之生機故人之爲生自
有天然之樂趣故曰仁者人也此則明白開示學者以心體之
真亦指引學者以入道之要後世不省仁是人之胚胎人是仁
之萌蘖生化渾融純一無二故只思於孔顏樂處竭力追尋顧
却忘於自己身中討求著落誠知仁本不遠方識樂不假尋○
問靜工固在心中體認有要否羅子曰無欲爲靜則無欲爲要

但所謂欲者只動念在軀殼上取足求全者皆是雖不比俗情受用然視之冲淡自得坦坦平平相去天淵也○問如何用力方能得心地快樂羅子曰心體原只平等故用力亦須輕省蓋此理在人雖是本自具足然非形象可拘所謂樂者只無愁是也若以欣喜爲樂則必不可久而不樂隨之矣所謂得者只無失是也若以境界爲得則必不可久而不得隨之矣○問大學之首知止中庸之重知天知人而論語却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博觀經書言知處甚多而不識不知惟詩則一言之然未有若夫子直言無知之明決者請問其旨曰吾人之學專在盡心而心之爲心專在明覺如今日會堂百十其衆誰不曉得相見曉得坐立曉得問答曉得思量此個明覺曉得卽是本心此個本心亦只是明覺曉得而已事物無小大之分時候無久暫之

間真是徹天徹地而貫古貫今也但此個明覺曉得其體之涵諸心也最爲精妙其用之應於感也又極神靈事之旣至則顯諸仁而昭然若常自知矣事之未來而茫然渾然知若全無矣非知之果無也心境暫寂而覺照無自而起也譬則身之五官口可閉而不言目可閉而不視惟鼻孔無閉香來卽知嗅之其知實常在也耳孔無閉聲來卽知聽之其知亦實常在也然嗅之知也必須香來始出時或無香便無嗅之知矣聽之知也必須聲來始出時或無聲便無聽之知矣孔子當鄙夫之未問却真如音未臨乎耳香未接乎鼻安得不謂其空空而無知耶及鄙夫旣問則其事其物兩端具在亦卽如音之遠近從耳聽以區分香之美惡從鼻嗅以辨別鄙夫之兩端不亦從吾心之所知以叩且竭之也哉但學者須要識得聖人此論原不爲鄙夫

之問而只爲明此心之體。蓋吾心之能知，人人皆認得，亦人人皆說得。至心體之無知，則人人認不得，人人皆說不得。天下古今之人，只緣此處認不真，便心之知也。常無主宰而擾，以致喪真。只緣此處說不出，便言之立也。多無根據而支離，以至畔道。若上智之資，深造之力，一聞此語，則當下知體，卽自澄徹。物感亦自融通。所謂無知而無不知，而天下之真知在我矣。○羅子曰：仁，心體也。克復便是仁。仁者完得吾心體，使合著人心體，合著處便是歸。此只在我心體上論，不是說天下皆歸吾仁。問做人路頭，極是多端，而慎獨二字，聖賢尤加意焉。蓋人到獨知，縱外邊千萬彌縫，或也好看。中心再躲閃，不過難免慚惶局促。慎獨或可以爲成人切實工夫。曰：獨固當慎，然而大端只二道：仁與不仁而已矣。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恩愛慈祥者是也。

不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嚴刻峻厲者是也。曰：獨者無過是知。旣知則是非善惡自然分別明白。念頭又豈容混。曰：此不是混。蓋天地以生爲德，吾人以生爲心。其善善明白該長，惡惡明白該短。其培養元和以完化育，明白該恩愛過於嚴刻。慈祥過於峻厲也。慎獨者不先此防閑，是則不喪三年而總且小功也。況望其能成人而入聖也。古人以好字去聲呼作好，惡字去聲呼作惡。今汝欲獨處思慎，則請先自查考。從朝至暮，從暮達旦，胸次念頭果是好善之意多，果是惡惡之意多，亦果是好善惡惡之心般多，若般多只扯得平過，謂之常人。萬一惡多於好，則腦怒填胸，將近於惡人。若果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方得做好人矣。獨能如此而知，自此而慎，則人將不自此而成也耶。○問：仲由大禹好善之誠，與人之益，似禹大舜無異，乃謂舜有大

焉何也。羅子曰：孟子所謂大小蓋自聖賢氣象言之。如或告已過，或聞人善，分明有個端倪，有個方所。若舜只以此善同乎天下，盡通天下而歸於此善，更無端倪，亦無方所。觀其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何待有過可告？又何必聞善再拜也？而聖人之所以異於吾人者，蓋以所開眼目不同。故隨寓隨處，皆是此體流動充塞。一切百姓，則曰：莫不日用。鳶飛魚躍，則曰：活潑潑地。庭前草色，則曰：生意一般。更不見有一毫分別。所以謂人皆可以為堯舜。我輩與同類之人，親踈美惡，已自不勝越隔。又安望其察道妙於鳶魚通意思於庭草哉？且出門即有礙，胸次多冰炭，徒亦自苦平生焉耳。豈若聖賢坦坦蕩蕩，何等受用，何等快活也？○問：由良知而充之，以至無所不知，由良能而充之，以至無所不能，方是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意何如？羅子

曰：若有不知，豈得謂之良知？若有不能，豈得謂之良能？故自赤子即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時坐中競求所謂赤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莫得其實。靜坐歌詩，偶及於萬紫千紅，總是春之句。羅子因撫然歎曰：諸君知紅紫之皆春，則知赤子之皆知能矣。蓋天之春見於草木之間，而人之性見於視聽之際。今試抱赤子而弄之，人從左呼，則目即盼左；人從右呼，則目即盼右。其耳蓋無時無處而不聽，其目蓋無時無處而不盼，其聽其盼，蓋無時無處而不轉展，則豈非無時無處而無所不知能也哉？○問：聖賢工夫，如戒慎恐懼，種種具在，難說只靠自信性善便了。況看朋輩，只以工夫為先者，一年一年更覺進益，空談性地者，冷落無成，高明更自裁之。羅子沉默一時，對曰：如子之言，果為有見，請先以末二句商之。蓋此二句本是學問兩路，彼以

用功爲先者。意念有個存主。言動有所執持。不惟己可自考。亦且衆共見聞。若性地爲先。則言動卽是現在。且須更加平淡。意念亦尚安閒。尤忌有所做作。豈獨人難測其淺深。卽己亦無從增長。縱是有志之士。亦不免舍此而之彼矣。然明眼見之。則真假易辨。就如子所舉戒慎恐懼一段工夫。豈是憑此四字便可去戰慄而慢爲之耶。也須小心查考立言根脚。蓋其言原自不可離來。道之所在。性之所在也。性之所在。天命之所在也。旣天命常在。則一有意念。一有言動。皆天則之畢察。上帝之監臨。又豈敢不兢業捧持而肆無忌憚也哉。如此則戒慎恐懼原畏天命。天命之體極是元微。然則所畏工夫。又豈容草率。今只管去用工夫。而不思究其端緒。卽如勤力園丁。以各色膏腴堆積芝蘭。自說壅培之厚。而秀苗纖芽。且將消阻無餘矣。○夜坐誦牛

山一章。衆覺肅然。羅子浩然歎曰。聖賢警人每切。而未思耳。卽桎梏二字。今看只作尋常。某提獄刑曹。親見桎梏之苦。上至於項下。至於足。更無寸膚可以活動。輒爲涕下。中有悟者曰。然則從軀殼上起念。皆桎梏之類也。曰。得之矣。蓋良心寓形體。形體旣私。良心安得活動。直至中夜。非惟手足休歇。耳目廢置。雖心思亦皆斂藏。然後身中神氣乃稍得以出寧。逮及天曉端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見矣。回思日間形役之苦。又何異以良心爲罪人。而桎梏無所從告也哉。曰。夜氣如何可存。曰。言夜氣存。良心則可。言心存夜氣。則不可。蓋有氣可存。則晝而非夜矣。○問孔門恕以求仁。先生如何致力。曰。方自知學。卽泛觀蟲魚。愛其羣隊。戀如以及禽鳥之上下牛羊之出入。形影相依。悲鳴相應。渾融無少間隔。輒惻然思曰。何獨於人而異之。後偶因遠行。

路途客旅相見卽忻忻談笑終日疲倦俱忘竟亦不知其姓名別去又輒惻然思曰何獨於親戚骨肉而異之噫是動於利害私於有我焉耳從此痛自刻責善則歸人過則歸己益則歸人損則歸己久漸純熟不惟有我之私不作間隔而家國天下翕然孚通甚至膚髮不欲自愛而念念以利濟爲急焉三十年來覺恕之一字得力獨多也○問謂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可同於聖人今我輩此體已失須學且慮不然則聖不可望矣羅子曰子若只學且慮則聖終不可望矣爲學第一要得種子禮謂人情者聖王之田也必仁以種之孔門教人求仁正謂此真種子也則曰仁者人也人卽赤子而心之最先初生者卽是親愛故曰親親爲大至義禮智信總是培養種子使其成熟耳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孟子果已說定但今日却如何下手曰知而

弗去是也曰知之似亦不難曰知固不難然人因其不難故多忽之便去多其見聞務爲執守久之只覺外求者得力而自然良知愈不顯露學者果有作聖真志切須回頭在目前言動舉止之間覺得渾然與萬物同一天機鼓動充塞兩間活潑潑地真是不待慮而自知不必學而自能則可以完養而直至於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境界縱是平常名利貨色昏迷到此自然不肯換去所以曰好仁者無以尚之又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直是簡易明快故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問良知卽是本來面目今說良知是矣何必復名以本來面目耶羅子曰良知固是良知然良知却實有個面目非杜撰而強名之也曰何以見之曰吾子此時此語亦先胸中擬議否曰亦先擬議曰擬議則良知未嘗無口

矣。擬議而自見擬議則良知未嘗無目矣。口目宛然則良知未嘗無頭面四肢矣。豈惟擬議然哉。予試問子以家相去蓋千里也。此時身卽在家而家院堂室無不朗朗目中也。又試問子以國相去蓋萬里也。此時身卽在國而朝寧班行無不朗朗日中也。故只說良知不說面目則便不見其體如此實落其用如此神妙亦不見得其本來原有所自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忘而現在相對面目止其發竅之所而滯隔近小原非可與吾良知面目相並相等也。○問形色何以謂之天性。羅子曰目視耳聽口言身動此形色也。其孰使之然哉。天命流行而生生不息焉耳。坐中偶有歌人心若道無通塞明暗如何有去來。乃詰之曰子謂明暗果有去來否也。曰雖暫去來而本體終會自復。曰汝目果常明耶抑有時而不明耶。曰無時而不明。曰汝之目常無

不明而汝心之明却有去來。是天性離形色而形色非天性矣。衆皆恍然有省。又復告之曰目之明亦有去來時也。今世俗至晚則呼曰眼盡黑矣。其實則眼前日光之黑與眼無力而見日之黑正眼之不黑處也。故曰知之爲知之卽日光而見其光也。不知爲不知卽日黑而見其黑也。光與黑任其去來而心目之明何常增減分毫也。○問陽明先生莫謂天機非嗜欲須知萬物是吾身其旨何如。羅子曰萬物皆是吾身則嗜欲豈出天機外耶。曰如此作解恐非所以立教。曰形色天性孟子已先言之。今日學者直須源頭清潔若其初志氣在心性上透徹安頓則天機以發嗜欲嗜欲莫非天機也。若志氣少差未免軀殼著脚雖強從嗜欲以認天機而天機莫非嗜欲矣。○問君子自強不息乃是乾乾此乾乾可是常知覺否。曰未有乾乾而不知行却

有知行而非乾乾者曰此處如何分別曰子之用功能終日知覺而不忘記終日力行而不歇手乎曰何待終日卽一時已難保矣曰如此又可謂乾乾已乎曰此是工夫不熟熟則恐無此病矣曰非也中庸教人原先擇善擇得精然後執得固子之病原在擇處欠精今乃咎他執處不固子之心中元有兩個知有兩個行曰如何見得有兩個曰子纔說發狠去照覺發狠去揆求此個知行却屬人纔說有時忘記却忽然想起有時歇手却惕然警醒此個知行却是屬天曰如此指破果然已前知行是落人力一邊但除此却難用功了曰虞廷說道心惟微微則難見所以要精精則始不雜方纔能一一則無所不統亦有何所不知何所不行耶其知其行亦何所不久且常耶只因此體原極微渺非如耳目聞見的有跡有形思慮想像的可持可據所

以古今學人不容不捨此而趨彼也○問復之時義大矣尋常言復者多自天地萬物爲言今堂額謂復心者則自吾身而言也羅子曰宇宙之間總是乾陽統運吾之此身無異於天地萬物而天地萬物亦無異於吾之此身其爲心也只一個心而其爲復也亦只一個復經云復見天地之心則此個心卽天心也此心認得零碎故言復亦不免分張殊不知天地無心以生物爲心今若獨言心字則我有心而汝亦有心人有心而物亦有之心何啻千殊萬異善言心者不如把個生字來替了他則在天之日月星辰在地之山川民物在吾身之視聽言動渾然是此生生爲機則同然是此天心爲復故言下著一生字便心與復卽時混合而天與地我與物亦卽時貫通聯屬而更不容二也已○問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還是實事亦是

取象曰是因象以爲事而實盡人以奉天也蓋雷潛地中卽陽復身內幾希隱約固難以情意取必又豈容以知識伺窺故商旅行者欲有所得者也后省方者欲有所見者也不行不省則情忘識泯情忘識泯則人靜天完而復將漸純矣子今切切然若謂有端可求皇皇然若謂有象可睹是則商旅紛行而后省旁午也復何自而能休且敦耶○問某常反觀胸中固有靈衷炯炯之時乃不久而昏懵固有循循就道之時乃不久而躁妄如其其不一耶曰夫君子之學原自有個頭腦若頭腦一差無怪學問之難成矣今子不能以天理之自然者爲復而獨於心識之炯然處求之則天以人勝真以妄奪安能終日而不妄終日而不散耶曰如何乃得頭腦曰頭腦豈是他人指示得的請子但渾身視聽言動都且信任天機自然而從前所喜的胸次

之炯炯事務之循循一切不做要緊久則天自爲主人自聽命所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矣○問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何如曰吾人之生原陰陽兩端體合而成其一精氣妙疑有質所謂精氣爲物者也其一靈魂知識變化所謂游魂爲變者也精氣之質涵靈魂而能運動是則吾人之身也顯現易見而屬之於陽游魂之靈依精氣而歸知識是則吾人之心也晦藏難見而屬之於陰其赤子之初則陽盛而陰微心思雖不無而專以形用也故常欣笑而若陽和亦常開爽而同朝日又常活潑而類輕風此陽之一端見於有生之後者然也及年少長則陰盛而陽微雖形體如故而運用則專以心思矣故愁感而欣笑漸減迷蒙而開爽益稀滯泥而活潑非舊此陰之一端見於有生之後者然也人能以吾之形體而妙用其心知簡淡而詳明流動

而中適則應接在於現前感通得諸當下生也而可望以入聖
歿也而可望以還虛其人將與造化爲徒焉已矣若人以已之
心思而展轉於軀殼想度而遲疑曉了而虛泛則理每從於見
得幾多涉於力爲生也而難望以入聖歿也而難冀以還虛其
人將與凡塵爲徒焉已矣曰如先生之論是以身爲陽而在所
先以心爲陰而在所後乃古聖賢則謂身止是形心乃是神形
不可與神並況可以先之乎曰子惡所謂神哉夫神也者妙萬
物而爲言者也亦超萬物而爲言者也陰之與陽是曰兩端兩
端者卽兩物也精氣載心而爲身是身也固身也固耳目口鼻
四肢百骸而具備焉者也靈知宰身而爲心是心也亦身也亦
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具備焉者也精氣之身顯於晝之所爲
心知之身形於夜之所夢然夢中之身卽日中之身但以屬陰

故其氣弱其象微而較之日中之舉止毫髮無殊也日中之身
卽夢中之身但以屬陽故其氣健其體充雖健且充而較之夢
中之舉止毫髮無殊也是分之固陰陽互異合之則一神所爲
所以屬陰者則曰陰神屬陽者則曰陽神是神也者渾融乎陰
陽之內交際乎身心之間而充溢瀰漫乎宇宙乾坤之外所謂
無在而無不在者也惟聖人與之合德故身不徒身而心以靈
乎其身心不徒心而身以妙乎其心是謂陰陽不測而爲聖不
可知之神人矣○問中爲人所同有今日之論與古聖之言原
是無異至反而求之不惟衆人不得卽聰明才辯者亦往往難
之何哉羅子曰學至心性已是精微而況中之爲理又其至者
乎故雖聰明而不能爲思雖才辯而莫可爲言以其神妙而無
方耳但自某看來到喜得他神妙無方乃更有端倪可求也蓋

謂之無方。則精不住於精而麓亦無不有也。微不專於微而顯亦無不在也。善於思且求者能因其理而設心。其心亦廣大周遍而不滯於一隅。隨其機而致力。其力亦活潑流動而不拘於一切。人力天機和平順適。不求中而自無不中矣。○死無所在無所往。○邱中有以明鏡止水以存心。太山喬岳以立身。青天白日以應事。光風霽月以待人。四句揭於壁者。諸南明指而問曰。那一語尤為弊緊。廬山曰。只首一明字。時方飲茶。先生手持茶杯指示曰。吾儕說明便向壁間紙上去明了。奈何不卽此處明耶。南明憮然。先生曰。試舉杯輒解從口。不向鼻上耳邊去。飲已卽置杯盤中。不向盤外。其明如此。天之與我者妙矣哉。○一衲子訪先生。臨別先生求教。衲子曰。沒得說。你官人常有好光景。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俺出家人。只這等。先生頓

首以謝。○先生旣中式。十年不赴殿試。一旦謁東廓於書院。坐定。問曰。十年專工問學。可得聞乎。對曰。只悟得無字。東廓曰。如此尚是門外人。時山農在座。聞之。出而恚曰。不遠千里到此。何不打點幾句好話。却倒了門面。聞者爲之失笑。○塘南曰。學以悟性爲宗。顧性不易悟也。先生曰。吾向者自以爲悟性。然獨見解耳。今老矣。始識性。曰。識性如何。曰。吾少時多方求好色奉目。今日漸暗。多方求好聲奉耳。今耳漸聾。多方求好味奉齒。今齒漸落。我尚未死。諸根皆不顧我而去。獨此君行住坐臥。從隨不舍。然後覩面相識。非復向日鏡中觀化矣。○耿天臺行部至寧國。問耆老以前官之賢否。至先生者。老曰。此當別論。其賢加於人數等。曰。吾聞其守時亦要金錢。曰。然。曰。如此惡得賢。曰。他何曾見得金錢是可愛的。但遇朋友親戚所識窮乏。便隨手散去。

○先生與諸公請教一僧。僧曰：諸公皆可入道，惟近溪不可。先生問故，僧曰：載滿了。先生謝之，將別。僧謂諸公曰：此語惟近溪能受，何諸公却不敢進？○有學於先生者，性行乖戾，動見詞色，飲食供奉俱曲從之。居一歲將歸，又索行資，先生給之如數。門人問先生何故不厭苦此人，曰：其人暴戾，必多有受其害者，我轉之之心勝，故不覺厭苦耳。○一隣媪以夫在獄，求解於先生，詞甚哀苦。先生自嫌數干有司，令在座，孝廉解之，售以十金。媪取簪珥爲質，既出獄，媪來哀告，夫咎其行賄，詈罵不已。先生卽取質還之，自貸十金償孝廉，不使孝廉知也。人謂先生不避干謁，大抵如此。○先生過麻城，民舍失火，見火光中有兒在床，先生拾拳石號於市，出兒者予金視石，一人受石出兒，石重五兩。先生依數予之。其後先生過麻城，人爭覩之，曰：此救兒羅公也。

侍郎楊復所先生起元

楊起元，字貞復，號復所，廣東歸善人。萬曆丁丑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國子監祭酒、禮部侍郎。最後名爲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未上而卒。年五十三。先生之父傳芬，名湛氏之學，故幼而薰染讀書白門，遇建昌黎允儒，與之談學，霍然有省。因問子之學，豈有所授受乎？允儒曰：吾師近溪羅子也，無何先生在京，而近溪至，先生大喜，遂稱弟子。時江陵不說學，以爲此陷阱，不願也。近溪旣歸，先生歎曰：吾師且老，今若不盡其傳，終身之恨也。因訪從姑山房而卒業焉。嘗謂鄒南臯曰：師未語，予亦未嘗置問，但覺會堂長幼畢集，融融魚魚，不啻如春風中也。先生所至以學淑人，其大指謂明德本體，人人所同，其氣稟拘他不得，物欲蔽他不得，無工夫可做，只要自識之而已。故與愚夫愚婦同其

明倫彙編 家範典 第三十四
知能便是聖人之道。愚夫愚婦之終於愚夫愚婦者，只是不安其知能耳。雖然，以夫婦知能言道，不得不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言性，是卽釋氏作用爲性之說也。先生之事近溪，出入必以其像供養，有事必告而後行。顧涇陽曰：羅近溪以顏山農爲聖人，楊復所以羅近溪爲聖人，其感應之妙，錙銖不爽如此。

楊復所證學編

友人以忘會語爲歉，曰：予見子之未嘗忘也。子夙則興，興則盥，盥則櫛，櫛則衣冠，衣冠則或治事，或見賓，言則言，動則動，食則食，嚮晦則息，明發復然，予見子之未嘗忘也。友人曰：此與會語何與？曰：是不忘斯可矣。又何事會語哉？○人本無心，因家國天下而有心，心本無所，因不識心而妄以爲有所，誠意之極卽心無其心，渾然以天下國家爲心，是謂正心，以家國天下爲心者，是合家國天下爲一身矣。蓋家本齊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齊，國本治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治，天下本平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平，惟不於彼起見，而第求諸身無作好無作惡，係合吾身之太和而已。此之謂真修。○問抑亦先覺，曰：卽伊尹所謂先覺也。人人有之，至虛至靈，謂之先覺。又謂之良知，逆億者

情識之私習而有者也不逆不億則良知自然流行而先覺矣
子貢之億則屢中不能先覺而孔子之每事問乃先覺也○格
亦有通徹之義通而謂之格猶治而謂之亂也格物者已與物
通一無二也如此則無物矣有則滯滯則不通無則虛虛則通
物本自無人見其有格物者除其妄有而歸其本無也歸其本
無此謂知本○體之爲言禮也天地萬物一體者天地萬物一
於禮也仁者以禮爲體不以形骸爲體故曰克己復禮爲仁○
天地萬物真機於一時一事上全體融攝但應一聲轉一瞬無
不與萬物同體顧人不善自識取耳○天下之人性固已平矣
好智者欲爲之平適所以亂之也聖人以常平者視天下而不
敢以有爲亂之恭之至也○或問世儒所言聖人之道是乎非
乎曰是則不可謂之不是然非其本也譬之言曰自其光景言

之亦不可謂非曰也畢竟非曰體曷若以身爲曰而光景皆自
此出哉問以身爲曰奈何曰不識自身原是曰體而欲以身爲
之者正所謂逐光景者也○明德之明一明也明明德之明又
一明也明德之明明之出乎天者也明明德之明明之繫乎人
者也繫乎人者必由學問之力以求其明學問一毫之未至卽
其明亦未徹若其出於天者則虛靈之體人人完具聖非有餘
凡非不足豈容一毫人力哉人之有是明德也猶其有是面貌
也由學問以求明猶欲自識其面貌者援鏡以自照也一照之
後不過自識其面貌而已不能以分毫加之然則未識之前亦
豈容以分毫損哉識與不識而面貌自如明與不明而明德自
若今人不達明字之義遂疑明德之體有拘有蔽有昏必待人
之磨淬洗滌然後明也如此則明德乃人造作而成安得言天

哉。是不求自識其面貌而徒欲以粉澤膏脂粧點雖粧點妍美與自己面貌了不相干。要之皆不達此一明字之誤也。○問明德既本明矣。又欲求明之何也。曰此聖人修道立教之事也。太古之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其本明者足矣。無事於教也。天下之生久矣。習染漸深。智識漸啓。求欲漸廣。而民始苦也。聖人者思有以救之。而救之之道。又非政刑之所能齊也。於是乎自明其明德而鼓舞天下以共明之。然後天下知識漸忘而安於作息耕鑿之常。用其本明者以自樂。實聖人救之也。然本明之德實不因明而有所增。如人之有面貌。何以照鏡爲哉。然出入關津。當自圖形相。必假鏡自照。然後圖得其真。其實相貌不照亦是如此。溪山窮谷之中。人民無有鏡者。亦是如此。所以云明德雖不明。亦未嘗不明也。然若樂關津。吾人何以度越。則明明

德之鏡。其可少哉。以俗眼觀世間。則充天塞地。皆習之所成。無一是性者。以道眼觀世間。則照天徹地。皆性之所成。無一是習者。○文必博。則取舍無所措其意。禮必約。則思議無所與其幾。○當下者。學之捷法。無前無後。無善無不善。而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古往今來之久。道德功業之崇。廣人情世態之變幻。管是矣。非天下之至巧。不足以語此。○承諭有本體有工夫。良知不學不慮。固不待修證而後全。若任作用爲率性。倚情識爲通微。不能隨時翕聚以爲之主。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致知之功。不如是之疎也。此殊不然。陽明曰。不睹不聞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工夫。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陽明之下。此轉語者。蓋見本體工夫原是強名。求其合一。且不可得。而安得有二也。試自揆之。吾性果有本體工夫乎哉。盡天地萬物皆在妙

湛靈明之中。就此中間請剖剝出何者爲本體。離此中間請披
揀出何者爲工夫。本體中無工夫耶。工夫中無本體耶。卽相等
待如獨木橋彼此陵奪。本體中有工夫耶。工夫中有本體耶。卽
共淆雜如冷爐金磊塊支撐。夫良知旣謂之靈根矣。翁聚緝熙
豈其所不能哉。旣不能則不當妄加之以靈之名。旣不靈則又
孰有靈之者。以翁聚之緝熙之也。如人眼目久瞪發勞。自知閉
瞬。不待詔教。不須起作。形體尚爾無有工夫。何況良知瞪勞閉
瞬。同歸靈妙。本體工夫如何分別。夫任作用爲率性。倚情識爲
通微。豈其不能隨時翁聚之過哉。不見性之過也。不能見性。雖
隨時翁聚。卽謂之作用。卽謂之情識。若見性。雖作用情識。無一
而非翁聚也。翁聚亦可。不翁聚亦可。翁聚時如閉目。不翁聚時
如開目。同是本體。同是工夫。今不責人學不見性。而責人不隨

時翁聚。不知翁聚甚物。又不知這翁聚的如何做主。發散翁聚
總屬前塵。前塵皆客。如之何其主之也。所謂倏忽變化。蕩無所
歸者。卽前塵變滅之象也。不歸咎其翁聚之非。而致疑於良知
之失。認客爲主。終身不放。豈有寧定之期哉。而以此爲致良知
之功。謬矣。○明德不離自身。自身不離目視耳聽手持足行。此
是天生來真正明德。至於心中許多通理。却是後來知識意見
過而不化者。不可錯認爲明德也。故大學單提身字。可謂潔淨
精微之至矣。學雖極於神聖。而理必始於可欲。今吾儕一堂之
上。何其可欲如此也。目之所視。因可欲而加明。耳之所聽。因可
欲而加聰。聲之所發。因可欲而加暢。心之所思。因可欲而加敏。
何善如之。但能信此可欲之善。原有諸己。不待作爲。於是由可
欲而克之。在父母則以可欲施於父母而孝行矣。在兄弟則以

可欲施於兄弟而弟行矣。君臣朋友夫婦皆然。至於待人接物。一切不忘可欲之念。而仁愛行矣。直至神聖亦可欲之。至於化而不可知也。舉凡有生之類。同一可欲之機。洋洋在前。優優乎充塞宇宙。雖欲違之。其可得耶。○心到盡時。無是心者。無非心者。卽此是性。卽此是天。一以貫之矣。此後更無餘事。惟隨時隨遇發歡喜心。活活潑潑地。存養事天而已。此是春生夏長氣象。然則結果一著。直是一刀兩斷也。不管甚心。也不管甚性。確然以一身爲立。獨往獨來。一絲不掛。便是立命。此是秋殺冬藏手段。○大人通天下爲一身。若分別人我太重。則自己心先不平。何以平天下。所謂修身爲本者。將此分不平心。修去之。乃成其大。譬之植樹者。修去旁枝餘葉。根本便自盛大。而發榮滋長。足以庇蔭千畝矣。○心爲萬物主。其大無對。獨往獨來。無能操者。下

秣陵記聞 ○問如何了生死。曰識得原無生死。便是了。○問知變化之道者。知神之所爲。曰卽汝一言一動。便是變化。汝能識汝言動處。便是知神之所爲。○有僧辨情辨性。曰要曉得情也是性。

明儒學案卷三十五 泰州四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潤叅閱

恭簡耿天臺先生定向

耿定向字在倫號天臺楚之黃安人嘉靖丙辰進士擢監察御史以大理寺丞謫州判累遷至太僕寺少卿右僉都御史丁憂起巡撫福建又丁憂起協理僉都御史晉左副都轉刑部侍郎陞南京右都御史以戶部尚書總督倉場事告歸家居七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子少保諡恭簡先生所歷首輔分宜華亭新鄭江陵吳縣皆不甚齟齬而江陵奪情先生致書比之伊尹之覺世以天下自任者不得不冒天下之非議其諫奪情者此學不明故耳雖意在少殺其禍然亦近於誦六藝以文姦言矣及掌

留院以御史王藩臣叅三中丞不送揭帖爲蔑視堂官上疏糾
之清議以爲脅持言官逢時相之欲顧涇凡作客間質之先生
先生無以難也先生之學不尚元遠謂道之不可與愚夫愚婦
知能不可以對造化通民物者不可以爲道故費之卽隱也常
之卽妙也粗淺之卽精微也其說未嘗不是而不見本體不免
打入世情隊中共行只是人間路得失誰知天壤之分此古人
所以責刀鋸鼎鑊學問也是故以中行爲學稍一不徹骨髓其
下場不及狂狷多矣先生因李卓吾鼓倡狂禪學者靡然從風
故每每以實地爲主苦口匡救然又拖泥帶水於佛學半信半
不信終無以壓服卓吾乃卓吾之所以恨先生者何心隱之獄
唯先生與江陵厚善且主殺心隱之李義河又先生之講學友
也斯時救之固不難先生不敢沾手恐以此犯江陵不說學之
忌先生以不容已爲宗斯其可已者耶先生謂學有三關一卽
心卽道一卽事卽心一慎術慎術者以良知現現成成人不
具但用之於此則此用之於彼則彼故用在欲明明德於天下
則不必別有制心之功未有不仁者矣夫良知卽未發之中有
善而無惡如水之必下針之必南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後謂之
良知無待於用故凡可以之彼之此者皆情識之知不可爲良
先生之認良知尚未清楚雖然亦緣傳習後錄記陽明之言者
失真如云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耳先
生爲其所誤也

天者而耽虛執見不自反身理會視聽言動之皆天也。或有知視聽言動之皆天者而乃鹵莽恣睢不知視聽言動之禮之爲天則也。與焦弱侯○竊詳彼教大端以寂滅滅已處爲宗。吾孔孟之教惟以此不容已之仁根爲宗耳。聖人之尋常日用經世宰物何一非此不容已者爲之乎。然卽此不容已之仁根莫致莫爲原自虛無中來不容著見著見便自是兩截矣。聖人以此立教使人由之不使知之。如宰我短喪。夫子第卽其不安處省之。墨氏薄葬。孟子第原其類有泚處省之。至其所以不安處其類所以有泚處非不欲使知不可加知也。上全○聖人之道由無達有聖人之教因粗顯精。與周柳塘○廿年前曾解盡心章云。學者須從心體盡頭處了徹。使知性之真體原は無思無爲便知上天之載原是无聲無臭。渾然一貫矣。所謂心體盡頭處者。蓋昔人所

謂思慮未起鬼神不知不覩不聞處也。近來自省於人倫日用多少不盡分處。乃語學者云。吾人能於子臣弟友不輕放過。務實盡其心者。是其性真之不容自己也。性真之不容自己原是天命之於穆不已。非情緣也。故實能盡心而知性知天。一齊了徹矣。○近溪安身立命處是无念。余所謂心體盡頭處是也。其日用受享提掇人處只是自然生機。余所謂心體不容自己處是也。蓋無念之生機乃是天體。天體之生機卽是无念。原是一貫。說到此處難著言詮。只好默契靈識耳。○橫渠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是生死無分別也。明道曰。萬物爲一體。是人我無分別也。然夫子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又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曰。親其兄之子。謂若隣之赤子乎。此則分別而實則不分別也。何者。此則自然之真機。非緣名義道理而生分別。

者。○知是隨身貨。知尤是行之妙。○柳塘云。念之不動者爲性。蓋旣云念矣。而中又有不動者在。疑二之矣。○來教云。性無得失。無是非。誠然。顧念之萌於欲也。寧無邪正乎。念之生於見也。寧無偏全乎。學者從念上研幾。閑邪祛偏。亦是復性實功。似未可破除。如足下教旨。只從性上辨迷悟。則誠爲直截真詮。得上乘矣。與楊復所○知至至之。則不識不知。無聲無臭者。此其顯現。知終終之。則開物成務。日用云爲者。此其真宰。○定字云。知是知非之知。是以照爲明。誠然。夫照從何生。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因明生照。由照探明。原是一貫。非判然兩截也。今謂以照爲明。相去千里。提掇似太重矣。與龍溪○余惟反之本心。不容已者。雖欲堅忍無爲。若有所使而不能。反之本心。不自安者。雖欲任放。敢爲若有所制而不敢。是則膚淺之綱領。惟求其不失本

心而已矣。與李卓吾○昔大洲云。只要眼明不貴踐履。余則曰。眼孔易開。骨根難換。公所取人者。眼孔。余所取人者。全在骨根。○學悟主。腦則才識氣魄皆道之用。主腦未徹。則才識氣魄俱道之障也。昔富鄭公。中年居洛時。爲堯夫所激發。所得益深。曾有書云。某不過某。不過一村漢耳。念菴嘗對人言。某四十年前。蓋濫俗人。鄭公初年。立朝風節。震耀一時。而自謂一村漢。則其所以求不村不俗者。必有所在矣。與胡杞泉○此學只是自己大發願心。真真切切肯求。便日進而不自知矣。蓋只此肯求。便是道了。求得自己漸漸有些滋味。自家放歇不下。便是得了。與周少魯○今之學者。談說在一處。行事在一處。本體工夫在一處。天下國家民物在一處。世道寥寥。更無倚靠。凡道之不可與愚夫愚婦知能。不可以對造化通民物者。皆邪說亂道也。蓋費中隱。常中妙。

粗淺中之精微。本是孔孟萬古不易正脉。但非實是撐天柱地。攘身忘家。逼真發學孔子之願者。未易信此。與喬戶部○三代以降。學術分裂。高者虛無。卑者繁縟。夫子出而單提為仁之宗。仁者人也。欲人反求而得其所以為人者。戰國功利之習。權謀術數。孟子出而又提一義。使知羞惡而有所不為。六朝以下。清虛任放。决裂名教。宋儒出而提掇主敬之旨。主敬禮也。其後日趨於格式形迹。真機埋沒。陽明出而提掇良知之旨。良知智也。由仁而義而禮而智。各舉其重實則一貫也。今為致知之學者。又以意誠見解承當。崇虛耽無。思以救之。宜莫如信。引其影響歸之實地。示諸生古聖賢之悟。只悟得自己不足。是故若無若虛。子臣弟友。悟得不能盡。今世學者所悟。只增得一番虛知見。添得一種浮氣耳。大人通天下為一身。吾人只苦不識自家這個真身。

惛惛而生。即令百歲在死耳。聖人苦心破口說個格物。格物即求仁之別名也。仁者人也。識仁便是識得此身面目。答唐元卿○近溪一日立白下大中橋。觀往過來續者。僂僂佻佻。因指示同志曰。試觀此千百萬人者。同此步趨。同此來往。細細觀之。人人一步一趨。無少差失。個個分分明明。未見跌撞。性體如此廣大。又如此精微。可默識矣。一友曰。否否。此情識也。如此論性。相隔遠矣。有述以問余。余曰。亾者東走。追者亦東走。走者同而所以走則異也。茲來往橋上者。或訪友親師。或買遷交易。或傍花隨柳。或至滯蕩邪僻者。謾謂一切皆是。此則默識之未真也。此原不之人。只是見吾性體。無往不是。若一分與同。胡清虛浙之別。便是情識。如鸞飛魚躍。亦可分那否。志○胡清虛浙之義烏人。初為陳大參門子。以惡瘡逐出。倚一道人。率之遊匡廬。終南。遂有所得。浙中士紳翕然宗之。陶念齋王龍溪俱納贄受。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三十五
教晚與近溪及其二子遊廣東曹溪至肇慶近溪長子病死次子痛其兄焚香掌上灼爛而死清虛亦死○鄧豁渠言常住真心與後天不相聯屬此極邪之說近日談禪者百般病症皆由此蓋心事判內外岐孟子所云離明道所云兩截者是也與子健
以上○心體廣大神妙豈可把捉幽囚於腔子方寸地其曰求即求以學也學覺也又曰學以聚之惟學則聚矣此心之放以昏昧而放也一覺焉則觸目而是何在非心此心之失以放逸而失也一覺焉則隨在皆心何有於放○人心未交於感也湛然虛耳何俟於洗而亦何容於洗也自知識起而吉凶悔吝之感生是故憂患攻取憧憧往來而虛者汨矣聖人示之以卜筮之法使人之於感也知識不用歸於其天而憂悔攻取相忘於無朕之中其為洗心也不已妙歟○吾人合下反身默識心是

何心惟此視聽言動所以然處便是此心發竅處也此心發竅處便是天地之心之發竅處也○知體透露出頭不為聲色臭味埋沒方能率令得耳目口鼻使視聽言動各循其則此即出世而後能經世也○子游疑子夏只在儀節上教人不令識本體此初悟時語也子夏以本末原是一貫即草木之根與杪原非兩截故使從洒掃應對上收攝精神漸使自悟此悟後語也○反身內觀一無所有唯此些子炯然在此始信人之所為人者唯此明拈體耳此體透徹此身乃為我有不然身且不得而有保此軀殼何用○聖人一生汲汲皇皇惟求無忝所生不求出離生死○楊太宰博謂余曰吾嘗接遇僚屬視其色若有隔礙然者反而自省曰是必吾中有闕而施之者倨也吾慮下之而色思溫焉徐觀彼色亦因以易而神情融洽矣由是以觀外

者內之符而人者已之鑑。○孟子所以不動心者原所由之路
逕與世人殊也。使孟子所學在事功一路欲建王霸之業則須
據卿相之位乃能操得致之權也。顧心一繫於卿相之位則得
失毀譽交戰於前雖欲強勉不動不亦難乎。孟子生平惟學孔
子一路則不藉名位不倚功能仕固可止亦可久固可速亦可
譬之行者日緩步於康莊東西南北惟其所適卽有颶風巨浪
傾檣摧楫心何由動哉。○學有三關近世在聞識上研窮以爲
知在格式上修檢以爲行此不知卽心卽道也。反觀近裏者又
多耽虛執見此不知卽事卽心也。事故皆心也顧有大人之事
有小人之事心剖判於此事亦剖判於此事剖判於此人亦剖
判於此矣。學孔子之學猶業巫函之術者也不必別爲制心之
功未有不仁者矣。舍孔子之術以爲學雖均之爲仁有不容不

墮於矢匠之術者矣。故其究也慎術。○至善卽本來無物處也
知此乃能親民人之不親皆由中有物耳。故先知止。○朝紳日
趨闕下不勝疲苦問節勞之術於方士方士曰第時時默識已
身如天大則自不勞矣。○魏中丞與余入朝余謂之曰常時入
朝獨行則覺勞與友同行則勞頓減與同志同行則勞益減何
以故中丞曰人已原是相通。○人而名之曰人以仁也人而去
仁則耳目口鼻儼然人也而實非人矣。惡乎成名謂其無以成
人之名也。○溫故知新之故卽孟子所云天下之言性則故而
已之故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故曰
故溫者反之本心而尋繹溫養之謂也。夫一反之固有之性而
求之卽心有餘師。○獨夫夜行空谷中未免惴惴心動五尺童
子隨其後則貼然厝一星於寒灰則滅群火在盆中可以竟夜

明倫彙編卷三十五
觀此則以友輔仁可識矣。○人爲習氣所移，多好放逸，時一自警策，便是禮。人爲情慾所牾，多致抑鬱，時一自舒暢，便是樂。○自悟之根蒂而言，原無聲臭者曰命。自命之流行而言，原自不己者曰性。口味目色耳聲，是人之生機，使口不知味，目不辨色，耳不聞聲，便是死人。安得不謂之性？然則窮到根蒂上，此等俱從無生，故立命處，色聲臭味不能染著，合命處，方是真性也。仁義禮智天道，更何聲臭可言？故謂之曰命。然旣落著父子君臣身上來，便已降在衷了。故忠孝之心，自不容己，非無形迹可見。合性處，方是命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動處，卽是天根。歸原處，卽是月窟。纔叅和納交，要譽惡聲意思，便是人根。鬼窟矣。吾人應用云爲動作食息，孰非此根？此窟用事，俗人懵懵日用不知，而賢智者又添一番意識見解，起爐作竈，千

條萬緒，頓令此根不得生生。此窟不得潔淨，齷齪幽暗，喫苦一生，更無些子受用。所以賢智之過，與愚不肖等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生生之理原是如此。卽欲掙上尋空寂，自是不容已。如何上得去，卽欲退下恣情慾，自是不自安。如何下得來，○吾人於一日十二時中，精神志意皆有安頓處，方有進步處。○吾人真真切切爲己，雖僕厮隸胥皆，有可取處，皆有長益我處。若若放下自己，只求別人，賢人君子皆不免指摘。○不作好不作惡，平平蕩蕩觸目皆是。此吾人原來本體，與百姓日用同然者也。○只此無聲無臭，是爲真常。凡涉色象名號者，卒歸消滅。只此不爲不欲，是爲本心。凡務濶大放散者，終墮坑塹。○天地間大之治亂興衰，生死成敗，小之稱訛贊毀，升沉得喪，皆相對待。然有對之中，故有無對者。以主宰其上，吾人若渾在有對中，未

免為造化輪轉。○人只是換這一副心腸。人情事變原與俗人一樣。以下背劉調父述言○今人到是不為學的處事到安安。反是一種為學的人。纔遇些小事便處得過當。此何以故。只是著了些意思。不曉得堯舜與人同耳。○問有不善未嘗不知。這不善處。顏子與吾人還同否。曰不同。如鄉黨自好之人。發言舉事一不當。也會知得。又如做官的人。在上官處稍失禮。亦會知得。顏子要學舜。有不如舜處。即算做不善。○問夫子賢於堯舜。曰試觀吾輩。今日朋友還是享用孔子的。還是享用堯舜的。○精一執中。實是淺近道理。堯舜一心在安天下。如何粗得一些。如何夾雜得一些。此便是堯舜精一。農夫一念在播種。便是有農夫之精一。商賈一念在求利。便是有商賈之精一。但其精神安頓處不同。○治天下在用人。然自己眼不明。不會知人。如何能用人。○

一友問子儘修行。然畢竟不聞道。曰修行矣。更聞甚道。孔子所求乎子。臣弟友咸曰未能。今子能之。又更何學。其友有省。○良知隨事皆然。須用在欲明明德於天下。上則知乃光大。此誤認良知也。知即明德。若言明德須用在明德上。無乃牀上之牀乎。

吉水諸公之學。大率不欲享用現成良知。別尋主宰。此亦懲冒認良知猖狂自恣者之過耳。良知若非現成。又豈有造作良知者乎。子嘗謂良知如靈魂然。顧投胎何如。如骨根不正。至於猖狂自恣。非良知之罪也。亦如靈魂投胎時所遇則然耳。○泰和王篤菴問虛字難毅手。曰吾二十年前曾作致虛工夫。一起坐一語默。無不放虛字在胸中。自覺工夫不疎。眼前見人皆散漫不用工。頗有輕世自賢之心。一日忽省曰。此却是致實。何曾致虛。因悟顏子之問。寡問不能舜之好問。好察乃真虛也。以下皆蘭舟雜

述 ○問明體難得到手。曰某爲御史出巡。值天暑。一指揮扶轎。見其不耐勞許之乘馬。其後指揮隨他御史。竟中暍而死。卽此一事觀之。明體一存。可以爲人立命。區區守明覺於一腔。亦復何益。問三自反之學。臨境實難。曰但看舜爲法於天下。可傳後世數語。是何等志願。所以肯自反。今人身子願是鄉人。所以要與鄉人相校。○陸五臺問三聖人同處。孟子言之詳矣。至孔子所以異處。畢竟何在。曰孔子只是見得已與聖人同處。亦與凡人同。故以此學卽以此教。要使人人皆如此耳。

處士耿楚侗先生定理

耿定理字子庸號楚侗。天臺之仲弟也。少時讀書不成。父督過之時。時時獨行空谷中。憂憤不知所出。問之。則曰吾奈何不明白。若有眼瞎子。不知其所謂不明白者何也。自是或靜坐一室。終歲不出。或求友訪道。累月忘歸。其始事方湛一。最後於鄧豁渠。得一切平實之旨。能收視返聽於何心隱。得黑漆無入無門之旨。充然自足。有問之者。曰聞子欲作神仙耶。曰吾作天仙。不作地仙人仙。曰天仙云何。曰直從太極入。不落陰陽五行。天臺聞而呵之曰。學不向事親從兄實地理會乎。曰學有原本。堯舜相傳。祇是一中。子思爲之註。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今人孰從未發前覷。一目哉。曰中庸亦只言庸言庸行。達道九經而已。曰獨不觀其結語爲無聲無臭耶。先生論學。不煩言說。當機指點。

使人豁然卓吾好談說先生不發一言臨別謂之曰如何是自以為是不可入堯舜之道卓吾默然天臺携之見劉初泉先生云且勿言我二人是兄弟時初泉臥病天臺言吾與一醫者同來先生榻前數語初泉驚起已知為天臺之弟謂天臺曰慧能和尚乃是春米漢哉大開眼人恐不可以弟畜之李士龍來訪先生未與一語及學士龍恚曰吾冒險千里來此踰月不聞一言見教何外我甚先生笑而不答瀕行送之河滸問曰孔子云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此作何解士龍舉朱註云云先生曰畢竟是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士龍因有省京師大會舉中義相質在會各呈所見先生默不語忽從座中崛起拱立曰請諸君觀中因嘆曰舍當下言中沾沾於書本上覓中終主罔矣在會因有省者先生機鋒迅利如此

耿楚侗論學語

廬山駁天臺所性不存語謂當官盡職即為盡性不則為二心為妄念矣即孔子為委吏莫非性之所存楚侗曰孔子為委吏而夢周公却不為二心為妄念乎○卓吾寓周柳塘湖上一日論學柳塘謂天臺重名教卓吾識真機楚侗詢柳塘曰折籬放犬○楚侗早歲曾遇異人質之曰孔子問禮於老聃老聃不言禮而直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何也曰若愚若虛此禮之真體也○問伊尹先覺所覺何事曰伊尹之覺非聞見知解之覺也即其若撻之耻納溝之痛此其覺也○胡廬山會天臺楚侗於漢江之滸相與訂學宗旨天臺曰以常知為學廬山曰吾學以無念為宗楚侗曰吾學以不容已為宗不容已者從無聲無臭發根從庸言庸行証果禹稷之猶饑猶溺伊尹

之若撻若溝視親骸而泚頽遇嘽蹶而不屑見入井而怵惕原不知何來委不知何止天命之性如此也故曰於穆不已如摸擬孔氏之匡廓非此不容已者爲之血脉則捧土揭木爲偶而已○孔氏之無聲無臭亦是有形有象孔氏之有形有象原自無聲無臭○龍溪言顏子心常止故不遷心常一故不貳先生曰否人試觀當怒時中更有個止體在當過時中更有個一體在是二本也卽能之其怒其過非真機矣顏子所好唯學卽生平之怒以學而怒學外無怒也生平之過以學而過學外無過也可見一生精神只是此學更無滲漏處也○默識識天地之化育也夫囿於造化之中而不自識者凡夫也識之而出入造化者聖人也故不藉名位不矜功能卽學以誨卽誨以學立己立人達己達人蓋贊天地之化育於無疆矣夫贊天地之

化育者非獨上之君相賢聖卽下之農工商賈細之龔瞽侏跛凡寓形宇內而含靈者皆有以贊天地之化育而不自識也○克己者無我也無我則渾然天下一體矣故曰天下歸仁義文周孔四聖人者之於易亦各言其已也道雖一致而時位不同故作用亦自不同隨時變易以從道俟之萬世而不惑不謬者其孔易乎孔子之於易也學焉耳試取大小象傳玩之卦卦學也爻爻學也學不厭教不倦立己立人達己達人易之生生也如是○潛見惕躍飛亢自聖人一身觀之隨時變易時象之矣合于聖觀之與世推移各一象矣○序卦周易也首乾坤終未濟卽周事可觀矣雜卦序孔易也上經首乾坤次比師次臨觀而終之困下經首咸恒而終之夬何以明孔易也乾剛坤柔質弗齊也剛柔善惡均歸之中孔氏之教也比以類聚故樂師任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三十五
三
裁成寧無憂乎。或智臨於上，或相觀以摩，無行不與，有求則應。教乃知困也。感之無心，居之有恒，終以剛決柔，純乎乾矣。是師道也。亦君道也。○天臺因舉扇悟曰：原來通體皆是良知。曰：通天徹地皆是良知。○天臺曰：人言念菴靜坐，曾見光景，遂有所得。曰：只理會當下光景耳。

文端焦澹園先生竝

焦竝字弱侯，號澹園，南京旗手衛人。萬曆己丑進士第一人。京兆欲爲樹棹楔，謝以賑饑。原籍山東，亦欲表於宅，改置義田。授翰林修撰。癸巳開史局，南充意在先生。先生條四議以進，史事中止。私成獻徵錄百二十卷。甲午簡爲東宮講讀官，嘗於講時有鳥飛鳴而過，皇太子目之。先生卽輟講。皇太子改容復聽。然後開講。取故事可爲勸戒者，繪圖上之。名養正圖解。丁酉主順天試。先生以陪推黜用，素爲新建所不喜。原推者復搆之。給事中項應祥、曹大成糾其所取險怪。先生言分經校閱，其所摘非臣所取。謫福寧州同知。移太僕寺丞。後陞南京司業。而年已七十矣。先生積書數萬卷，覽之畧遍。金陵人士輻輳之地，先生主持壇坫，如水赴壑。其以理學倡率，王弇州所不如也。泰昌元年

卒年八十一。贈諭德。南渡時補諡文端。先生師事耿天臺羅近溪。而又篤信卓吾之學。以爲未必是聖人。可肩一狂字。坐聖門第二席。故以佛學卽爲聖學。而明道闢佛之語皆一一紬之。明道闢佛之言雖有所未盡。大槩不出其範圍。如言佛氏直欲和這些秉彜都消煞得盡。先生曰。如此是二乘斷滅之見。佛之所訶。夫佛氏所云不斷滅者。以天地萬物皆我心之所造。故真空卽妙有。向若爲天地萬物分疏。便是我心之障。何嘗不欲消煞得盡。卽如定性書情順萬事而無情一語。亦須看得好。孔子之哭顏淵堯舜之憂文王之怒。所謂情順萬事也。若是無情。則內外兩截。此正佛氏之消煞也。明道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佛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則無矣。先生曰。真能知性。知天更說甚存養。一翳在眼。空華亂墜。夫存心養性。正所以盡心之功。識仁篇所言存久自明是也。若未經存養。其所謂知者。想像焉而已。石火電光而已。終非我有。存養其無翳之本體。無翳乃可謂之存養。安得以存養爲翳乎。明道言傳燈錄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臨死不能尋一尺布帛裹頭。先生謂是異國土風是也。然此千七百人者。生於中國。而習異國土風。胡謂乎。無乃服桀之服也。先生又謂明道嘆釋氏三代威儀。非不知其美。而故爲分異。夫明道之嘆。嘆儒者不能執禮。而釋氏猶存其一二也。豈以三代之禮樂歸之哉。朱國禎曰。弱侯自是真人。獨其偏見不可開。耿叔臺在南中。謂其子曰。世上有三個人。說不聽。難相處。問爲誰。曰。孫月峰。李九我。與汝父也。

焦澹園論學語

學期於上達譬掘井期於及泉也泉之弗及掘井何為性命之
 不知學將安用○為惡無礙也為善獨有礙乎為善懼有著心
 也為惡不懼有著心乎以彼所托意出禪宗禪宗無是也內典
 云無我無作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亾無作無受者言於有為
 之中識無為之本體云爾未嘗謂惡可為善可去也又云善能
 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言分別之中本無動搖云耳未
 嘗謂善與惡漫然無別也答耿師○佛氏所言本來無物者即中
 庸未發之中之意也未發云者非撥去喜怒哀樂而後為未發
 當喜怒無喜怒當哀樂無哀樂之謂也故孔子論憧憧往來朋
 從爾思而曰天下何思何慮於憧憧往來之中而直指何思何
 慮之本體也伯淳斥佛其言雖多大抵謂出離生死為利心夫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三十五
生死者所謂生滅心也。起信論有真如生滅二門。未達真如之門。則念念遷流。終無了歇。欲止其所不能已。以出離生死。爲利心。是易之止其所亦利心也。然止亦非殄滅消煞之云也。良其背非無身也。而不獲其身。行其庭。非無人也。而不見其人。不捐事以爲空。事卽空。滅情以求性情。卽性。殄滅消煞。則二乘之斷見矣。同○吾人應事。雖屬紛紛。乃其樞紐之者。却是一物。所謂隨事體驗云者。於紛紛中。識取此一物而已。得此入手。如馬有銜勒。卽縱橫千里。無不如意。此顏子之所謂禮也。工夫只是復禮。能約於禮。則視聽言動。頭頭是道。奚繁且勞之慮焉。原憲不識源頭。却以支派求之。用力愈勤。去之愈遠。何者。人之在道。如魚之在水。疑生智隔。乃覺其離。苟破疑城。卽登彼岸。非無疑之外。更有彼岸可登也。答陳景湖○仕而優卽爲學。不必離仕求學也。

學而優卽爲仕。不必離學求仕也。優者無困於心。而自得之之謂。答人問○人之不能治世者。只爲此心未得其理。故私意糾紛。觸逢成窒。苟得於心矣。雖無意求治天下。而本立道生。理所必然。所謂正其本。萬事理也。藉令悟於心。而不可以治天下。則治天下果何以。而良知爲無用之物矣。○禮也者。體也。天則也。是禮也。能視聽。能言動。能孝弟。能賢賢。能事君。能交友。可以爲堯舜。可以通天地。可以育萬物。人人具足。人人渾成。所謂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乃其體自如是。非我強與之一也。學者不知目之自視。又爲視以視之。不知耳之自聽。又爲聽以聽之。不知口之自言。身之自動。又爲言動以言動之。此所謂已也。夫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苟率於已。則知識耳矣。意必固我耳矣。何天則之能順乎。○人之性體。自定自息。大學之知止。易之艮。正論此理。

非強制其心之謂也。不然既爲神明不測之物，則豈人力所能束縛之。而苟其爲束而縛之，則亦不可言定，不可言息矣。○問但盡凡情，別無聖解，乃日求聖解，而凡情不盡，奈何。曰：語非不佳，第所指凡情不同耳。其人固問曰：卽聖解是也。安於所傷，則物不能傷，物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詩言徧爲爾德，在日用飲食，日用飲食，何人不爾，而獨指之爲德，則悟不悟之謂耳。在聖非豐，在凡非嗇，悟之非增，迷亦非損。雖然，未有不悟而道爲我有者，所以貴知味也。性未易知，不得不精思以求之，非隨事體察之謂知性，則人倫日用不必致力而自當。若本之未立，但逐事檢點，自以爲當，只落世儒義襲窠臼，而於道愈遠矣。○覺字最難說，今人世情畧能放下，道理畧能分疏，便自謂覺，此猶夢中語耳。若是真覺，無不了了，如睡者醒，眼一開，萬象分明，歷

歷皆見，何有漸次。○某往日看世人無一當意，然只是自心未穩妥，非干人事。淨名經云：仁者心有高下，故見此土爲不淨耳。若真能致中和者，豈有不位之天地，不育之萬物哉。

答友人問釋氏

王伯安言佛氏言無，吾儒豈能加個有。且以出離生死爲念，則於無上不免加少意，所以與吾聖人異。曰：出離者，人法俱空，能所雙遣，何以言加。○古云：黃老悲世人貪著，以長生之說漸次引之入道。余謂佛言出離生死，亦猶此也。蓋世人因貪生，乃修元元，修既徹，卽知我自長生。因怖死，乃學佛，佛慧旣成，卽知我本無死。此生人之極情，入道之徑路也。儒者或謂出離生死爲利心，豈其絕無生死之念耶。抑未隱諸心而漫言此以相欺耶。使果毫無悅生惡死之念，則釋氏之書政可束之高閣，第恐未

悟生死終不能不爲死生所動。雖曰不動直強言耳。豈其情乎。又當知超生死者在佛學。特其餘事。非以生死脅持人也。○周茂叔言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如何。曰。此言是也。學者苟能知艮卦。何須佛典。苟能知自性。又何須艮卦。○程伯淳言釋氏說道如以管窺天。祇是直上去。如何。曰。否。道無上下。○伯淳言佛氏直欲和這些秉彜都消煞得盡。然以爲道畢竟消煞不得。如何。曰。安得此言。如此是二乘斷滅之見。正佛之所訶也。○伯淳言佛有個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如何。曰。覺無內外。○伯淳言佛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達豈有是也。曰。離下學無上達。佛說種種方便。皆爲未悟者設法。此下學也。從此得悟。卽名上達。學而求達。卽掘井之求及泉也。泉之弗及。掘井奚爲。道之弗達。學將安用。○伯淳言盡其心者知

其性也。佛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則無矣。曰。真能知性。知天更說甚存養。盡心知性。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是也。存心養性。所謂其次莊敬以持養之是也。卽伯淳之言可以相證。然釋氏亦有保任之說。是否。曰。古語不云乎。一翳在眼。空華亂墜。○伯淳言傳燈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不然。何以削髮服而終。曰。削髮服。此異國土風。文中子所云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者。也。然要知彼笑軒車冠冕。不若我之笑削髮服者耶。故老聃至西戎而效彼言。禹入裸國。忻然而解裳。局曲之人。蓋不可道此。○伯淳言佛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如何。曰。學不能開物成務。則神化何爲乎。伯淳嘗見寺僧趨進甚恭。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又曰。洒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則非不知此理。而必爲分異。如是皆慕攻異端之名。

而失之者也。不知天下一家，而顧遏糴曲，防自處於偏狹，固執之習，蓋世儒牽於名而不遺其實，往往然矣。乃以自私自利，譏釋氏，何其不自反也。○伯淳言釋氏之學，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且於跡上攻之，如何？曰：伯淳未究佛乘，故其掊擊之言，率揣摩而不得其當，大似聽訟者兩造未具而臆決其是非，賊證未形而懸擬其罪案，誰則服之？爲士師者，謂宜平反其獄，以爲古今之一快，不當隨俗爾爾也。

尚寶潘雪松先生士藻

潘士藻字去華，號雪松，徽之婺源人。萬曆癸未進士，司理溫州，入爲監察御史，巡視北城，有二奄闌出宮門，調女婦，執之，群奄奪去。先生移文司禮監，司禮以聞，上怒曰：東廠職何事而發自外廷耶？命杖二奄，一奄死，奄人由是恨之。因火災陳言，共摘疏中語爲歸過，賣直，謫廣東照磨。晉南京吏部主事，改尚寶司丞，陞少卿。卒年六十四。先生學於天臺卓吾，初至京師，入講學之會，如遠方人驟聽中華語，錯愕不知所謂，得友祝延之，世祿時，時爲述所聞，隨方開釋，稍覺拘迫，輒少寬之。旣覺心懈，輒鞭策之，久之轉展，閉塞憤悶日甚。延之曰：經此一番苦楚，是一生得力，顧却無可得說。一日自西長安街馬上，忽省曰：原來只是如是，何須更索。馳質之，延之曰：近是。曰：戒慎恐懼如何用功。

曰識此渠自會戒慎自會恐懼相與撫掌已相戒曰此念最易
墮落須時時提醒。溫釀日深庶有進步。出京別天臺。天臺曰至
淮謁王敬所。入安豐訪王東厓。此老頗奇。卽戲語亦須記。過金
陵再叩焦弱侯。只此便是博學之先生。一一如教。始覺宇宙之
無窮。從前真陷井之蠹也。

潘雪松闇然堂日錄

問何當使心在腔子裏。不至出入無時。耿師天臺曰。心體原是
活潑。一出一入。神觸神應。生生之機。至妙。今欲其常入無出。是
死却生機矣。○耿師爲教。不事言詮。只欲於尋常言動。認出真
性。流行聚朋談究。不爲要眇之論。要於當下便識本心。自著自
察。便是下手用力處。嘗謂朋友之益。但當於其精神觸發與其
用意懇至處得之。只此便是真性顯行。不在區區同異校勘也。
○初謁卓吾。質所見一切掃之。他日友人發四勿之旨。卓吾曰。
只此便是非禮之言。當時心殊不服。後乃知學者非用倒藏法。
盡將宿聞宿見。平生深閉牢據者。痛加割剝。不畱一些在骨髓。
裏。作梗。殆未可與語。至學問已見頭腦。用過工夫。依舊爲我受
用。卓吾言讀書須以我觀之。始得。某曰。正爲今未有我在。○愚

夫愚婦可知可能此皆不由學習任意觸發更無遮蓋矯強最可觀性只爲尋常不著不察自己真性不顯此等皆蒙蔽了覺百千計較皆從此生○須從大處悟入却細細從日用瑣屑一不放過三千三百皆仁體也聖人所以下學而上達○默識二字終身味之不盡纔涉擬議非默識纔管形迹非默識纔一放過非默識纔動聲色非默識纔以意氣承當非默識終日如愚叅前倚衡如見如承亦臨亦保此默識景象也○爲善須要直截發揮得出只從心之不可忍處脫體做去不必瞻前顧後凡事無所爲而爲到底天自有安排恰好處所以君子修之吉○此學有日新之機此機一息便非天命本體拈弄得熟此中如風火輪相似眼前不愜意處隨就銷鑠眼前可意處不當毫毛直是歇手不得○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記云學然後知困今

人尚未知困在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立者四無倚附屹然是非毀譽之中所謂八風吹不動也非一點靈明自作主張鮮不仆矣○仁不可見要觀其用處用之藏卽仁也○喜怒哀樂純是天機流行不著己不著人便是達天德曰天德何處著得人爲何處著得己見○須是酬酢紛紜中常常提醒收拾久之自有不存之存○人身常要豎立得起少有放鬆昏怠之氣隨之矣惟能常常挺然豎立不令放倒此凝神馭氣之要訣○立身自有易簡之道切弗冀望只是聽命切勿觀望只是信心程子言敬是惺惺法惺惺是吾人性根無有泯昧時卽天命之不已者也人從無始劫以來便受五濁六鑿之累自性常埋沒不顯故須識此惺惺之體以惺惺不昧之功存之○學者不知一念之差已爲瞶之徒也故視得志之人負於國家往往竊嘆之豈知

己之汲汲營利是其植根而得志之時不過成就結裹之耳。○
吾身喜幾動而一念和氣充襲於人。人於我了無間隔。覺有忻
忻向榮之意。此便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若值怒時。眼前
暴氣充塞。父子兄弟情意阻間不通。俱作惡念相向。此便是桀
紂帥天下以暴而民不從。

明經方本菴先生學漸

方學漸字達卿。號本菴。桐城人也。少而嗜學。長而彌散。老而不
懈。一言一動。一切歸而證諸心。為諸生祭酒二十餘年。領歲薦。
棄去。從事於講學。見世之談心。往往以無善無惡為宗。有憂焉。
進而証之於古。遡自唐虞。及於近世。摘其言之有關於心者。各
拈數語。以見不覩不聞之中。有莫見莫顯者。以為萬象之主。非
空然無一物者也。然先生之言。煞是有病。夫心體本空。而其中
有主宰乎。是者乃天之降衷。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也。渣滓盡
化。復其空體。其為主宰者。即此空體也。若以為虛中有實。岐虛
實而二之。豈心體之本然哉。故先生以不學不慮。理所固然。欲
亦有之。但當求之於理。不當求之於不學不慮。不知良知良能
之不學不慮。此繼善之根也。人欲之卒然而發者。是習熟之心

爲之。豈不學不慮乎。先生欲辨無善無惡心之體。而自墮於有善有惡心之體矣。是皆求實於虛之過也。先生受學於張旣山。耿楚侗。在泰州一派。別出一機軸矣。以下不

心學宗

人心道心非謂心有二也。危高大也。人心之量本自高大。其中道理則極精微。心危而微。故謂之中。何以執之。必也惟精乎。精於求微。乃充滿其惟危之量。而道始歸於一。一則中矣。此允執厥中之旨也。談道之士。慕高大而忽精微。必至於蕩而多岐矣。此理在天爲明命。在人爲明德。顯然共見。無所用隱也。人自弗之顧耳。○文王敬止者。非止以事。止以心也。一心發之爲仁。敬孝慈信。是一止而衆止。五者根於一止。則衆止總一止矣。○理無上下。學乎下。所以達乎上。中人以上。可以語上。謂其悟上於下之內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謂其慕上於下之外也。○陰陽以理言。故謂之道。此道生生毫無殺機。故曰善。得此而成性。其善可知。此君子之道也。理寓於氣。氣不能不殊。得氣之偏者。

所見亦偏。仁者以道爲仁，智者以道爲智。得氣之濁者，日用乎道而不知其爲道，故性善之理不明於天下。而知道者鮮矣。知者德之知，非見聞之知也。物者吾心所接之物，非泛言天下之物也。格正也，去不正以歸於正也。致知者非可以空虛想像而致，在正其所接之物，使各當於理而得其宜焉，則致知有實功矣。○上天之載，大德敦化，實有爲之載者，藏於無聲無臭之中，非無聲無臭之爲載也。君子敬信篤恭，實有是德，涵於人所不見之中，非徒不顯而已也。○孟子指理義根於心，而後之人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此異說所由起也。或問物理者何，曰：物在外，物之理在心，提吾心則能物物，是理在心而不在物也。○心出於理則放心入於理則存，求放心者常存仁義而已。○心外無性，心外無天，一時盡心則一時見性天，一事盡心則一事見

性天，無時無處不盡心，則無時無處不見性天，存之養之，常盡心而已矣。天壽修身，純於盡心而已矣。此孔門之心法也。○仁義禮智根於心，異端以心爲空，是無根也。○誠者善之本體，幾者誠之發用，本體既善，發用亦善，但既發則其善有過有不及，就其過不及名之爲惡，是善本嫡派，惡乃孽支，善其本來，惡則半途而來，非兩物相對而出也。○識仁則見本原，然非一識之後，別無工夫，必勿忘勿助，誠敬存之，則識者永識，實有諸身，不然此心終奪於物欲，雖一時有識，祇爲虛見，而不能實有諸身矣。○灑掃應對是下，灑掃應對之心是上。○心要在腔子裏，腔子天理也。○根本是未發之枝葉，枝葉是已發之根本，但見冲漠無朕，不見其中有萬象之根，是謂根本無枝葉，後來欲芟枝葉以還根本也，可乎。○張子所謂大其心，卽孟子盡其心也。大

者非馳騫空虛。但視天下無非我而已。盡者非窮極分量。但隨在不有我而已。仲尼之道。盡於忠恕。忠恕則大其心矣。盡其心矣。與天地萬物相流通。而性天現前矣。○性具於心。謂之道心。善學者求道於心。不求道於事物。善事心者。日用事物皆心也。○此理涵於物先。流於物後。超於物外。貫於物中。自今求之。其在物先。物外者不可測。而在物後。物中者有可見。因其可見。求其不可測。因物後以知物先。因物中以知物外。切實易簡。所謂中庸之學也。今之學者異於是。以物後爲迹。而元想於物之先。以物中爲粗。而馳騫於物之外。見以爲高也。而日用則疎矣。○主一者主於理也。不主於理。但空其心。以事來不亂。物去不留。爲心之妙境。而揆事應物。不免失則。惡在爲聖人之學乎。○慎獨者。聖學之要。當其燕居獨處之時。內觀本體。湛然惺然。此天

理也。存理而欲自退。是第一著工夫。內觀此中。稍有染著。此人欲也。檢察欲念。從何起根。掃而去之。復見本體。遏欲以還理。是第二著工夫。兩者交修。乃慎獨之全功也。○流行者氣也。主宰者理也。知理之爲主。則知從事於氣者之非學矣。○未萌之先。誰爲防之。方萌之際。誰爲克之。唯天理爲之主。時時提醒。則人欲自去。中庸大學非有二功。所謂格物者。不過於應物時戒慎恐懼。求當於天理而已矣。○虛靈中有理爲事之根。奈何以虛靈爲無乎。集註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今學者刪之曰。明德者。虛靈不昧之德也。刪去理字。則無體。刪去事字。則無用。但云虛靈不昧。則混於釋氏靈明之說。而非大學之本旨矣。○理無常形。此心至當處。卽天理也。然有欲中之理。有理中之欲。循理則苦心。亦天然。從欲則適

情亦安排非致知者孰能識之。○良知純任天理世有真實而不盡合於天理者其真實所發祇成自私自利而非天命人心之本然若夫誠則明明則誠良知即真實真實即良知。○聖賢曰心異端亦曰心相似而難辨說者以爲本體同而作用不同天下豈有一根而穀莠兩出者乎蓋心一而見殊學始岐於天下人之觀心猶觀天管窺則天管牖窺則天牖登泰山而後見天之大大不可測仰而睨之曰太清太虛不知清虛天之象也非天之所以爲天也唯聖人獨觀清虛之宰而曰誠者天之道曰於穆不已曰大哉乾元夫不已之誠所稱繼善非乎是一元之理百物之所生也四時之所運也天之所以爲天也唯心亦然觀心於一曲管牖之窺也其小者也八荒我闡泰山之眺乎眺而不得八荒之際還而內顧莫可端倪則以爲不覩不聞至

矣夫心之不可覩聞也從其觀於外也蓋有莫見莫顯者藏於不覩不聞之中所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是也從外而觀亦淺之乎其觀者烏覩心之所以爲心哉彼異端者雖亦曰明心不明乎善而空之則見以爲心者謬矣王龍溪天泉証道記以無善無惡心之體爲陽明晚年之密傳陽明大賢也其於心體之善見之真論之確蓋已素矣何乃晚年臨別之頃頓易其素不顯示而密傳倘亦有所附會而失真歟

桐川語錄

南臯輯宗儒語畧欲學者由茲直證本心夫以諸儒之語証吾心不若以吾心証吾心之爲真也以吾心之所發還而証吾心之所存以吾心之所存出而証吾心之所發乃所爲真也執隣之影索隣之神則眩執吾之影索吾之神則亦眩况執隣影証

吾神而索之乎。君子所以貴自得也。孟子以不慮之知不學之能爲良，亦指不學不慮之最善者而言。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卒然而感，自然而應，皆不假於慮學。從理根而發，是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乃其發見之真切者。至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亦非慮而知學而能，但從欲根而發，不得爲良知良能。凡言良者，重於善，非重於不慮不學。卽慮知學能而善，亦謂之良可也。○知其所由由而能知，乃爲聖學。若求知於所由之外，則墮於虛見而非知行合一之知矣。○道形上器形下，謂器不能該乎道者，非也。凡人所學總屬之下，莫載莫破，皆下也。其理不可見聞，則上也不徒曰上而曰形上，形卽器也。安得求道於器之外乎。○天理人欲原無定名，以其有條理謂之理，條理之自然謂之天，動於情識謂之欲。情識感於物，謂之人。故天理而滯焉，卽

理爲欲，人欲而安焉，卽欲爲理。凡欲能蔽其心，而理則心之良也。○心者人之神，居中應外，至虛而至實者也。楞嚴七徵歸於無著之地，彼以空立教，巧設辨難，卒歸於空，以爲明心。其實祇見一偏耳。夫心無在而無不在，唯無不在則七徵莫非心之所在。惟無在則偏於無著之地，亦非心之所在。○徐令問知行並進，聖人之學也。何獨重良知乎。曰：君侯稱知縣，不稱行縣，何也。易曰：乾以易知，良知乾道也。行特知之實事耳。二氏皆言心也，而所見於心者異，皆言性也。而所見於性者異，皆一也。而所見爲一者異，皆靜也。而靜中所見者異，人心合有無隱顯而一之。儒者見心之全體，故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釋氏見心之空，不見空之所有，故於人道一切掃而空之。老氏見心之虛，不見虛之所含，故推天下國家而外之。譬之天，儒見天之全，空虛

是天四時百物皆是天釋老但知天爲空虛遂以四時百物爲幻妄所見固不同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儒言性善是見性之本原性本善故位育總歸於善釋以空爲性雖謂山河大地皆佛性其意悉歸之空老氏鍊神還虛則又以氣之清虛者爲性見益淺矣儒所謂一者理也釋所謂一者空也老氏守一則守中耳守一滯於氣歸一溺於空總著一偏孰若一理貫通萬事變化不測而無所偏乎陽明曰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儒之靜主於理釋之靜則寂滅而枯槁老之靜則專氣致柔反矯天理而去之然則三家之言雖均之心性均之一均之靜而其旨則霄壤矣

郎中何克齋先生祥

何祥號克齋四川內江人官至正郎初事南野於太學大洲謂之曰如南野汝當執贄專拜爲師可也先生如其言南野笑曰予官太學卽師也何更以贄爲先生謂太學生徒衆矣非此不足以及見親切也南野乃受之凡南野大洲一言一動先生必籍記之以爲學的京師講會有拈識仁定性者先生作爲講義皆以良知之旨通之大洲有詩贈之云君辭佳麗地來補昔巢居予亦同方侶高懸合軼車已指用里訣新註紫陽書灼艾消殘病紉衣返太初忌形非避俗覲體卽真如荷蒞種已大杞苗耘正疏烟波用無盡棹笠溪有餘願附元真子扁舟縱所如先生之學雖出於大洲而不失儒者矩矱耿定力曰大洲法語危言砭人沉痾先生溫辭粹論輔人參苓其使人反求而自得本心

一也。

何克齋講學

爲學在求放心。如思慮過去未來事都是放心。但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善學了。○人只是一個心。心只是一箇志。此心推行得去便是盛德大業。故自古上士不患不到聖賢。患此心不存。不患做不出功業。患此心不見道耳。○人於良心上用則聰明日增。於機心上用則聰明日減。○祥問南野師曰。良知卽是志。若起心動念却是妄。曰。志不是起心動念。志是明之果。確處。○南野師謂祥曰。謂一貫如繩引珠。然繩自繩。珠自珠。是兩物。不足以明一貫。又謂以一貫萬然。一與萬亦有對待。不足以明一貫。夫子蓋言吾道只是一件。曾子以忠恕明之。說者謂忠是一。恕是貫。非也。忠恕只是一心。如冬時思量父母寒。便能度親之心去做溫的道理。夏熱亦如是。忠恕如何分得。而已矣。是貫

字之義凡日用倫物皆此忠恕再無他道又謂曾子學久然後聞此亦不然史記曾子少孔子四十九歲逮孔子卒時只二十四歲耳則聞一貫方在年少之時蓋此道必體立而後用行未有學於用而得之者學者初學便當知此一貫學方得不差○大洲先生出城過生舍家兄問養生先生笑曰莫怕死人之壽甚長時祥聞之知先生別有所指也問曰此道體不息也工夫如何用先生曰適見公聽得分明只此聽得明底便是工夫祥悟曰道不遠人聽聰者是工夫不用安排自然者是自此不復騎驢覓驢矣○大洲先生曰學者先須識得良知本體○又曰能居敬則舉動自不輕易而所行自簡矣

通解論學書

昨所解明道先生識仁書雖章意頗明然解中未及仁之源頭

處蓋求仁須識得源頭則發用流行處自昧不得所謂源頭先儒已明言之矣橫渠張子云虛者仁之源康節邵子云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真張子所謂虛邵子所謂虛明覺處乃仁之源頭也欲識此源頭須端坐澄心默察此心虛明本體識得虛明本體卽是仁體卽是未發之中矣所謂靜亦定者此也由此隨感而應疾痛之事感而惻隱生不義之事感而羞惡生交際感而恭敬生善惡感而是非生千變萬化莫非仁之用也故曰義禮智信皆仁也又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非仁也然用未嘗離了虛明本體如明鑑之應物妍媸畢見空體自如此卽動亦定也故程子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但於靜中識得箇源頭動處方得不迷耳白沙先生云學者須於靜中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所謂端倪者非虛明之呈露乎然須識得心之本

體原自虛明。非是人爲做出來的。靜坐時只歇下雜念。本體自見。切莫將心作虛明想。若將心作虛明想。卽此想念。反障虛明矣。程子因人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答云。旣思卽是已發矣。正謂此也。然欲歇妄念。不可強制。但只常常猛著精神。不使昏沉。妄念自歇。何者。真心是主。妄念是客。主常在。客安能久停。故妄念起時。良知自覺。一覺妄息。當體虛明。象山陸子云。知非則本心自復。又何用強制乎。古云。不怕念起。惟恐覺遲。朱子亦云。警覺操存。反其昏妄。此則用工之要也。然妄念旣覺之時。不當復計前妄。若旣覺而計妄。則卽此計念。不離於妄。是以妄追妄。妄念愈不停矣。古人譬之無風起波。正謂此也。夫旣已息妄。又不計妄。此時之心。靜定清明。如太虛一般。旣無體質。亦無邊際。此則心之本體。卽當安汝止矣。不當舍此更求真也。若更

起心求真。卽起求之心。是又一妄矣。無起求心。當下虛明本體。卽得到此。又不得著此虛明之意象也。若著此意象。亦屬妄想。執此爲工夫。是認賊做子。以病爲藥。何日得見本來面目乎。透此一關。漸識心體。卽此隨感而應。莫非此體。所謂一以貫之也。然於妄念未免乘間而起。比之靜時。尤爲心害。何也。靜坐之時。妄念雖萌。猶未臨境。故雖起。易滅。應物之時。念與境交易。於染著故一起難滅。於此尤當加研幾之功。故忿心初起。則必懲。慾心初動。則必窒。見善則必遷。有過則必改。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求自慊而後已。如是則克己工夫。無間於動靜。妄念始不能爲心害矣。濂溪周子有云。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至哉言也。聖學工夫。不越是矣。舍是則虛談矣。識之識之。然此學人多不講。縱講之。亦不肯奮然向往以求。

自得。蓋緣未辨世間真假。故逐假迷真耳。此正受病之原也。吾將有以明之。孟子不云乎。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邵子亦云。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自餘安足言。是知心性也者。體無加損。爲天地根。非至真乎。孟子又云。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是知名利也者。予奪由人。等於浮雲。不亦假乎。世人倒見。認假爲真。決性命以赴之。卒老不悔。不知天下有至貴至富。不加不損。無子無奪。而異乎彼者。顧舍之不求。不亦可哀耶。汝宜高著明眼。於此真假路頭。明辨決斷。一意惟真是求。不得不止。則真假不惑。念頭自清。前之所謂妄念者。漸消釋矣。妄消真復。便識得仁體。反身可誠。而樂莫大焉矣。便能性定。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而合天地之常矣。至此則天下。何以尚之。不此之務。乃悠悠而與。

世之無志者。耽著眼前虛花。便執以爲究竟之事。豈不可惜。豈不可惜。汝資稟篤實強毅。辨此非難。從此決志未晚也。工夫依此做去。當有悟處。勉之勉之。

給事祝無功先生世祿

祝世祿字延之號無功鄱陽人由進士萬曆乙未考選爲南科給事中當緒山龍溪講學江右先生與其群從祝以直惟敬祝介卿翁壽爲文麓之會及天臺倡道東南海內雲附景從其最知名者則新安潘去華蕪陰王德孺與先生也去華初入京師雖親講會不知爲學之方先生隨方開釋稍覺拘迫輒少寬之旣覺心懈輒鞭策之終不爲之道破使其自得先生謂吾人從有生來習染纏絆毛髮骨髓無不受病縱朋友善攻人過亦難枚舉惟是彼此互相虛下開一條受善之路此真洗滌腸胃良劑故終身不離講席天臺以不容已爲宗先生從此得力身在心中一語實發先儒所未發至謂主在道義卽蹈策士之機權亦爲妙用此非儒者氣象乃釋氏作用見性之說也古今功業

如天空鳥影以機權而幹當功業所謂以道殉人遍地皆糞土

祝子小言

學者不論造詣先定品格須有鳳凰翔於千仞氣象方可商求此一大事不然渾身落世情窠臼中而因人起名因名起義輒號於人曰學何異濯纓泥滓之渦振衣風塵之路冀還純白無有是處○患莫患於不自振洪範六極弱居一焉一念精剛如弛忽張風飛雷動奮迅激昂群疑以亾諸欲以降百行以昌更有何事○世之溺人久矣吾之志所以度吾之身不與風波滅沒者也操舟者柁不使去手故士莫要於持志○元來無窮上天下地往古來今總游我無窮之中自終日視萬色而視不匱耳終日聽萬聲而聽不匱口終日言萬緒而言不匱身終日動萬應而動不匱是何物者耶奈何立志不堅覲體不親將此無窮者以瓦礫委之歟故曰宇宙未嘗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學在知所以用力不見自心力將何用。試觀不識一字凡夫。臨不測之淵。履欲墮之崖。此時此心。惺惺翌翌。不著纖毫。入聖微機。政復如是。不則逐名義而捉意會。爲力彌勞。去道彌遠。○學人恒言用心。用心實難。祇用耳目。爾日光萬古長圓。月受日光三五缺焉。心與耳目之用似之。○見人不是。諸惡之根。見己不是。萬善之門。○儒者論是非。不論利害。此言非也。是非利害自有真。真是而真。利應真。非而真。害應以此提衡。古今如鼓。答桴未有爽者。○人知縱欲之過。不知執理之過。執理是是非種子。是非是利害種子。理本虛圓。執之太堅。翻成理障。不縱欲。亦不執理。恢恢乎虛己以游世。世孰能戕之。○謬見流傳。心在身中。身中直一團心耳。原來身在心中。天包地外。身地也。心天也。海起浮漚。身漚也。心海也。未有此身。先有此心。幻身滅後。妙明不

滅。所以孔子許朝聞而夕可。莊生標薪盡而火傳。○天之運。川之流。木之華。鳥之韻。目之盼。鼻之息。疾痛之呻吟。豈因名義爲之。自有不能已也。吾志吾道。乃因人爲起滅。不名爲志。○問內持一念。外修九容。可以爲學乎。曰唯唯。否否。念不可持也。容可修而不可修也。仁守莊蒞。知實先之。弗然者。妄持一念。賈胡襲燕石之珍。徒飭九容。徘徊優作王公之狀。爲僞而已矣。○德輶如毛。非以毛比德也。知德不徹。有這一絲在。便損全力。須是悟到無聲無臭處。○問所存者神。曰情識不生。如空如水。問所過者化。曰雁度長空。影落寒水。雁無畱迹。水無畱影。○人必身與心相得。而後身與世亦相得。不然。身與心爲讐。將舉身與世亦相讐。得則俱得。讐則俱讐。讐苦之趣也。得樂之符也。學不二境。乃見學力。肅之乎賓友之念。忽之乎衆庶之臨。得之乎山水之間。

失之乎衽席之上。吾甚耻之。○中庸非有二也。識此理而保任之。爲戒慎恐懼之中庸。識此理而玩弄之。爲無忌憚之中庸。○王新建在事業有佐命之功。在學問有革命之功。蓋支離之說。漫灌入人心髓久矣。非有開天闢地大神力大光明。必不能爲吾道輯此法輪。○大人無多伎倆。只不失其赤子之心。若曰擴而充之。便蛇足矣。然則本體外更無工夫乎。曰大人原無本體。赤子自有功夫。○石中有火。擊之乃見。乍見孺子入井。莫不怵惕惻隱之心。孟子特於石火見處點之。欲人因擊之火。悟火在石中。不擊亦有火。擊之火。火之可見者也。不擊之火。火之不可見者也。見可見之火。不過見火之形。見不可見之火。而後見火之性。○雲白山青。川行石立。花迎鳥笑。谷答樵謳。萬境自閒。人心自閒。○恒言學問。蓋有學必有問。問由學生也。每見友朋相

聚。不切身從自家神理不通。功夫做不去。處討求。而低眉緘口。叉手齊足。壇場冷落。於是或拈話柄。或掉書囊。設爲問目。其問不必關於學。其答不必關於問。浪問浪答。徒長一番游談惡習。何益底裏事。○學者漫自隨人言句轉。且只道本體是什麼物。工夫是如何下。原來本體自不容己。不容己處。是工夫。若以工夫存本體。是猶二之。○權勢之門。其利害入幕之客。不能見。而千里之外見之。仁義之門。其是非摠衣之士。不能定。而百世之下定之。○作用須觀其所主。所主在道義。卽路跡策士之機權。亦爲妙用。所主在權利。卽依心聖人之名教。祇爲借資矣。○古人言句還之古人。今人言句還之今人。自家如何道。道得出。是名真信。真信者無不信。一信忽斷。百疑道不出。方發真疑。真疑者無乎不疑。百疑當得一信。○學莫病於認識作知。知與識疑

而致甚遠。知從性生。識從習起。知渾識別。知化識留。嬰兒視色而不辨爲何色。聞聲而不辨爲何聲。夫知視知聽。知也。辨色辨聲。識也。非知也。真知之體。卽能辨。不加不能辨。不損也。

明儒學案卷三十五終

明儒學案卷三十六

泰州五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潤叅閱

尚寶周海門先生汝登

周汝登字繼元。別號海門。崑縣人。萬曆丁丑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歷兵吏二部郎官。至南京尚寶司卿。先生有從兄周夢秀。聞道於龍溪先生。因之遂知向學。已見近溪七日。無所啓請。偶問如何是擇善固執。近溪曰。擇了這善而固執之者也。從此便有悟入。近溪嘗以法苑珠林示先生。先生覽一二葉。欲有所言。近溪止之。令且看去。先生竦然若鞭背。故先生供近溪像。節日必祭。事之終身。南都講會。先生拈天泉證道一篇。相發明。許敬菴言。無善無惡。不可爲宗。作九諦以難之。先生作九解以伸其

說以爲善且無惡更從何容無病不須疑病惡旣無善不必再立頭上難以安頭本體著不得纖毫有著便凝滯而不化大旨如是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原與性無善無不善之意不同性以理言理無不善安得云無善心以氣言氣之動有善有不善而當其藏體於寂之時獨知湛然而已亦安得謂之有善有惡乎且陽明之必爲是言者因後世格物窮理之學先有乎善者而立也乃先生建立宗旨竟以性爲無善無惡失却陽明之意而曰無善無惡斯爲至善多費分疏增此轉轍善一也有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求直截而反支離矣先生九解只解得人爲一邊善源於性是有根者也故雖戕賊之久而忽然發露惡生於染是無根者也故雖動勝之時而忽然銷隕若果無善是堯不必存桀亦可亾矣儒釋之判端在於此先生之無善無惡卽釋氏之所謂空也後來顧涇陽馮少墟皆以無善無惡一言排摘陽明豈知與陽明絕無干與故學陽明者與議陽明者均失陽明立言之旨可謂之繭絲牛毛乎先生教人貴於直下承當嘗忽然謂門人劉塙曰信得當下否塙曰信得先生曰然則汝是聖人否塙曰也是聖人先生喝之曰聖人便是聖人又多一也字其指點如此甚多皆宗門作用也

証學錄

王調元述泰州唐先生主會每言學問只在求個下落如何是
 下落去處曰當下自身受用得著便是有下落若止懸空說去
 便是無下落○人到諸事沉溺時能迴光一照此一照是起死
 迴生之靈丹○今人乍見孺子入井必然驚呼一聲足便疾行
 行到必然挽住此豈待為乎此豈知有善而行之者乎故有目
 擊時事危論昌言者就是只一呼拯民之溺八年於外者就是
 只疾行哀此災獨者就是只一挽此非不足彼非有餘此不安
 排彼不意必一而已矣今人看得目前小事業大忽却目前著
 意去做事業做得成時亦只是霸功小道○此心一刻自得便
 是一刻聖賢一日自得便是一日聖賢常常如是便是終身聖
 賢○洪舒民問認得心時聖賢與我一般但今人終身講學到

底只做得鄉人何也。曰：只是信不及耳。汝且道今日滿堂問答詠歌，一種平心實意與杏壇時有二乎？曰：無有二也。曰：如此則何有鄉人之疑？曰：只爲他時便不能如是。曰：違則便覺依舊不違。曰：常常提起方可。曰：違則提起不違，提個什麼？○問：天根月窟。曰：汝身渾是太極，念頭初萌纔發，此問便是月窟。問處寂然，念慮俱忘，便是天根。寂而萌萌而寂，便是天根。月窟之往來萬事萬化，皆不外此。處處皆真頭頭是道，這便是三十六宮都是春。○熊念塘言世界缺陷，吾人當隨分自足，心方寬泰。曰：自心缺陷，世界缺陷，自心滿足，世界滿足，不干世界事。○一物各具一太極者，非分而與之之謂。如一室千燈，一燈自有一燈之光，彼此不相假借，是爲各具萬物統體。一太極者，非還而合之之謂。如千燈雖異，共此一燈之光，彼此毫無間異，是爲統體。○問

理氣如何分別？曰：理氣雖有二名，總之一心。心不識不知處，便是理。纔動念慮，起知識，便是氣。雖至塞乎天地之間，皆不越一念。曰：心何便是理？如視是心，而視所當視，有視之理當循。聽是心，而聽所當聽，有聽之理當循。心豈便是理乎？曰：此正學問竅要，不可不明。信如所言，則是心外有理，理外有心矣。凡人視所不當視，聽所不當聽，聲色牽引得去，皆知識累之也。知識念而視聽聰明，卽心卽理，豈更有理爲心所循耶？曰：理必有氣，心之知識可無耶？曰：卽理卽氣，所謂浩然之氣是也。不識知之識，知所謂赤子之心是也。非槁木死灰之謂。曰：動處是氣，靜處是理。否？曰：靜與動對，靜亦是氣。曰：人睡時有何知識？曰：無知識，何能做夢？曰：不做夢時如何？曰：昏沉卽是知識，無著便是理。○問：此事究竟如何？曰：心安穩處是究竟。○問：學力只是起倒，奈何？曰：

但恐全不相干。無有起倒可言。今說有個起便自保任。有個倒
便好扶植。莫自諉自輕。○問亦偶有所見。而終不能放下者何。
曰。汝所見者是知識。不是真體。曰。只此坐飲時。如何是知識。如
何是真體。曰。汝且坐飲。切莫較量。一起較量。便落知識。但念知
識。莫問真體。

個事從人。妄度量。那知家計本尋常。祇將渴飲饑餐事。說向君

前笑一場。

寄鄒南阜

論心半月剡江頭。歸去翺翔興未休。來往只應明月伴。孤懸千

古不曾收。

送淳之

梧桐葉葉動高風。一放豪吟寥廓中。萬疊雲山森滿目。憑誰道

取是秋空。

秋空

水邊林畔老幽棲。衣補遮寒飯療饑。一種分明眼前事。勞他古

聖重提撕。

老吟

良宵樽酒故人同。小艇沿回島嶼空。看月不勞人重指。渾身都

在月明中。

泛舟石潭

九解

南都舊有講學之會。萬曆二十年。前後名公畢集。會講尤盛。一
日拈舉天泉証道一篇。相與闡發。而座上許敬菴公。未之深肯。
明日。公出九條目。命曰九諦。以示會中。先生爲九解復之。天泉
宗旨益明。具述於左云。

諦一云。易言元者善之長也。又言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書言德
無常師。主善爲師。大學首提三綱。而歸於止至善。夫子告哀公
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
七篇大旨。道性善而已。性無善無不善。則告子之說。孟子深闢

之聖學源流歷歷可考而知也。今皆捨置不論。而一以無善無惡爲宗。則經傳皆非。

維世範俗。以爲善去惡爲隄防。而盡性知天。必無善無惡爲究竟。無善無惡卽爲善去惡而無跡。而爲善去惡。悟無善無惡。而始真。教本相通。不相悖。語可相濟。難相非。此天泉證道之大較也。今必以無善無惡爲非然者。見爲無善。豈慮入於惡乎。不知善且無而惡更從何容。無病不須疑病。見爲無惡。豈疑少却善乎。不知惡旣無而善不必再立。頭上難以安頭。故一物難加者。本來之體。而兩頭不立者。妙密之言。是爲厥中。是爲一貫。是爲至誠。是爲至善。聖學如是而已。經傳中言善字固多。善惡對待之善。至於發心性處。善率不與惡對。如中心安仁之仁。不與忍對。主靜立極之靜。不與動對。大學善上加一至字。尤自可見。蕩

蕩難名爲至治。無得而稱爲至德。他若至仁至禮等。皆因不可名言。擬議而以至名之。至善之善。亦猶是耳。夫惟善不可名言。擬議未易識認。故必明善乃可誠身。若使對待之善。有何難辨。而必先明乃誠耶。明道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悟此益可通於經傳之旨矣。解一。

諦二云。宇宙之內。中正者爲善。偏頗者爲惡。如水炭黑白。非可以私意增損其間。故天地有貞觀。日月有貞明。星辰有常度。嶽峙川流有常體。人有真心。物有正理。家有孝子。國有忠臣。反是者爲悖逆。爲妖怪。爲不祥。故聖人教人。以爲善而去惡。其治天下也。必賞善而罰惡。天之道亦福善而禍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自古及今。未有能違者也。而今曰無

善無惡則人將安所趨舍者歟。

曰中正曰偏頗皆自我立名自我立見不干宇宙事以中正與偏頗對是兩頭語是增損法不可增損者絕名言無對待者也。天地貞觀不可以貞觀爲天地之善日月貞明不可以貞明爲日月之善星辰有常度不可以常度爲星辰之善嶽不以峙爲善川不以流爲善人有真心而莫不飲食者此心飲食豈以爲善乎物有正理而鳶飛魚躍者此理飛躍豈以爲善乎有不孝而後有孝子之名孝子無孝有不忠而後有忠臣之名忠臣無忠若有忠有孝便非忠非孝矣賞善罰惡皆是可使由之邊事慶殃之說猶禪家談宗旨而因果之說實不相礙然以此論性宗則粗悟性宗則趨舍二字是學問大病不可有也解二諦三云人心如太虛元無一物可著而實有所以爲天下之大

本者在故聖人名之曰中曰極曰善曰誠以至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皆此物也善也者正中純粹而無疵之名不雜氣質不落知見所謂人心之同然者也故聖賢欲其止之而今曰無善則將以何者爲天下之大本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且不能無主而况於人乎。

說心如太虛說無一物可著說不雜氣質不落知見已是斯旨矣而卒不放捨一善字則又不虛矣又著一物矣又雜氣質又落知見矣豈不悖乎太虛之心無一物可著者正是天下之大本而更曰實有所以爲天下之大本者在而命之曰中則是中與太虛之心二也太虛之心與未發之中果可二乎如此言中則曰極曰善曰誠以至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等皆以爲更有一物而不與太虛同體無惑乎無善無惡之旨不相入以此

言天地是爲物不貳失其至矣解三

諦四云人性本善自蔽於氣質陷於物欲而後有不善然而本善者原未嘗泯滅故聖人多方誨迪使反其性之初而已祛蔽爲明歸根爲止心無邪爲正意無僞爲誠知不迷爲致物不障爲格此徹上徹下之語何等明白簡易而今日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是無善無惡之意知是無善無惡之知物是無善無惡之物則格致誠正工夫俱無可下手處矣豈大學之教專爲中人以下者設而近世學者皆上智之資不待學而能者歟人性本善者至善也不明至善便成蔽陷反其性之初者不失赤子之心耳赤子之心無惡豈更有善耶可無疑於大人矣心意之物只是一個分別言之者方便語耳下手工夫只是明善明則誠而格致誠正之功更無法上中根人皆如是學舍是而

言正誠格致頭腦一差則正亦是邪誠亦是僞致亦是迷格亦是障非明之明其蔽難開非止之止其根難拔豈大學之所以教乎解四

諦五云古之聖賢秉持世教提撕人心全靠這些子秉彝之良在故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惟有此秉彝之良不可殘滅故雖昏愚而可喻雖強暴而可馴移風易俗反薄還淳其操柄端在於此奈何以爲無善無惡舉所謂秉彝者而抹殺之是說倡和流傳恐有病於世道非細

無作好無作惡之心是秉彝之良是直道而行著善著惡便作好作惡非直矣喻昏愚馴強暴移風易俗須以善養人以善養人者無善之善也有其善者以善服人喻之馴之必不從如昏

愚強暴何如風俗何至所謂世道計則請更詳論之蓋凡世上學問不立之人病在有惡而閉藏學問用力之人患在有善而執著閉惡者教人爲善去惡使有所持循以免於過惟彼著善之人皆世所謂賢人君子者不知本自無善妄作善見捨彼取此拈一放一謂誠意而意實不能誠謂正心而心實不能正象山先生云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以其害心者而事心則亦何由誠何由正也夫害於其心則必及於政與事矣故用之成治效止驩虞而以之撥亂害有不可言者後世若黨錮之禍雖善人不免自激其波而新法之行卽君子亦難盡辭其責其究至於禍國家殃生民而有不可勝痛者豈是少却善哉范滂之語其子曰我欲教汝爲惡則惡不可爲教汝爲善則我未嘗爲惡蓋至於臨刑追考覺無下落而天下方且耻不與黨效尤未休

真學問不明而認善字之不徹其蔽乃一至此故程子曰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爲不知道嗟乎使諸人而知道則其所造就所康濟當更何如而秉世教者可徒任其所見而不喚醒之將如斯世斯民何哉是以文成於此指出無善無惡之體使之去縛解粘歸根識止不以善爲善而以無善爲善不以去惡爲究竟而以無惡証本來夫然後可言誠正實功而收治平至效蓋以成就君子使盡爲臯夔稷契之佐轉移世道使得躋黃虞三代之隆上有不動聲色之政而下有何有帝力之風者舍茲道其無由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者無善無惡之效也嗟乎文成茲旨豈特不爲世道之病而已乎解五

諦六云登高者不辭步履之難涉川者必假舟楫之利志道者

必竭修爲之力。以孔子之聖。自謂下學而上達。好古敏求。忘食忘寢。有終其身而不能已者焉。其所謂克己復禮。閑邪存誠。洗心藏密。以至於懲忿窒慾。改過遷善之訓。昭昭洋洋。不一而足也。而今皆以爲未足取法。直欲頓悟無善之宗。立躋聖神之地。豈退之所謂務勝於夫子者邪。在高明醇謹之士。著此一見。猶恐其涉於疎畧而不情。而况天資魯鈍。根器淺薄者。隨聲附和。則吾不知其可也。

文成何嘗不教人修爲。卽無惡二字。亦足竭力一生。可嫌少乎。旣無惡而又無善。修爲無迹。斯真修爲也。夫以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以至原憲克伐怨欲之不行。豈非所謂竭力修爲者。而孔子皆不與其仁。則其所以敏求。忘食與夫復禮而存誠。洗心而藏密者。亦自可思。故知修爲自有真也。陽明使人學孔子之真。

學疎畧不情之疑過矣解六

諦七云。書曰。有其善。喪厥善。言善不可矜而有也。先儒亦曰。有意爲善。雖善亦粗。言善不可有意而爲也。以善自足。則不弘而天下之善。種種固在。有意爲善。則不純。而古人爲善。常惟日不足。古人立言。各有攸當。豈得以此病彼。而概目之曰無善。然則善果無可爲爲善亦可已乎。賢者之疑過矣。有善喪善。與有意爲善。雖善亦私之言。正可証無善之旨。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謂實有種種善在天下。不可也。吉人爲善。爲此不有之善。無意之善而已矣。解七。

諦八云。王文成先生致良知宗旨。元與聖門不異。其集中有云。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卽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又

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學聖人者期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又曰善念存時卽是天理。立志者常立此善念而已。此其立論至爲明析。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蓋指其未發廓然寂然者而言之。而不深惟大學止至善之本旨亦不覺其矛盾於平日之言。至謂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則指點下手工夫亦自平平切實。而今以心意知物俱無善惡可言者竊恐其非文成之正傳也。

致良知之旨與聖門不異。則無善惡之旨豈與致良知異耶。不慮者爲良。有善則慮而不良矣。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旣指未發廓然寂然處言之。已發後豈有二耶。未發而廓然寂然已發亦只是廓然寂然。知未發已發不二。則知心意知物難以分析。

而四無之說一一皆文成之祕密。非文成之祕密吾之祕密也。何疑之有。於此不疑方能會通其立論宗旨。而工夫不謬。不然以人作天認欲爲理。背文成之旨良多矣。夫自生矛盾以病文成之矛盾不可也。解八。

諦九云龍溪王子所著天泉橋會語以四無四有之說判爲兩種法門。當時緒山錢子已自不服。易不云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神明默成蓋不在言語授受之際而已。顏子之終日如愚曾子之真積力久此其氣象可以想見。而奈何以元言妙語便謂可接上根之人。其中根以下之人又別有一等說話。故使之扞格而不通也。且云汝中所見是傳心祕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今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世時豈容復祕。嗟乎信斯言也。文成發孔子之所未發而龍溪子在

顏子明道之上矣。其後四無之說，龍溪子談不離口，而聰明之士亦人人能言之。然而聞道者竟不知爲誰氏，竊恐天泉會語畫蛇添足，非以尊文成，反以病文成。吾儕未可以是爲極則。○人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二等，所以語之亦殊。此兩種法門，發自孔子，非判自王子也。均一言語而信則相接，疑則扞格。自信自疑，非有能使之者。蓋授受不在言語，亦不離言語。神明默成正存乎其人，知所謂神而明，默而成，則知顏子之如愚，曾子之真積，自有入微之處。而云想見氣象，抑又遠矣。聞道與否，各宜責歸自己，未可疑人，兼以之疑教。至謂顏子明道所不敢言等語，自覺過高，然要之論學話頭，未足深怪。孟子未必過於顏閔，而公孫丑問其所安，絕無遜讓，直曰：始舍是而學孔子，曹交未足比於萬章輩。而孟子教以堯舜，不言等待，而直言誦言行行。

是堯而已，然則有志此事，一時自信得及，誠不妨立論之高，承當之大也。若夫四無之說，豈是鑿空自創，究其淵源，實千聖所相傳者。太上之無懷，易之何思，何慮，舜之無爲，禹之無事，文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無意，無我，無可無，不可，子思之不見，不動，無聲，無臭，孟子之不學，不慮，周子之無靜，無動，程子之無情，無心，盡皆此旨，無有二義。天泉所證，雖陽明氏且爲祖述，而况可以龍溪氏當之也耶。雖然，聖人立教，俱是應病設方，病盡方消，初無實法。言有非真，言無亦不得已。若惟言是泥，則何言非礙，而不肖又重以言，或者更增蛇足之疑，則不肖之罪也。夫解九

文簡陶石簣先生望齡

陶望齡字周望號石簣會稽人也萬曆己丑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轉太子中允右諭德兼侍講妖書之役四明欲以之陷歸德江夏先生自南中主試至境造四明之第責以大義聲色俱厲又謂朱山陰曰魚肉正人負萬世惡名我寧紹將不得比於人數矣苟委之不救陶生願棄手板拜疏與之同死皆俛首無以應故沈郭之得免與語者李九我唐抑所法語者則先生也已告歸踰年起國子祭酒以母病不出未幾卒諡文簡先生之學多得之海門而汎濫於方外以爲明道陽明之於佛氏陽抑而陰扶蓋得其彌近理者而不究夫毫釐之辨也其時湛然澄密雲悟皆先生引而進之張皇其教遂使宗風盛於東浙其流之弊則重富貴而輕名節未必非先生之過也然先生於妖

書之事犯手持正全不似佛氏舉動可見禪學亦是清談無關邪正蓋其爲學始基原從儒術後來雖談元說妙及至行事仍舊用著本等心思如蘇子瞻張無垢皆然其於禪學皆淺也若是張天覺純以機鋒運用便無所不至矣

石簣論學語

妄意以隨順真心任諸緣之並作爲行持觀萬法之自無爲解脫自覺頗爲省便○知事理不二卽易欲到背塵合覺常光現前不爲心意識所使卽不易伊川康節臨命時俱得力若以見解論恐當代諸公儘有高過者而日逐貪嗔已不免縱任求生死得力不亦難乎古人見性空以修道今人見性空以長慾可嘆已與焦弱疾○學求自知而已儒皆津筏邊事到則舍矣不肖雖愚昧然灼知倫物卽性道不敢棄離亦不敢以此誤人願先生勿慮也與徐魯源○堂皇之雜選簿領之勤勞時時大用顯行但小有厭心忽心因觸而動恚心因煩而起躁心卽是習氣萌生處卽是學不得力處損之又損覺祛除稍易時卽得力時也與余舜仲○我朝別無一事可與唐宋人爭衡所可跨踰其上者惟此種

學問出於儒紳中為尤奇偉耳。與何越觀○吾輩心火熠熠思量分別殆無間歇行而不及知知而不及禁非心體本來如是蓋緣此路行得太熟耳今以生奪熟以真奪妄非有純一不已之功何異杯水當與薪之火哉然所謂工夫者非是起心造意力與之爭只是時時念念放下去放不得自然須有著到。與弟我明○百姓日用處即聖神地位處聖神地位處即學者入手處何者無思無為不容有二也。與弟美○正嘉以還其賢者往往以琴張曾皙之見談顏氏之學而人亦窺見行之不揜以求所謂不貳者而未盡合於是言足以明矣而不信信矣而不免於疑諸君子者宜亦有責焉。鄧文藻序○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事事而道道也事事則道妨事道道則事妨道不知事者道之事道者事之道道之外必無事事之外必無道不可二也是道也堯謂之中孔謂

之仁至陽明先生揭之曰良知皆心而已中也仁也心之微稱乎詔之以中而不識何謂中詔之以仁而不識何謂仁故先生不得已曰良知良知者心之圖繪也猶不識火而曰炎也不識水而曰濕也體用內外理事道器精粗微顯皆舉之矣。勳賢祠記○夫自私用智生民之通蔽也自私者存乎形累用智者紛乎心害此未達於良知之妙也混同萬有昭察天地靈然而獨運之謂知離聞泯觀超絕思慮寂然而萬應之謂良明乎知而形累捐矣明乎良而心害遺矣。陽明祠記○今之談學者多以忻厭為戒然予以忻厭猶痛癢也平居無疾小小痛癢便非調適若麻木痿痺之人正患不知痛癢耳稍知則醫者相慶矣。書扇

太學劉冲倩先生塙

劉塙字靜主號冲倩會稽人賦性任俠慨然有四方之志所至尋師問友以意氣相激發人爭歸附之時周海門許敬菴楊復所講學於南都先生與焉周楊學術同出近溪敬菴則有異同無善無惡之說許作九諦周作九解先生合兩家而刻之以求歸一而海門契先生特甚曰吾得冲倩而不孤矣受教兩年未稱弟子一日指點投機先生曰尙覺少此一拜海門卽起立曰足下意真比時輩不同先生下拜海門曰吾期足下者遠不可答拜及先生歸海門授以六字曰萬金一諾珍重先生報以詩曰一笑相逢日何言可復論千金唯一諾珍重自師門先生雖辨香海門而一時以理學名家者鄒南臯李儲山曹真子焦弱侯趙儕霍孟連洙丁敬與無不叅請識解亦日進海門主盟越

中先生助之接引後進學海門之學者甚衆而以入室推先生然流俗疾之如讐亦以信心自得不加防檢其學有以致之也先生由諸生入太學七試場屋不售而卒葉水心曰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爲狠疾人矣不能不致嘆於先生也

證記

與人露聲色卽聲色矣聲色可以化導人乎臨事動意氣卽意氣矣意氣可處分天下事乎○何者爲害求利是已何者爲苦尋樂是已何者爲怨結恩是已釋氏之火裏開蓮不過知得是火便名爲蓮矣有身在火上而不猛力避之者乎其不猛力避者猶恐認火作土耳○人只向有光景處認本體不知本體無光景也人只向有做作處認工夫不知工夫無做作也○當下信得及更有何事聖賢說知說行止不過知此行此無剩技矣只因忒庸常忒平易轉令人信不及耳力足舉千鈞之鼎矣有物焉其小無內而轉窘於力之無可用明足察秋毫之末矣有物焉其大無外而轉束於明之無可入○名節吾道之藩籬斯語大須味舍名節豈更有道只著名節不可耳○世極深極險

矣。我只淺易。世極奇極怪矣。我只平常。世極濃極艷矣。我只淡泊。世極崎極曲矣。我只率直。允若茲。不惟不失我。而世且無奈我何。○問安身立命。畢竟在何處。曰。一眼看去。不見世間有非自家有。是世間有得自家有。失處安立之而已矣。○本來平易。不著些子做手。方可耐久。○揣事情中。毛髮而不墮。機智。通人情。淡骨髓。而不落照沫。此爲何物。○聖人之於世也。宥之而已矣。君子之於俗也。耐之而已矣。○人當逆境時。如犯弱症。纔一舉手。便風寒乘虛而入。保護之功最重大。却最輕微。○言尤之媒也。既已有言矣。自僅可寡尤。而不能無尤。無尤其默乎。行悔之根也。既已有行矣。自僅可寡悔。而不能無悔。無悔其靜乎。○說易諸家。舊傳心別有門。但看乾動處。總只用純坤。○四大聚散。生死之小者也。一念離合。生死之大者也。忘其大而惜其小。

此之謂不知生死。○平平看來。世間何人處不得。何地去不得。只因我自風波。便惹動世間風波。莫錯埋怨世間。○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不向人分上求化也。化我而已矣。天下無不可處之事。不向事情上求處也。處我而已矣。○無暴其氣。便是持志工夫。若離氣而言持志。未免捉捏虛空。○心到明時。則境亦是心。○與人終日酬酢。全要保得自己一段生意。不然意思綢繆。禮文隆腆。而一語之出。懷許多顧忌。一語之入。起許多猜疑。皆殺機也。

主政唐一菴先生樞

侍郎蔡白山先生汝楠

侍郎許敬菴先生孚遠

恭定馮少墟先生從吾

文選唐曙臺先生伯元

端潔楊止菴先生時喬

文定王順渠先生道

明儒學案卷三十七

甘泉一

姚江黃宗羲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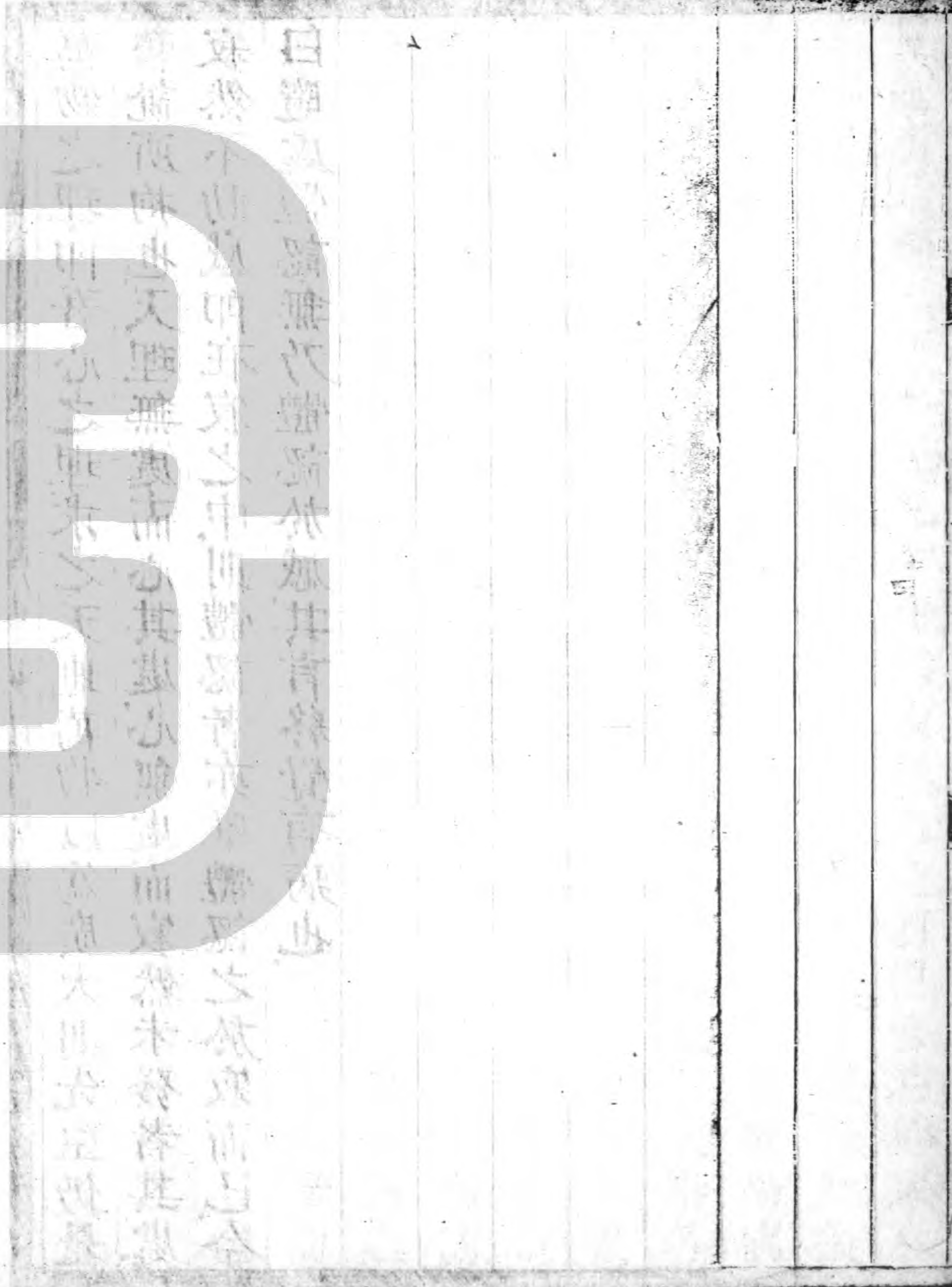
故城賈潤參閱

文簡湛甘泉先生若水

湛若水字元明號甘泉廣東增城人從學於白沙不赴計偕後以母命入南雍祭酒章楓山試晬面盎背論奇之登弘治乙丑進士第初楊文忠張東白在闈中得先生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為也拆名果然選庶吉士擢編修時陽明在吏部講學先生與呂仲木和之久之使南安冊封國王正德丁亥奉母喪歸廬墓三年卜西樵為講舍士子來學者先令習禮然後聽講興起者甚眾嘉靖初入朝陞侍讀尋陞南京祭酒禮部侍郎歷南京禮吏兵三部尚書致仕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白沙

明倫彙編卷三十一
一
從遊者殆徧天下。年登九十。猶爲南嶽之遊。將過江右。鄒東廓戒其同志曰。甘泉先生來。吾輩當獻老而不乞言。毋輕有所論辨也。庚申四月丁巳卒。年九十五。先生與陽明分主教事。陽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隨處體認天理。學者遂以王湛之學各立門戶。其間爲之調停者。謂天理卽良知也。體認卽致也。何異何同。然先生論格物條陽明之說。四不可。陽明亦言隨處體認天理爲求之於外。是終不可強之使合也。先生大意謂陽明訓格爲正訓。物爲念頭。格物是正念頭也。苟不加學問思辨行之功。則念頭之正否未可據。夫陽明之正念頭。致其知也。非學問思辨行。何以爲致。此不足爲陽明格物之說。病。先生以爲心體萬物而不遺。陽明但指腔子裏以爲心。故有是內而非外之誚。然天地萬物之理。實不外於腔子裏。故見心之廣大。若以天地

萬物之理。卽吾心之理。求之天地萬物。以爲廣大。則先生仍是舊說所拘也。天理無處而心其處。心無處而寂然未發者。其處寂然不動。感卽在寂之中。則體認者。亦唯體認之於寂而已。今曰隨處體認。無乃體認於感。其言終覺有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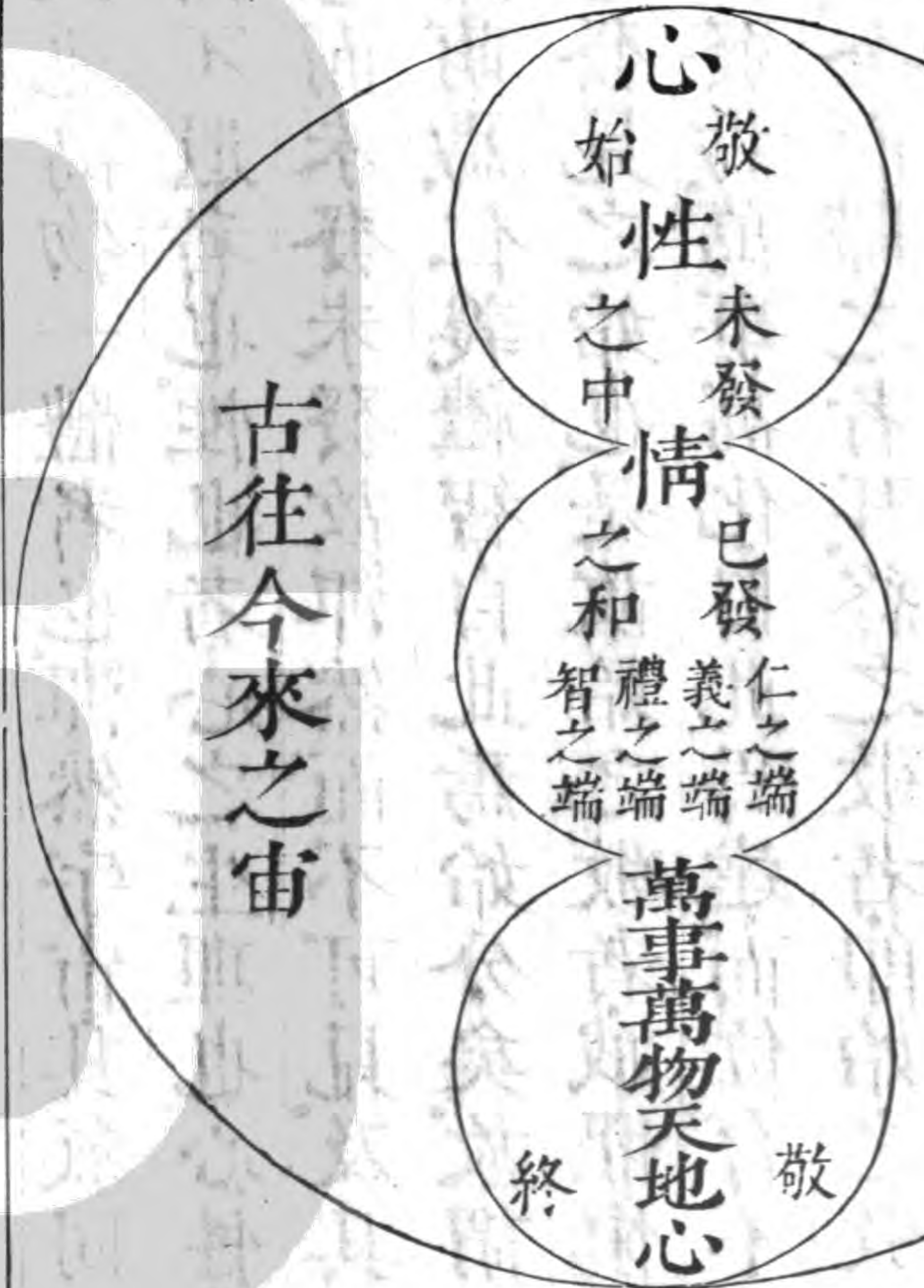
湛甘泉心性圖說

附圖

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宇宙其氣同也。心也者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者也。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性非二也。譬之穀焉。具生意而未發。未發故渾然而不可見。及其發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萌焉。仁義禮智自此焉始分矣。故謂之四端。端也者始也。良心發見之始也。是故始之敬者。戒懼慎獨以養其中也。中立而和發焉。萬事萬化自此焉達。而位育不外是矣。故位育非有加也。全而歸之者耳。終之敬者。即始之敬而不息焉者也。曰何以小圈。曰心無所不貫也。何以大圈。曰心無所不包也。包與貫實非二也。故心也者。包乎天地萬物之外。而貫夫天地萬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天地無內外。心亦無內外。極言之耳矣。故謂內為本心。而外天地萬事以為心者。小之為心也甚矣。

上下四方之宇

古往今來之宙



求放心篇

孟子之言求放心。吾疑之。孰疑之。曰。以吾之心而疑之。孰信哉。信吾心而已耳。吾常觀吾心於無物之先矣。洞然而虛。昭然而靈。虛者。心之所以生也。靈者。心之所以神也。吾常觀吾心於有物之後矣。窒然而塞。憤然而昏。塞者。心之所以死也。昏者。心之所以物也。其虛焉。靈焉。非由外來也。其本體也。其塞焉。昏焉。非由內往也。欲蔽之也。其本體固在也。一朝而覺焉。蔽者。徹虛而靈者。見矣。日月蔽於雲。非無日月也。鑑蔽於塵。非無明也。人心蔽於物。非無虛與靈也。心體物而不遺。無內外。無終始。無所放處。亦無所放時。其本體也。信斯言也。當其放於外。何者在內。當其放於前。何者在後。何者求之。放者。一心也。求者。又一心也。以心求心。所為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祇益亂耳。況能有存耶。夫欲

心之勿蔽莫若寡欲寡欲莫若主一

甘泉論學書

格物之義以物為心意之所著。凡意只恐人舍心求之於外。故有是說。不肖則以為人心與天地萬物為體。心體物而不遺。認得心體廣大。則物不能外矣。故格物非在外也。格之致之心。又非在外也。於物若以為心意之著見。恐不免有外物之疾。與陽

○學無難易。要在察見天理。知天之所為。如是涵養變化氣質。以至光大爾。非杜撰以相罔也。於夫子川上之嘆。子思鳶魚之說。及易大人者。天地合德處見之。若非一理同體。何以云然。故見此者。謂之見易。知此者。謂之知道。是皆發見於日用事物之間。流行不息。百姓日用不知。要在學者察識之耳。涵養此知識。要在主敬無間動靜也。寄王純甫

○學者之病。全在三截兩截。不成

片段。靜坐時自靜坐。讀書時又自讀書。酬應時又自酬應。如人身血氣不通。安得長進。元來只是敬上理會未透。故未有得力處。又或以內外為二而離之。吾人切要只於執事敬用功。自獨處。以至讀書酬應。無非此意。一以貫之。內外上下。莫非此理。更有何事。吾儒開物成務之學。異於佛老者。此也。答徐日仁

○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宇宙間只是一氣充塞。流行與道為體。何莫非有。何空之云。雖天地弊壞。人物消盡。而此氣此道亦未嘗亾。則未嘗空也。寄陽明

○古之論學。未有以靜為言者。以靜為言者。皆禪也。故孔門之教。皆欲事上求仁。動靜著力。何者。靜不可以致力。纔致力。即已非靜矣。故論語曰。執事敬。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中庸戒慎恐懼。慎獨。皆動以致其力之方也。何者。靜不可見。苟求之。靜焉。駸駸乎入於荒忽寂滅之中矣。故善學

者必令動靜一於敬敬立而動靜渾矣此合內外之道也答余督學

○從事學問則心不外馳即所以求放心如子夏博學篤志切

問近思仁在其中者非謂學問之外而別求心於虛無也答仲鵬

○心存則有主有主則物不入不入則血氣矜忿窒礙之病皆

不為之害矣大抵至緊要處在執事敬一句若能於此得力如

樹根著土則風雨雷霆莫非發生此心有主則書册山水酬應

皆吾致力涵養之地而血氣矜忿窒礙久將自消融矣答陳惟浚○

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如車兩輪夫車兩輪同一車也行則

俱行豈容有二而謂有二者非知程學者也鄙見以為如人行

路足目一時俱到涵養進學豈容有二自一念之微以至於事

為講習之際涵養致知一時並在乃為善學也故程子曰學在

知所有養所有○朱元晦初見延平甚愛程子渾然同體之說

延平語云要見理一處却不難只分殊處却難又是一場鍛鍊

也愚以為未知分殊則亦未知理一也未知理一亦未必知分

殊也二者同體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體夫此也敬義

無內外也皆心也而云內外者為直方言之耳皆同上○執事敬

最是切要徹上徹下了一了百了致知涵養此其地也所謂致知

涵養者察見天理而存之也非二事也答鄧瞻兄弟○明道所言存

久自明何待窮索須知所存者何事乃有實地首言識得此意

以誠敬存之知而存也又言存久自明存而知也知行交進所

知所存皆是一物其終又云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大段要

見得這頭腦親切存之自不費力耳答方西樵○夫學不過知行知

行不可離又不可混說命曰學於古訓而後有獲知之非艱行

之惟艱中庸必先學問思辨而後篤行論語先博文而後約禮

孟子知性而後養性始條理者知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程子知所有而養所有先識仁而以誠敬存之若僕之愚見則於聖賢常格內尋下手庶有自得處故隨處體認天理而涵養之則知行並進矣答顧善溪○道無內外內外一道也心無動靜動靜一心也故知動靜之皆心則內外一內外一又何往而非道合內外混動靜則澄然無事而後能止故易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止之道也夫不獲其身必有獲也不見其人必有見也言有主也夫然後能止復王宜○夫所謂支離者二之之謂也非徒逐外而忘內謂之支離是內而非外者亦謂之支離過猶不及耳必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一以貫之乃可免此答陽明○夫學以立志爲先以知本爲要不知本而能立志者未之有也立志而不知本者有之矣非真志也志立而知本焉其於聖

學思過半矣夫學問思辨所以知本也知本則志立志立則心不放心不放則性可復性復則分定分定則於憂怒之來無所累於心性無累斯無事矣苟無其本乃憧憧乎放心之求是放者一心求之者又一心也則情熾而益鑿其性性鑿則憂怒之累無窮矣答鄭啓範○格者至也卽格於文祖有苗之格物者天理也卽言有物舜明於庶物之物卽道也格卽造詣之義格物者卽造道也知行並進學問思辨行皆所以造道也故讀書親師友酬應隨時隨處皆求體認天理而涵養之無非造道之功誠正修工夫皆於格物上用家國天下皆卽此擴充無兩段工夫此卽所謂止至善嘗謂止至善則明德親民皆了者此也如是方可講知至孟子深造以道卽格物之謂也自得之卽知至之謂也居安資深逢原卽修齊治平之謂也答陽明○夫至虛者心

也。非性之體也。性無虛實說甚靈耀。心具生理故謂之性。性觸物而發故謂之情。發而中正故謂之真情。否則偽矣。道也者中正之理也。其情發於人倫日用不失其中正焉。則道矣。勿忘勿助其間則中正處也。此正情復性之道也。復鄭啓範○謹獨格物其實一也。格物者至其理也。學問思辨行所以至之也。是謂以身至之也。所謂窮理者如是也。近而心身遠而天下。暫而一日久而一世只是格物一事而已。格物云者體認天理而存之也。答陳宗○所云至一是至一個中與至一是至天理之說相類。然至一便是無一物。若至中天理則又多了中與天理。即是二矣。但至一則中與天理自在其中矣。答鄧格略○明德新民全在止至善上用功。知止能得即是知行合一。乃止至善之功。古之欲明明德二節反復推到格物上。意心身都來格物上用功。上文知止

定安即其功也。家國天下皆在內。元是一段工夫。合外內之道更無七段八段。格物者即至其理也。意心身於家國天下隨處體認天理也。所謂致者意心身至之也。世以想像記誦為窮理者遠矣。寄陳惟浚○集者如虛集之集。能至敬則眾善歸焉。勿忘勿助敬之謂也。故曰敬者德之聚也。此即精一工夫。若尋常所謂集者乃於事事上集無乃義襲耳。此內外之辨也。然能至敬則事事無不在矣。今更無別法。只於勿忘勿助之間調停為緊要耳。答問集義○本末只是一氣擴充。此生意在心為明德。在事為親民。非謂靜坐而明德及長然後應事以親民也。一日之間開眼便是應事。即親民。自宋來儒者多分兩段。以此多陷支離。自少而長。豈有不應事者。應事而為枝葉。皆是一氣擴充。答陳康涯○天地至虛而已。虛則動靜皆虛。故能合一。恐未可以至靜言。○虛

實同體也。佛氏岐而二之，已不識性，且求去根塵，非得真虛也。世儒以佛氏爲虛無，烏足以及此。○格物卽止至善也。聖賢非有三事，自意心身至家國天下，無非隨處體認天理。體認天理卽格物也。蓋自一念之微，以至事爲之著，無非用力處也。陽明格物之說，以爲正念頭，旣於後面正心之說爲贅。又况如佛老之學，皆自以爲正念頭矣。因無學問思辨行之功，隨處體認之實，遂併與其所謂正者一齊錯了。以上答王宜學○陽明謂隨處體認天理是求於外，若然則告子義外之說爲是，而孟子長之者義乎之說爲非。孔子執事敬之教爲欺我矣。程子所謂體用一元顯微無間，格物是也。更無內外。蓋陽明與吾看心不同，吾之所爲心者，體萬物而不遺者也。故無內外。陽明之所謂心者，指腔子裏而爲言者也。故以吾之說爲外。答楊少默○以隨處體認爲求

之於外者，非也。心與事應，然後天理見焉。天理非在外也。特因事之來，隨感而應耳。故事物之來，體之者心也。心得中正，則天理矣。人與天地萬物一體，宇宙內卽與人不是二物。故宇宙內無一事一物合是人，少得底。○云敬者，心在於是而不放之謂。此恐未盡。程子云：主一之謂敬。主一者，心中無有一物也。故云：一。若有一物，則二矣。勿忘勿助之間，乃是一。今云心在於是而不放，謂之勿忘，則可矣。恐不能不滯於此事，則不能不助也。可謂之敬乎。○程子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故古本以修身說格物。今云格物者，事當於理之謂也。不若云隨處體認天理之盡也。體認兼知行也。當於理是格物後事。故曰：物格而後知至。云敬而後當於理，敬是格物工夫也。○聖賢之學，元無靜存動察相對，只是一段工夫。凡所用功，皆是動處。蓋

動以養其靜。靜處不可著力，才著力便是動矣。至伊川乃有靜坐之說，又別開一個門面。故僕誌先師云：孔孟之後，若更一門，蓋見此也。○勿忘勿助，只是說一個敬字。忘助皆非心之本體。此是心學最精密處，不容一毫人力。故先師又發出自然之說。至矣。來論忘助二字，乃分開看。區區會程子之意，只作一時一段看。蓋勿忘勿助之間，只是中正處也。學者下手，須要理會自然工夫，不須疑其為聖人熟後事，而姑為他求。蓋聖學只此一個路頭，更無別個路頭。若尋別路，終枉了一生也。答聶文蔚○明道看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象。山在人情事變上用工夫。三先生之言，各有所為而發，合而觀之，合一用功，乃盡也。所謂隨處體認天理者，隨未發已發，隨動隨靜，蓋動靜皆吾心之本體。體用一原故也。若謂靜未發為本體。

而外已發而動以為言，恐亦岐而二之也。

答子孟

○石翁名節道

之藩籬者，云藩籬耳，非即道也。若謂即道，然則東漢之名節，晨

門荷蕢之高尚，皆為得道耶？蓋無其本也。

答王順渠

○天理二字聖

賢大頭腦處，若能隨處體認真，見得則日用間，參前倚衡，無非

此體在人涵養以有之於已耳。

上白沙先生

答陽明王都憲論格物

兩承手教格物之論，足認至愛。然僕終有疑者，疑而不辨之，則不可。欲辨之，亦不可。不辨之，則此學終不一。而朋友見責，王宜學則曰：講求至當之歸，先生責也。方叔賢則亦曰：非先生辨之，其誰也？辨之則稍以兄喜同，而惡異是已。而忽人，是已。而忽人，則已自聖，而人言遠矣。而陽明豈其然乎？乃不自外而僭辨之，蓋兄之格物之說，有不敢信者。四自古聖賢之學，皆以天理為

頭腦以知行爲工夫。兄之訓格爲正。訓物爲念頭之發。則下文誠意之意卽念頭之發也。正心之正卽格也。於文義不亦重複矣乎。其不可一也。又於上文知止能得爲無承於古本下節以修身說格致爲無取。其不可二也。兄之格物訓云正念頭也。則念頭之正否亦未可據。如釋老之虛無。則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諸相。無根塵。亦自以爲正矣。楊墨之時皆以爲聖矣。豈自以爲不正而安之。以其無學問之功而不知所謂正者乃邪而不自知也。其所自謂聖乃流於禽獸也。夷惠伊尹。孟子亦以爲聖矣。而流於隘與不恭。而異於孔子者。以其無講學之功。無始終條理之實。無智巧之妙也。則吾兄之訓徒正念頭。其不可者三也。論學之最始者。則說命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周書則曰學古入官。舜命禹則曰惟精惟一。顏子述孔子之教則曰博文約

禮。孔子告哀公則曰學問思辨篤行。其歸於知行並進。同條共貫者也。若如兄之說。徒正念頭。則孔子止曰德之不修可矣。而又曰學之不講何耶。止曰默而識之可矣。而又曰學而不厭何耶。又曰信而好古。敏求者何耶。子思止曰尊德性可矣。而又曰道問學者何耶。所講所學所好所求者何耶。其不可者四也。考之本章旣如此。稽之往聖。又如彼。吾兄確然自信。而欲人以必從。且爲聖人復起。不能易者。豈兄之明有不及此。蓋必有蔽之者耳。若僕之鄙說。似有可采者。五。訓格物爲至其理。始雖自得。然稽之程子之書。爲先得同然一也。考之章首。止至善卽此也。上文知止能得爲知行並進。至理工夫。二也。考之古本。下文以修身申格致。爲於學者極有力。三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程子則曰致知在所養。養知在寡欲。以涵養寡欲。訓格物正合古本。

以修身申格物之旨爲無疑四也。以格物兼知行其於自古聖訓學問思辨篤行也。精一也。博約也。學古好古信古也。修德講學也。默識學不厭也。尊德性道問學也。始終條理也。知言養氣也。千聖千賢之教爲不謬五也。五者可信而吾兄亦不省焉。豈兄之明有不及此。蓋必有蔽之者耳。僕之所以訓格者。至其理也。至其理云者。體認天理也。體認天理云者。兼知行合內外言之也。天理無內外也。陳世傑書報吾兄疑。僕隨處體認天理之說。爲求於外。若然。不幾於義外之說乎。求卽無內外也。吾之所謂隨處云者。隨心隨意隨身隨家隨國隨天下。蓋隨其所寂所感時耳。一耳寂則廓然大公。感則物來順應。所寂所感不同。而皆不離於吾心中正之本體。本體卽實體也。天理也。至善也。物也。而謂求之外可乎。致知云者。蓋知此實體也。天理也。至善也。

物也。乃吾之良知良能也。不假外求也。但人爲氣習所蔽。故生而蒙長而不學則愚。故學問思辨篤行諸訓。所以破其愚去其蔽。警發其良知良能者耳。非有加也。故無所用其絲毫人力也。如人之夢寐。人能喚之醒耳。非有外與之惺也。故格物則無事矣。大學之事畢矣。若徒守其心而無學問思辨篤行之功。則恐無所警發。雖似正實邪。下則爲老佛楊墨。上則爲夷惠伊尹是也。何者。音曾參芸瓜。誤斷其根。父建大杖擊之。死而復甦。曾子以爲無所逃於父爲正矣。孔子乃曰。小杖受。大杖逃。乃天理矣。一事出入之間。天人判焉。其不可講學乎。詰之者則曰。孔子又何所學。心焉耳矣。殊不知孔子至聖也。天理之極致也。仁熟義精也。然必七十乃從心所欲不踰矩。人不學則老死於愚耳矣。若兄之聰明非人所及。固不敢測。然孔子亦嘗以學自力以不

學自憂矣。今吾兄望高位崇其天下之士所望風而從者也。故術不可不慎。教不可不中正。兄其圖之。兄其圖之。則斯道可興。此學可明矣。若兄今日之教。僕非不知也。僕乃嘗迷方之人也。且僕獲交於兄。十有七年矣。受愛於兄。亦可謂深矣。嘗愧有懷而不盡吐。將爲老兄之罪人。天下後世之歸咎。乃不自揣其分。傾倒言之。若稍有可采。乞一俯察。若其謬妄。宜擯斥之。吾今可
以默矣。謹啓。

語錄

衝問舜之用中與回之擇乎中庸。莫亦是就自己心上斟酌調停。融合人心天理否。先生曰。用中擇中庸。與允執厥中。皆在心上。若外心性何處討中。事至物來。斟酌調停者。誰耶。事物又不曾帶得中來。故自堯舜至孔顏。皆自心學。○盤問日用切要工

夫道通曰。老先生之教。惟立志煎銷習心。體認天理之三言者。最爲切要。然亦只是一事。每令盤體而熟察之。久而未得其所。以合一之義。敢請明示。先生曰。此只是一事。天理是一大頭腦。千聖千賢。共此頭腦。終日終身。只是此一大事。更無別事。立志者。志乎此而已。體認是工夫。以求得乎此者。煎銷習心。以去其害此者。心只是一個好心。本來天理完完全全。不待外求。顧人立志與否耳。孔子十五志於學。卽志乎此也。此志一立。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直至不踰矩。皆是此志變化貫通。只是一志。志如草木之根。具生意也。體認天理如培灌此根。煎銷習心如去草。以護此根。貫通只是一事。○心問如何可以達天德。道通云。只體認天理之功。一內外兼動靜。徹始終。一息不容少懈。可以達天德矣。○盤問何謂天德。何謂王道。道通謂君且理會慎

獨工夫來。敢問慎獨之與體認天理。果若是同與。先生曰。體認天理與謹獨。其功夫俱同。獨者。獨知之理。若以爲獨知之地。則或有時而非中正矣。故獨者。天理也。此理惟己自知之。不但暗室屋漏。日用酬應。皆然。慎者。所以體認乎此而已。若如有得。便是天德。便卽有王道。體用一原也。○一友問。何謂天理。衝答曰。能戒慎恐懼者。天理也。友云。戒慎恐懼。是工夫。衝曰。不有工夫。如何得見天理。故戒慎恐懼者。工夫也。能戒慎恐懼者。天理之萌動也。循此戒慎恐懼之心。勿忘勿助而認之。則天理見矣。熟焉如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王之翼翼。卽無往而非天理也。故雖謂戒慎恐懼爲天理可也。今或不實下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之功。而直欲窺見天理。是之謂先獲後難。無事而正。卽此便是私意遮蔽。烏乎得見天理耶。先生曰。戒慎恐懼。是工夫。所不

覩不聞。是天理。工夫所以體認此天理也。無此功夫。焉見天理。○舜臣謂正應事時。操存此心。在身上作主宰。隨處體認吾心。身天理。真知覺得吾心。身生生之理氣。所以與天地宇宙生生之理氣。脗合爲一體者。流動於腔子。形見於四體。被及於人物。遇父子。則此生生天理爲親。遇君臣。則此生生天理爲義。遇師弟。則此生生天理爲敬。遇兄弟。則此生生天理爲序。遇夫婦。則此生生天理爲別。遇朋友。則此生生天理爲信。在處常則此生生天理爲經。在處變則此生生天理爲權。以至家國天下。華彝四表。蒞官行法。班朝治軍。萬事萬物。遠近巨細。無往而非吾心。身生生之理氣。根本於中。而發見於外。名雖有異。而只是一個。生生理氣。隨感隨應。散殊見分焉耳。而實非有二也。卽此便是義以方外之功。卽此便是物來順應之道。而所以行天下之達

道者在是焉。愚見如此。未審是否。先生曰：如此推得好。自隨處體認以下。至實非有二也。皆是可見未應時。只一理。及應事時。纔萬殊。中庸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正爲此。後儒都不知不信。若大公順應敬直義方。皆合一道理。宜通上章細玩之。體用一原。○一友問：察見天理。恐言於初學。難爲下手。衝答曰：夫子之說科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天理二字。是就人所元有者指出。以爲學者立的耳。使人誠有志於此。而日加體認之功。便須有見。若其不能見者。不是志欠真切。便是習心障蔽。知是志欠真切。只須責志。知爲習心障蔽。亦只責志。卽習心便消。而天理見矣。○先生曰：天理二字。人人固有。非由外鑠。不爲堯存。不爲桀亾。故人皆可以爲堯舜。途之人可以爲禹。同有此耳。故途之人之心。卽禹之心。禹之心。卽堯舜之心。總是一心。更無二心。

蓋天地一而已矣。記云：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古今宇宙內。只同此一個心。豈有二乎。初學之與聖人。同此心。同此一個天理。雖欲強無之。又不得。有時見孺子入井。見餓殍過宗廟。到墟墓。見君子與夫。夜氣之息。平日之氣。不知不覺萌動出來。遏他又遏不得。有時志不立。習心蔽障。又忽不見了。此時節。蓋心不存故也。心若存時。自爾見前。唐人詩亦有理到處。終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須要得其門。所謂門者。勿忘勿助之間。便是中門也。得此中門。不患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責志去習心是矣。先須要求此中門。○一友患天理難見。衝對曰：須於心目之間。求之。天理有何影形。只是這些虛靈意思。平鋪著在。不容你增得一毫。減得他一毫。輕一毫不得。重一毫亦不得。前一步不得。却一步亦不得。須是自家理會。先生曰：看得儘好。不增不減。不輕

不重不前不却便是中正。心中正時，天理自見。難見者在於心上功夫未中正也。但謂天理有何形影是矣。又謂只是這些虛靈意思平鋪著在，恐便有以心爲天理之患。以知覺爲性之病，不可不仔細察。釋氏以心之知覺爲性，故云蠢動含靈莫非佛性，而不知心之生理乃性也。平鋪二字無病。○乎先問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敬也。所謂必有事焉者也。勿忘勿助，是調停平等之法。敬之方也。譬之內丹焉，不覩不聞其丹也。戒慎恐懼以火養丹也。勿助勿忘，所謂文武火候。然否？先生曰：此段看得極好，須要知所謂其所不覩，其所不聞者何物事。此卽道家所謂真種子也。故其詩云：鼎內若無真種子，如將水火煮空鑪。試看吾儒真種子安在？尋得見時，便好下文文武火也。勉之勉之。○衝嘗與仲木伯載言學，因指雞母爲喻云：雞母抱卵時，全體精神

都只在這幾卵上。到得精神用足後，自化出許多雞雛來。吾人於天地間萬事萬化，都只根源此心。精神之運用何如耳。呂陸以爲然。一友云：說雞母精神都在卵上，恐猶爲兩事也。此又能補衝言所不逮者。先生曰：雞卵之譬，一切用功正要如此。接續許大文王只是緝熙敬止。雞抱卵少間斷，則這卵便孵了。然必這卵元有種子方可。若無種的卵，將來抱抱之，雖勤亦孵了。學者須識種子方不枉了工夫。何謂種子？卽吾此心中這一點生理，便是靈骨子也。今人動不動只說涵養，若不知此生理，徒涵養個甚物。釋氏爲不識此種子，故以理爲障，要空要滅。又焉得變化？人若不信聖可爲，請看無種子雞卵如何抱得成雛子。皮毛骨血形體全具，出殼來都是一團仁意，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精神在卵內不在抱之者，或人之言亦不可廢也。明道先生言

學者須先識仁。○衝問儒釋之辨。先生曰。子可謂切問矣。孟子之學。知言養氣。首欲知詖淫邪遁之害心。蓋此事第一步生死路頭也。往年曾與一友辨此。渠云。天理二字。不是校仙勘佛得來。吾自此遂不復講。吾意謂天理。正要在此歧路上辨。辨了。便可泰然行去。不至差毫釐而謬千里也。儒者在察天理。佛者反以天理爲障。聖人之學。至大至公。釋者之學。至私至小。大小公私。足以辨之矣。昨潘稽勳。石武選。亦嘗問此。吾應之曰。聖人以天地萬物爲體。卽以身當天地萬物。看何等廓然大公。焉得一毫私意。凡私皆從一身上起念。聖人自無此。以是無意必固我之私。若佛者。務去六根六塵。根塵指耳目口鼻等爲言。然皆天之所以與我。不能無者。而務去之。卽已一身亦奈何。不得不免有意必固我之私。猶強謂之無我耳。何等私小。二子聞言。卽悟。

歎。今日乃知如此。先正未嘗言到。○或問學貴煎銷習心。心之習也。非固有也。形而後有者也。外鑠而中受之也。如秦人之悍也。楚人之詐也。心之習於風氣者也。處富而鄙吝。與處約而好侈靡者。心之習於居養者也。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煎銷也者。煉金之名也。金之精也。有汚於鉛者。有汚於銅者。有汚於糞土之侵蝕者。非鍊之不可去也。故金必百鍊而後精。心必百鍊而後明。先生曰。此說得之。認得本體。便知習心。習心去而本體完全矣。不是將本體來換了習心。本體元自在。習一心蔽之。故若不見耳。不然見赤子入井。便如何膨發出來。故煎銷習心。便是體認天理功夫。到見得天理時。習心便退聽。如煎銷鉛銅。便是鍊金。然必須就鑪錘。乃得鍊之之功。今之外事。以求靜者。如置金於密室。不就鑪錘。雖千萬年也。只依舊是頑雜的金。○衝

未發之中唯聖人可說得。若是聖人而下，都是致和底工夫。然所謂和者，不戾於中之謂。乃是就情上體貼此中出來。中立而和生也。到得中常在時，雖併謂之致中和亦可也。然否？先生曰：道通所謂情上體貼此中出來一句，與中立而和生皆是。其餘未精致中和，乃修道立教之功用。道至中和極矣，更又何致耶？若以未發之中爲聖人分上，致和工夫爲聖人而下，學者分上則又欠明了。所不睹不聞，卽未發之中也。道之體也。學者須先察識此體，而戒慎恐懼以養之，所謂養其中也。中立而和生焉。若謂自然，而中則惟聖可能也。若功夫，則正是學者本源緊要處。動以養其靜，道通徒見戒慎恐懼字，以爲致和耳。○或問：認思慮寧靜時爲天理，爲無我爲天地萬物一體，爲鳶飛魚躍，爲活潑潑地，自以爲灑然者，因言遇動輒不同，何也？衝應之曰：譬

之行舟，若這個舟風恬浪靜時，或將就行得。若遇狂風迭浪，便去不得也。要去須得柁柄在手，故學莫先於立主宰。若無主宰，便能胸中無他閑思雜想，亦只討得個清虛一大氣象，安得爲天理。安可便說鳶飛魚躍。程明道先生嘗言：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與必有事焉而勿正意同。昔聰明如文公，直到晚年纔認得。明道此意，未知道必有事焉。是何事？先生曰：天理亦不難見，亦不易見，要須切已實用，必有事焉而勿正功夫，乃可真見。都是鳶飛魚躍，不然亦只是說也。先生曰：衝切謂初學之士，還須令靜坐息思慮，漸教以立志體認天理，煎銷習心，及漸令事上磨鍊，衝嘗歷歷，以此接引人，多見其益，動靜固宜合一用工，但靜中爲力較易，蓋人資質不同，及其功用純雜亦異，須是因才成就。隨時點化，不可拘執一方也。然雖千方百計，總是引歸天理。

上來此則不可易。正猶母雞抱卵，須是我底精神，合併他底精神，一例用方得。如何？先生曰：靜坐程門有此傳授。伊川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然此不是常理。日往月來，一寒一暑，都是自然常理。流行豈分動靜？難易若不察見天理，隨他人關入定三年九年，與天理何干？若見得天理，則耕田鑿井，百官萬物，金革百萬之衆也，只是自然天理流行。孔門之教，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黃門毛式之云：此是隨處體認天理，甚看得好。無事時，不得不居處恭，即是靜坐也。執事與人時，如何？只要靜坐，使此教大行，則天下皆靜坐，如之何其可也。明道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何等自然。○昨日孚先以長至在邇作飯會，席間因講復其見天地之心。衝謂諸友云：人心本自坦坦平平，卽所謂天地之心，不待復而後見也。聖人見人多迷而不

復，恐其滅絕天理，不得已，又就其復處指點出來，欲令人便循著擴充將去也。吾輩若能守得平坦之心常在，卽不消言復，只怕無端又生出別念來耳。故顏子克己，只是不容他軀殼上起念。諸友以爲然，如何？先生曰：冬至一陽初動，所爲來復時也。天地之心，何時不在？特於動物時見耳。人心一念萌動，卽是初心。無有不善，如孟子乍見孺子將入於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乍見處亦是初心。復時也。人之良心，何嘗不在？特於初動時見耳。若到納交要譽，惡其聲時，便不是本來初心了。故孟子欲人就於初動處擴充涵養，以保四海。若識得此一點初心，真心便是天理。由此平平坦坦，持養將去可也。若夫不消言復一語，恐未是初學者事。雖顏子亦未知此道。顏子猶不遠復，毋高論。要力行實地有益耳。○潘稽勳講天理須在體認上求見，舍體認何

由得見天理也。衝對曰：然天理固亦常常發見，但人心逐外去了，便不見，所以要體認纔體認，便心存，心存便見天理，故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體認是反躬而復也。天地之心，卽我之心，生生不已，更無一毫私意，叅雜其間，此便是無我，便見於天地萬物，共是一體，何等廣大高明，認得只個意思常見在，而乾乾不息以存之，這纔是柵柄在手，所謂其幾在我也。到那時恰所謂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也。宇宙內事，千變萬化，總根源於此，其妙殆有不可言者。然只是一個熟如何。先生曰：此節所問所答皆是，然要用功實見得方有益。中間云：纔體認，便心存，心存便見天理，不若心存得其中正時便見天理也。如此體認工夫，尤更直截，其後云云待見天理後便見得親切也。○陳子才問先生常言見得天理，方見得人欲，如何。

衝謂纔體認便見得天理，亦便見得人欲，蓋體認是天理萌動，人心得主宰時也。有主宰便見人欲，文王緝熙只體認不已，便接續光明去，便容不得一毫人欲，此便是敬止。從此到至善，只一條直路，因竊自歎曰：明見得只一條路在前面，還只不肯走，病果安在耶。願賜鞭策。先生曰：文王緝熙敬止，便是止至善，便是體認天理工夫。若見得時，李延平所謂一毫私意亦退聽也，豈不便見得人欲乎。若人之酒醒，便知是醉也。若謂明見得這條路在前面，如何不肯走，或是未曾上路也。又何遲迴顧慮，無乃見之未明，或有病根如憂貧之類，在內爲累，故耶。若欲見之明行之果，須是把習心打破兩層三層，乃可向往也。○一友語經指曰：須無事時敬以直內，遇有事方能義以方外。經指曰：恐分不得有事無事。聖人心事內直則外自方，學者恐義以方外。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三十七
事亦是做敬以直內工夫與修辭立誠亦是做忠信進德工夫
纔見得心事合一也老先生隨處體認天理之訓盡此二句之
意更見打透明白不知是否先生曰隨處體認天理兼此二句
包了便是合內外之道敬以包乎義義以存乎敬分明不是兩
事先儒未曾說破予一向合看如此見得遺書中謂釋氏敬以
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無有爲決非程子語也吾子看到此
難得○一友問明道先生言天理二字却自家體貼出來今見
朋友中開口便說天理某却疑先生教人要察見天理者亦是
人自家體貼乎此耳非謂必欲人圖寫個天理與人看也如何
衝對曰誠然誠然天理何嘗有定形只是個未發之中中亦何
嘗有定體人但常以心求中正爲主意隨時隨事體認斟酌調
習此心常合於中正此便是隨處皆天理也康誥所謂作稽中

德亦是如此求也自求見也自見得也自得他人不能與其力
便是見得亦不能圖寫與人看雖然說工夫處却不能瞞得人
也未知是否先生曰天理只是自家體認說便不濟事然天理
亦從何處說得可說者路頭耳若連路頭也不說便如何去體
認其全不說者恐是未曾加體認工夫如未曾行上路的人更
無疑問也所云心求中正便是天理良是然亦須達得天理乃
可中正而不達天理者有之矣釋氏應所無任而生其心是也
何曾達得天理○若愚問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一章朱子以存
心致知言之而未及力行者厥義維何幸夫子教之先生曰後
世儒者認行字別了皆以施爲班布者爲行殊不知行在一念
之間耳自一念之存存以至於事爲之施布皆行也且事爲施
布豈非一念爲之乎所謂存心卽行也○若愚問天理心之主

也。人欲心之賊也。一心之微，衆欲交攻，日侵月蝕，賊漸內據，主反退聽。旦晝所爲，時或發見，殆一杯水於輿薪之火耳。如弗勝，何？今欲反其故，復其真主者，主之賊者，賊之如之，何其用力也。先生曰：這個天理真主，未嘗亾，特爲賊所蔽惑耳。觀其時或發見，可知矣。體認天理，則真主常在，而賊自退聽，不是外邊旋尋討。主入室來，又不是逐出賊，使主可復也。只頃刻一念正，卽主翁便惺，便不爲賊惑耳。二者常相爲消長。○問：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性之所以立也。子思曰：中者，天下之大本，用之所以行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學者從事於勿助勿忘之間，而有得夫無聲無臭之旨，則日用應酬，莫非此中發見流行之妙。不啻執規矩以爲方圓，蓋曲當也。然堯舜允執之中，孟子無權之中，似執事物上說，故後世有求中於外者，不知危精微一皆心

上功夫，而權之一字，又人心斟酌運量之妙。以中乎不中者，則旣已反其本矣。舍此不講，而徒於事物上，每每尋個恰好底道理，雖其行之無過不及，而固已入於義外之說，恐終亦不免於執一而已矣。臆見如此，未知何如。先生曰：聖人之學，皆是心學。所謂心者，非偏指腔子裏方寸內與事爲對者也。無事而非心也。堯舜允執厥中，非獨以事言，乃心事合一。允執云者，脗合於心與心爲一，非執之於外也。所謂權者，亦心也。廉伯所云斟酌運量之本是也。若能於事物上察見自然天理，平時涵養由中而出，卽由仁義行之學，何有不可？若平時無存養功夫，只到事來面前，纔思尋討道理，卽是行仁義必信必果之學，卽是義外。卽是義襲而取之者也。誠僞王伯之分，正在於此。○敢問：中庸不覩不聞與詩無聲無臭之旨，何以異？天理本無形聲，可以擬

議。但只恁地看，恐墮於無。若於無中想出一個不覩不聞景象，則亦滯於有矣。無卽佛氏之所謂空，有卽其所謂相也。二者皆非也。然則不無而無，不有而有，其心之本體乎？其在勿助勿忘之間乎？近來見得如是，幸夫子明以教我。先生曰：此事正要理會。廉伯能以疑問，知是善理會矣。在人爲不覩不聞，在天爲無聲無臭，其實一也。如舊說不覩不聞無聲無臭，却墮於虛無而不自知矣。然於不覩不聞而必曰其所是有實體也，於無聲無臭而必曰上天之載是有實迹也，何墮於無？這個不覩不聞之實體，程子所謂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乃心之本體不落有無者也。須於勿忘勿助之間見之，要善體認。吾於中庸測難已說破，惟諸君於心得中正時，識取本體自然，見前何容想象。○奉謂孟子所謂持其志毋暴其氣者，亦無本末之分，不過欲人

存中以應外，制外以養中耳。使知合觀並用之功也。公孫丑疑而問者，未達乎此而已矣。先生曰：志氣不是兩物，志卽氣之精靈處，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故持志卽無暴氣，都一齊管攝。如志欲手持則持，志欲足行則行，豈不內外一致？存中應外，固是制外之心，非由中乎？不必分內外。○清問：昨日坐中一友言夜睡不著，老先生謂其未曾體認天理，故睡不著。清因舉蔡季通先睡心後睡眼，文公以爲古今未發之妙言之。老先生不以爲然者，豈以其岐心目爲二理耶？先生曰：吾意不以爲然者，非以岐心目爲二理也。只先著一個睡字，便是安排，事事亦復如是。所謂體認天理者，亦非想象，想象亦便是安排。心中無事，天理自見。無事便自睡得著，何意何必？○毛式之曰：來功夫儘切身，衝家居全得此友往來商確耳。但渠銖較寸量，念頭尚未肯放下。

多病精神不足可惜也。願先生療以一言。渠若見得完全。却會守得牢固。先生曰。毛君素篤信吾學。隨處體認天理。此吾之中。和湯也。服得時。卽百病之邪。自然立地退聽。常常服之。則百病不生。而滿身氣體中和矣。何待手勞脚攘。銖較寸量乎。此心天理。譬之衡尺。衡尺不動。而銖銖寸寸。自分自付。而衡尺不與焉。舜之所以無爲。而天下治者。此也。此劑中和湯。自堯舜以來。治病皆同。天理人心不在事。心兼乎事也。○朱鵬問道。通云。隨處體認天理。卽孔門博約一貫之義者。然則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須合作一句看。始明。請示其的。先生曰。隨處體認天理。與博約一貫同。皆本於精一執中之傳。博文約禮。還是二句。然則一段工夫。一齊並用。豈不是同一體認天理。○先生嘗言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此便是良知。亦便是天理。衝竊以爲是非之心。其在

人也。雖私欲亦蒙蔽他不得。譬諸做强盜人。若說他是強盜。他便知怒。又如做官人要錢底。渠亦怕人知覺。及見人說某官何等清廉。渠亦知敬。而自愧。可見他本心自是明白。雖其貪利之心。亦蔽他不得。此正是他天理之心。未嘗泯滅處。學者能常常體察乎此。依著自己是非之心。知得真切處。存養擴充將去。此便是致良知。亦便是隨處體認天理也。然而外人多言先生不欲學者之言。良知者。豈慮其體察未到。將誤認於理欲之間。遂以爲真知也耶。先生曰。如此看得好。吾於大學小人閒居章。測難備言此意。小人至爲不善。見君子卽知掩不善。又知著其善。又知自愧。作人視己。如見肺肝。又如賊盜至爲不道。使其乍見孺子將入井。卽有怵惕惻隱之心。豈不是良知。良知二字。自孟子發之。豈不欲學者言之。但學者往往徒以爲言。又言得別了。

皆說心知是非皆良知。知得是便行到底，知得非便去到底。如此是致，恐師心自用，還須學問思辨篤行，乃爲善致。○老先生儒佛之辨明矣。衝竊以爲論佛氏曰：當先根究其初心，不合從軀殼起念，且緩責其苦根塵絕倫理之臯。蓋由其舉足之差，遂使其謬至此極也。故衝每與朋儕言學，須先探訊其志，然後與論工夫。若其志不正，雖與講得極親切，只是替他培壅得私已的心，反幫助潤飾得他病痛。後來縱欲敗度，傷殘倫理，或反有甚於佛氏者。孔子於門人往往誘其言志，孟子欲人察於善利之間者，殆爲是耳。故自學教人，皆宜先正其志。何如？先生曰：佛氏初心軀殼起念，卽是苦根塵絕倫理之臯，是同條共貫事。然問臯者，先須按其實迹，臧證乃可誅之也。今只誅其軀殼起念，則彼又有無諸相之說，必不肯服。從事聖人之書者，亦有縱欲

敗度，傷殘倫理，然不可謂之儒。聖人必不取之，而佛者之教，正欲人人絕滅倫理，如水火之不相同。子比而同之，且抑揚之間，詞氣過矣。正志之說甚好。○衝問先生教人體認天理，衝只於無事時常明諸心，看認天理，萬物一體之義。至有事時只就此心上體會，體會便應去求，個是便了。不識然否？先生曰：吾所謂天理者，體認於心，卽心學也。有事無事原是此心，無事時萬物一體，有事時物各付物，皆是天理充塞流行，其實無一事。○經指向前領師尊教，每令察見天理，拮苦天理，難見正坐失於空中摸索耳。近就實地尋求，始覺日用間一動一止一事一物，無非這個道理，分明有見，但猶有一等意思牽滯，未肯真實認他做主耳。非難見也。竊以人生天地間，與禽獸異也。人得天地之中耳，中乃人之生理也，卽命根也，卽天理也，不可頃刻間斷也。

若不察見則無所主宰。日用動作忽入於過不及之地而不自知矣。過與不及卽邪惡之去禽獸無幾矣。故千古聖賢授受只一個中不過全此天然生理耳。學者講學不過講求此中求全此天然生理耳。入中之門曰勿助勿忘中法也。以中正之法體中正之道成中正之教也。體認天理卽體認中也。但中字虛天理字真切。令人可尋求耳。不知是否。先生曰。體認正要如此真切。若不用勿忘勿助之規是無也。○經指與一友論擴充之道。經指以擴充非待發見之後一端求充一端也。只終日體認天理卽此是敬。敬卽擴充之道。非敬之外又有擴充功夫也。所謂操存涵養體認擴充之只是一事。如戒懼慎獨以養中。中立而和自發無往而非仁義禮智之發見矣。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重在足字。非必保四海而後爲充也。只是求復吾廣大

高明之本體耳。不知是否。先生曰。今之所謂致良知者待知得這一是非便致將去。此所謂待發見之後一端求充一端也。只一隨處體認天理擴充到盡處卽是保四海。卽是廣大高明之本體。○津問。鳶飛魚躍活潑潑地。學者用功固不可不識得此體。若一向爲此意擔閣而不用參前倚衡的功夫。終無實地受用。須是見鳶飛魚躍的意思。而用參前倚衡的功夫。雖用參前倚衡的工夫。而鳶飛魚躍之意自在。非是一邊做參前倚衡的工夫。一邊見鳶飛魚躍的意思。乃是一併交下。惟程明道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人力。最盡。先生曰。鳶飛魚躍與參前倚衡同一活潑潑地。皆察見天理工夫。識得此意而涵養之。則日進日新。何擔閣之云。不可分爲二也。所舉明道必有事焉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元無絲毫人力之說。最好。勿

正勿忘勿助中間未嘗致絲毫人力乃必有事焉之工夫的當處朱傳節度二字最好當此時節所謂參前倚衡所謂鳶飛魚躍之體自見矣○先生曰陽明謂勿忘勿助之說爲懸虛而不
知此乃所有事之的也舍此則所有事無的當工夫而所事者非所事矣○子嘉問程子曰勿助勿忘之間乃是正當處正當處卽天理也故參前倚衡與所立卓爾皆見此而已必見此而後可以語道或以勿助勿忘之間乃虛見也須見天地萬物一體而後爲實見審如是則天地萬物一體與天理異矣人惟不能調習此心使歸正當是以情流私勝常自扞格不能體天理萬物而一之若能於勿助勿忘之間真有所見則物我同體在是矣或於此分虛實者獨何與故圖說曰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心也者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舍勿助勿忘之間何容力乎

伏惟明示以決所疑先生曰惟求必有事焉而以勿助勿忘爲虛陽明近有此說見於與聶文尉侍御之書而不知勿正勿忘勿助乃所有事之工夫也求方圓者必於規矩舍規矩則無方圓舍勿忘勿助則無所有事而天理滅矣下文無若宋人然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可見也不意此公聰明未知此要妙未見此光景不能無遺憾可惜可惜勿忘勿助之間與物同體之理見矣至虛至實須自見得○子嘉問克己復禮一功也已克而禮自復禮復而後己可言克矣蓋一心之中理欲不容並立也或者專言克己必己私克盡而後禮可復則程子生東滅西之語何謂乎若謂初學之士習心已久不免己私之多故先言克己以覺之卽先正所謂非全放下終難湊泊之謂也以此爲講學始終之要恐非中正也殊不知言復禮則克己在其中言克己

則復禮不外矣。若得其要於勿助勿忘之間，雖言克己亦可也。若不得其要，不知所克者何物，縱云克己亦不過把持而已焉。能盡克而不生乎？若謂顏子之功尚亦如此，况其他乎？蓋顏子之姿，生知之亞，故己一克而即去不萌，所謂不貳過是也。非若後世一一而克之之謂也。或以爲存天理無所捉摸，不若克己之爲切，是蓋未得其功於勿助勿忘之間者也。若果能有見於勿助勿忘之間，則己私又何容乎？嘉以爲旣真有所見，復於受病深者而克之，則日漸月磨，己不知而自克也。嘉之所見，或亦偏墮而不知，伏惟詳示。先生曰：克己復禮固不是二事，然所謂克己者，非謂半上半下也。去之盡乃謂之克也。己私纔盡，天禮立復。若其不繼，又復如初，惟隨處體認天理最要緊，能如是則克復在其中矣。謂體認天理不如克己者，蓋未知此。且克己惟

以告顏子，而不以告仲弓諸人，蓋非人人所能也。今人只說克己耳，又何曾克來？若待到知是己私時，其機已往，又安能克？惟是祇悔耳。○子嘉問：隱顯無間，動靜一功，子所雅言也。或者不求立其本體，而專磨煉於事，遂詆靜坐者爲非，夫靜坐而不求諸人事，而後可以言偏矣。若專用力於事而不求見本體，則與靜坐之弊均矣。又何謂彼耶？不知所謂磨煉者，又何物耶？况所謂隨處體認天理，非專於事也。體認也者，知行並進之謂也。識得此天理，隨時隨處皆知行並進乎此天理也。若曰隨事則偏於事而非中正矣，毫釐千里之差，所係不細。伏惟垂教。先生曰：體認天理而云隨處，則動靜心事皆盡之矣。若云隨事，恐有逐外之病也。孔子所謂居處恭，乃無事靜坐時體認也。所謂執事敬，與人忠，乃有事動靜一致時體認也。體認之功貫通動靜隱

顯只是一段工夫。○問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夫動靜一也而爲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動靜各自爲一物矣謂常體不易者爲靜妙用不息者爲動則所謂靜極復動動極復靜者不可通矣夫所謂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其以天地之形體言之乎抑以其性情言之乎以其形體言之則天主動地主靜動靜分矣以其性情言之則所謂陰變陽合而生金木水火土者又何謂也願示先生曰觀天地間只是一氣只是一理豈常有動靜陰陽二物相對蓋一物而兩名者也夫道一而已矣其一動一靜分陰分陽者蓋以其消長迭運言之以其消故謂之靜謂之陰以其長故謂之動謂之陽亘古亘今宇宙內只此消長觀四時之運與人身之氣可知何曾有兩物

來古今宇宙只是一理生生不息故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見之者謂之見道。○問白沙先生有語云靜坐久之然後吾心之體隱顯呈露常若有物觀此則顏之卓爾孟之躍如蓋皆真有所見而非徒爲形容之辭矣但先生以靜坐爲言而今以隨處體認爲教不知行者之到家果孰先而孰後乎明道先生曰天理二字是某體貼出來是其本心之體亦隱然呈露矣而十二年之後復有獵心之萌何也意者體貼出來之時方是尋得入頭去處譬如仙家之說雖是見得元關一竅更有許多火候溫養工夫非止謂畧窺得這個景象便可以一了百了也如何如何先生曰虛見與實見不同靜坐久隱然見吾心之體者蓋先生爲初學言之其實何有動靜之間心熟後雖終日酬酢萬變朝廷百官萬象金革百萬之衆造次顛沛而吾心之本體澄然

無一物何往而不呈露耶。蓋不待靜坐而後見也。顏子之瞻前忽後，乃是窺見景象虛見也。至於博約之功，既竭其才之後，其卓爾者乃實見也。隨處體認天理，自初學以上皆然，不分先後。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卽隨處體認之功。連靜坐亦在內矣。○問無在無不在，只此五字循而行之，便有無窮難言之妙。白沙先生所謂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反求諸身不在於人欲也。無不在者，無不在於天理也。郡竊謂此五字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求其義。分析則支離矣。既有學問思辨之功，意不向別處走，不必屑屑於天理人欲之分析也。此緊關終身受用之地，更願發揮歸於同志者共之。先生曰：此段看得好，五字不可分看，如勿助勿忘四字一般，皆說一時事。當此時天理見矣，常常如此恒久不息，所以存之也。白沙先生所謂欄柄在手者如此。

此乃聖學千古要訣。近乃聞不用勿助勿忘之說，將孰見之孰存之乎。是無欄柄頭腦，學者不可不知。○問神易無方體，學者用無在無不在之工夫，當內外動靜渾然之兩忘也。蓋工夫偏於靜，則在於靜矣。工夫偏於動，則在於動矣。工夫偏於內，則在於內矣。工夫偏於外，則在於外矣。非所謂無在無不在也。非所謂無不體也。非所謂活潑潑地也。切料如此，不知其果然否乎。先生曰：神易最可玩，此當以意會，不可以言盡也。當知易是甚神，又是甚，皆是勿忘勿助，無在無不在之間，見之何內外動靜之分，會得時便活潑潑地。○問天地之心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之妙，貫晝夜寒暑古今而無不然也。而此獨以亥子爲然者，必有說矣。願聞所謂亥子中間者。先生曰：動靜之間，卽所謂幾也。顏子知幾，正在此一著。○道通復問，惟意必固我，故不能貫通。

心事合一持養否。先生曰：惟不於心事合一持養，心地不能灑然而物來順應，則每事擬議商量，憧憧憤憤，便是意必固我。○先生曰：先師白沙先生與予題小圓圖屋詩有云：至虛元受道，又語予云：虛實二字可往來看。虛中有實，實中有虛。予謂太虛中都是實理，充塞流行，只是虛實同原。○先生曰：戊子歲除，召各部同志諸君飲於新泉，共論大道，飲畢，言曰：諸君知忠信爲聖道之至乎？學者徒大言誇人，而無實德，無忠信故也。故主忠信，忠信所以進德，直上達天德，以造至誠之道。忠信之外無餘事矣。旣而語羅民止周克道，程子京曰：忠信者體認天理之功，盡在是矣。中心爲忠，心中故實是謂之信。心之不實，全是不中不正之心爲之。問如何中心，曰：勿忘勿助之間，則心中矣。○孟津問：心之本體莫非天理，學者終日終身用功，只是要循著天

理求復本體而已。本體何分於動靜乎？明道云：須看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延平之教，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象山誨學者曰：須在人情事變上用功。夫喜怒哀樂情也，亦事也。已發者也。一則欲求諸已發，一則欲看諸未發，何與？竊意三先生之教，一也。明道爲學者未識得本體，看未發之前氣象，正欲體認本體也。認得本體，方好用功。延平亦明道意也。象山恐學者未識於實地用功，卽墮於空虛滌蕩，便有岐心事爲二之病。人情事變，乃日用有實地可據處，卽此實地以體認吾心本然之天理，卽人情事變無不是天理流行，無不是未發前氣象矣。若不從實地體認出來，竊恐病痛未除，猶與本體二也。幸賜明教。先生曰：師云來問亦看得好。三先生之言各有所爲而發，合而觀之，合一用功，乃盡也。吾所謂體認者，非分已發未發，未分動靜，所謂

隨處體認天理者。隨已發未發。隨動隨靜。蓋動靜皆吾心之本體。體用一原故也。如彼明鏡。然其明瑩光照者。其本體也。其照物與不照物。任物之來去。而本體自若。心之本體。其於未發已發。或動或靜。亦若是而已矣。若謂靜未發爲本體。而外已發而動。以爲言。恐亦有岐而二之之弊也。前輩多坐此弊。偏內偏外。皆支離而非合內外之道矣。吾心性圖。備言此意。幸深體之。○先生曰。主一。主一個天理。陽明常有此言。殊不知無適之謂一。若心主一個天理在內。卽是物卽非一矣。惟無一物。乃是無適。乃是主一。這時節。天理自見前矣。觀此。則動容貌。整思慮。未便是敬。乃所以生敬也。○問。由求亦要爲邦。曾點要灑然爲樂。其志質不同者。豈聖人以其事迹觀之。顧有取於窮居樂善。而不取於用世行者耶。但其間有大意存焉。謂理之無在無不在。

也。夫有點之樂。奚必舍去國事。適清閑之地。浴沂詠歌。而後樂之乎。爲邦亦是曾點合當爲的。使由求亦得點之意。則何嫌於用世。但三子見得一處。點見得無處。不是此理。使點只認得彼處。是樂亦猶夫三子之屑屑事爲矣。而謂之見大意乎。孔子仕止久速。未嘗畱意。孟子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何物也。可因與窺與點之意矣。請問是否。先生曰。曾點正爲不曾見得無處。不是此理意思。故須求風浴詠歸始樂。若見得。則隨處體認天理流行。則爲邦爲政。何往而非風浴之樂。點雖樂優於三子。然究竟言之。過猶不及耳。終是未能一貫。若以此爲堯舜氣象。則又認錯堯舜了也。○問。人心與天地萬物同一體。是則然矣。但學者用功。只當於勿忘勿助上著力。則自然見此心虛明之本體。而天地萬物自爲一體耳。故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

其倚於衡也。曰：古人見道分明，曰：已見大意，曰：見其大，皆指見此心本體言之爾。若爲學之始，而遽云要見天地萬物爲一體，恐胸中添一天地萬物，與所謂守一中字者，不相遠矣。是否？先生曰：吾意正如此。勿忘勿助，心之中正處，這時節，天理自見，天地萬物一體之意，自見。若先要見，是想像也。王陽明遂每每欲矯勿忘勿助之說，惑甚矣。○問爲學之始，雖不可遽云要見天地萬物一體，然爲學之初，亦不可不知天地萬物與吾一體。蓋不知此體，則昧於頭腦矣。故程子曰：學者須先識仁體。先生亦嘗教乎，先曰：梟內若無真種子，却教水火煮空鑊。又曰：須默識一點生意，此乃知而存也。韋推官止見得程子所謂存久自明以下意思，乃存而知也。竊疑如此，未知是否。先生曰：固是大頭腦。學者當務之急，然始終也，須於勿忘勿助處見。○先生曰：知

崇而禮卑，中行之士也。行者，中路也。以上便可到聖人地位。狂者，有智崇而無禮卑。狷者，有禮卑而無智崇。孔子思得狂狷，蓋欲因其一偏之善，抑揚進退之。狂狷交用，則智崇禮卑。天地合德，便是中行，可踐迹而入聖人之室矣。○先生曰：楊慈湖豈是聖賢之學，乃真禪也。蓋學陸象山而又失之者也。聞王陽明謂慈湖遠過於象山，象山過高矣。又安可更過觀慈湖言人心精神，是謂之聖，是以知覺爲道矣。如佛者，以運水搬柴無非佛性，又蠢動含虛無非佛性，然則以佛爲聖可乎。○先生曰：聰明聖知，乃達天德，故入道係乎聰明。然聰明亦有大小，遠近深淺，故所見亦復如此。曾記張東海謂定性書，動亦定，動亦是定，有何了期。王陽明近謂勿忘勿助，終不成事。夫動靜皆定，忘助皆無，則本體自然，合道成聖，而天德王道備矣。孔孟之後，自明道之

外誰能到此。可知是本習經歷。二君亦號聰明。亦止如此。故人之聰明亦有限量。○先生曰。有以知覺之知爲道。是未知所知者何事。孟子言。子將以斯道覺斯民。則所覺者道也。儒釋之分正在此。○懷問。體認天理最難。天理只是吾心中正之體。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纔欠一毫。已便不是。纔添一毫。亦便不是。須是義精仁熟。此心洞然。與之爲體。方是隨處體認天理。或曰。知勿忘。勿助之間。則見之。竊謂勿忘勿助。固是中規。然而其間。間不容髮。又不是箇有硬格尺可量定的。只這工夫。何緣便得正當。先生曰。觀此可見吾契會實心尋求來。所以發此語。天理在心求則得之。夫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但求之自有方。勿忘勿助是也。千古惟有孟子發揮出來。須不廢絲毫。人力欠一毫。已便不是。纔添一毫。亦不是。此語最是。只不怠助時。便添減不得。天

理自然見。非有難易也。何用硬格尺量耶。孟子曰。物皆然。心爲甚。吾心中規。何用權度。

